奇幻界失蹤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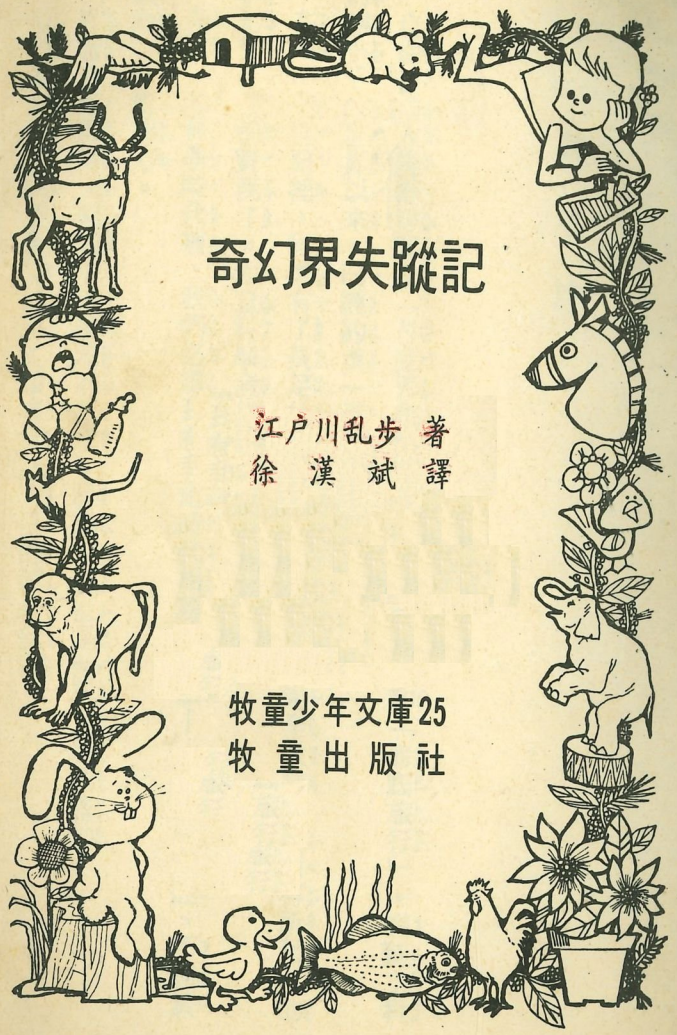
科幻故事

牧童少年文庫25

牧童出版社

福島正實 著

徐漢斌 譯



奇幻界失蹤記

江戶川乱歩 著
徐 漢 斌 譯

牧童少年文庫25
牧 童 出 版 社

封面設計／高旭蔚

譯者序

自從法國人維爾努寫成「月世界旅行」、「地底旅行」和「海底旅行」，開闢了科學幻想小說的世界以來，已經約莫一百年了。

在這一個世紀裡，科學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達，使世界完全改觀。維爾努所預言的科學幻想大部份實現了。而且科學發展的速度還會更快。

在這樣的科學時代裡，我們必須具有和這時代相稱的想法——巨大、大胆、不囿於常識的科學幻想力。

在當今世界兩大强國——美國和蘇聯，科幻小說也是世界上最興盛的。

相信這本書能成爲親愛的年輕讀者創造明日的部份能源。

目錄

非現實的時間……一
海濱的事件……一一
沒有請假……二七
從奇幻界來的電話……三九
想自殺……五三
八卷來訪……六三
惡夢之夜……八一
是否偶然……九七
異變的跡象……一一三
深淵……一三一

地震……一四七
秘密俱樂部……一五七
電視錄影室……一八一
惡寒……一九五
霧中……二〇九
孤獨的身影……二一九

非現實的時間

放學後校園萬籟無聲的氣氛，使我歡喜得無言可喻。這並沒有明確的原因。

大概是因爲白天這裏大批的男女學生，或聚集，或分散，或急著趕路，或信步而行，想著或談著成績和午飯，遊玩和女朋友，以及其他種種的話題，這些好像還留在靜謐的走廊和教室的各處……令人感受到他們的青春和健康的氣息……對，令人覺得接觸到了青春。

還有一點，直到剛才這裏還流動著極其當然、非常普通的時間——現實的時間。但

是，當學生們走了，萬籟無聲的靜謐擴展開來時，這裏就突然停滯著完全不同的時間。

可以說，非現實的、非日常的時間——在現實中不太可能發生的特別的事情似乎會輕易發生的時間——似乎慢慢地、以眼睛看不見的速度移動著。

（我平常的幻想癖又開始了。）這麼一想，我暗自笑了笑，把抽到一半的香烟揉熄，丟進烟灰缸，走向教員休息室。

走過轉角到走廊時，從比教、職員休息室稍近的娛樂室傳來學生們熱鬧非凡的談話聲。

大概是班長們留下來商議著春季俱樂部的活動——這麼想著，我走向娛樂室。

「可是我很難相信，那一定是新聞記者基於興趣本位的假話。」粗重而沈著的聲音從娛樂室清晰地傳來。聽聲音，我立刻知道了說話的是擔任學年委員的今井直二。

「唔，或許那個新聞記者是奇異現象的愛好者。」邊說邊笑的是一色潛一。

於是有人稍微神經質而嘴快地回答說：

「或許你說的不錯，但是說不定眞有這種事。不求證事實而根本否定，是非科學的。那和什麼都不思考而隨便贊成同樣是一種錯誤。」

說話的是我班上擔任班級委員的種茂藤夫。

（他們在談什麼？）我天生的好奇心被激起來了。

我打開房門，把頭伸進去。

「你們還沒有走啊？我可以進來嗎？」

「呀，佐久間老師，請進，請進。」坐在桌子上，拿著校內報紙的今井直二照常用大人化的語氣說。他個子細高，大概已經有一百七十六、七公分了。

我走進裏面。

娛樂室是一種具有治外法權的房間，任由學生自由使用。四周的牆壁上貼滿了用各種顏色畫成的廣告畫。天花板上還懸著去年慶祝文化節時做的非常漂亮的紙製信天翁（一種鳥類）模型。這隻紙鳥振著有點發黃的翅。

在娛樂室裏面的是今井、種茂、一色和降矢信高四個人，都是我班上的精華。

「你們剛才不是在談著什麼有趣的事嗎？」我一面往一張折疊式椅子坐下，一面說。

於是，一色滑稽地皺皺稀稀落落地長著青春痘的臉，笑道：

「老師，老話題，實在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的論戰。」

「哦？爲什麼事而論戰？」

「老師看了今早的太陽報了嗎？」種茂說。「上面登著東名高速公路上汽車神秘失蹤的事……。」

我點頭道：

「哦，你是說昨晚深夜在東名高速公路的震生湖附近好像是朋馳牌的外國製汽車突然消失的新聞？我看了。」

「那是在後面大約一百公尺的車子裏的人看到的事——好像是蒸氣的白煙從朋馳的周圍昇上去——這個您記得嗎？白煙消失後，朋馳的影子就不見了。」一色這麼說著，口角又浮現了微笑。

我點頭道：

「噢，我記得。這件事怎麼樣了？」

我蠻喜歡和學生談這些，因爲他們有興趣的事，我也會積極地去培養興趣。不過，一方面也是因爲我自己喜歡談這些。

「一色是想說這件事和數年前在茨城縣的藤代輔助道路上東京南巴公司的紐克蘭牌小汽車消失的事件一樣。」種茂用一種焦躁的、不悅的語氣說。這是這個看起來就顯得神經質的學生的習癖。

「是啊，我想說的就是這樣啊。」一色正面注視著種茂說。

今井接下去說：

「只要稍微對這一類帶著神秘意味的事件有興趣的人都知道那件事。所以只要揑造和那件事很相像的事，大家就會立刻被吸引。多半如一色所說的，寫那條新聞的記者也是奇異現象的愛好者。他開了一個小玩笑。因爲最近沒有比較有趣的新聞。」

「也就是說，這次的神秘消失完全是騙人的，就像一般目擊飛碟的案例一樣。當然，我們也不相信藤代輔助道路上的那件事。」一色說得好像要讓人沒有反駁的餘地。

「可是，你沒有直接去見那個目擊者，聽他說話吧？你沒有求證那個目擊者是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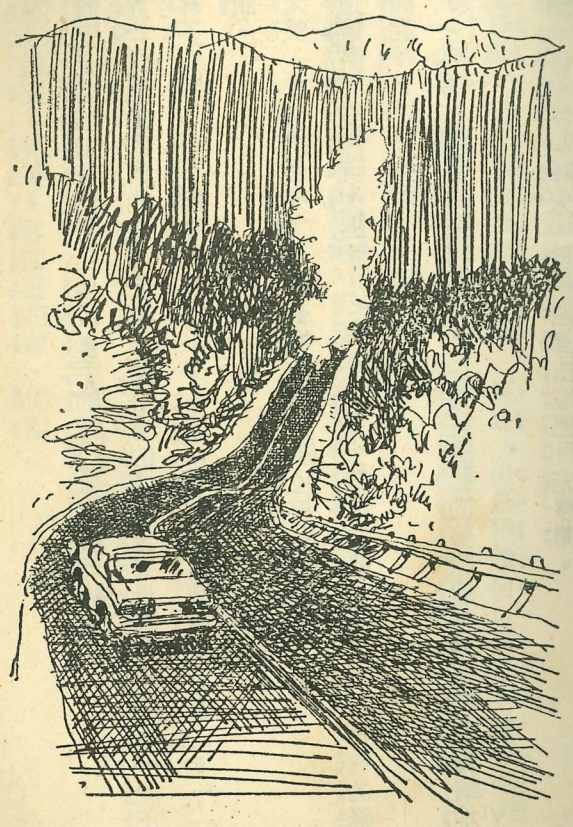
者說謊還是說出所看見的事實吧？」種茂開始發火了。他皺緊眉頭，噘著嘴，有點結巴地、嘴快地說。

「這種事沒有必要特地去求證。」今井冷酷地說。「在沒有交流道而視野很好的高速公路上跑著的車子突然和白煙一起消失，顯然違反物理法則，也就是說，絕對不可能。認爲有這種事，也就是自稱看到這種事的人，不是把沒有看到的事說成看到而說謊，就是輕浮地把錯覺當成眞的看到。兩者必居其一。」

今井照常充滿自信，很合邏輯地接二連三說下去：

「而相信這種事的人就是無藥可救的非科學想法的人。可是這種人很容易把自己稱做浪漫主義者。」

「但是眞正合乎科學的態度應該是任何事情經過科學性的檢查後，如果正確，無論常識上看似如何瘋狂，如何和普通的科學理論矛盾，也要認爲是事實。」種茂反擊。「不錯，這次事件也好，藤代輔助道事件也好，在常識上是不可能有的。可是，這種不可能有的事卻在世界各地一次又一次重覆發生，又是爲什麼？一定有道理吧？或許，片面



認定這不可能有才是錯誤的……很嚴重的輕浮呢。」

今井等待種茂說完，笑笑，看看我的臉，說道：

「老師，種茂是想強迫我們接受他最拿手的奇幻界裂縫理論。」

「這個世界不是僅由我們能看、能聽、能手觸的所謂現實世界所組成的。說不定是和眼不能見、耳不能聽、手不能觸的世界——奇幻世界——重疊而存在的。」一色用很奇怪的聲調說。

大家哄然大笑。我也跟著笑了，而被嘲弄的種茂也被引得發笑。

「可是，這或許不是開玩笑的事……。」笑聲平靜下來時，一直沒有插嘴的降矢用戰戰兢兢的語調說。

這麼說，降矢到現在還是單獨沒有笑。他帶有陰影的臉朝著下面，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地板。

大家以尋問的目光注視降矢，於是他羞怯地把目光移開。

「怎麼啦？降矢，你想說什麼呢？」一色有趣地瞪著眼睛說。「你從剛才就說著拐彎抹角、含糊不清的話。莫非你想說你也是神秘消失的目擊者那種奇怪的話？」

降矢又低頭，頑強的表情閃過他的臉。

我以前就認爲降矢是一個書讀得和大家一樣好、但是稍嫌自以爲是、缺少協調性的孩子。所以別人一反對，他就更加頑固。以前他曾經好幾天一句話都不說。

可是，這時，降矢卻使勁地抬起臉，說：

「一色，你說的對。我眞的看過。我親眼看見跟前的一個人消失。」

海濱的事件

「你說什麼？」一色突然發出瘋狂的叫聲。

「眞的嗎？降矢。」種茂好像要看透降矢的臉似地說。那是半信半疑——不，好像是摻和著羨慕的聲音。

今井默默地注視著一色和降矢。那雙眼睛突然使我想起牧羊狗的綠色眼睛。

「當然是眞的。」降矢用笨拙的聲音回答。

「可是這件事你卻連我都沒有告訴過。」種茂的語氣稍微帶著責難。

「還不是謊話嗎？想憑想像揑造一個騙人的目擊談話。種茂，你不要貿然上當。」

一色說。

但是種茂不管一色說的話，只顧注視著降矢的臉，好像要把降矢的臉看穿一個洞似的。

種茂和降矢在成績上老是互相競爭的對手。我所擔任的英文課，兩人也總是讀得很好。但是仔細說起來，種茂比較佔優勢，因爲種茂能做總體平衡的讀書，而降矢的讀書方法是有所偏重的。所以，就拿英文講解來說，降矢常常會表現令人驚異的敏銳了解，但是就整體而言，他勝不過種茂的知識。

而降矢對於自己的這種劣勢老是意識著——掛在心上。所以兩個人不算很要好。但是在興趣方面卻很奇怪地互相一致。尤其對於奇異現象和飛碟，兩人都不尋常地熱衷，一起加入了這一類的研究會。

所以，如果降矢經驗過那種異常事件的話，儘管不對別人說，應該是可以和種茂談的。

降矢一會兒之後把目光移開，聳聳肩，說：

「因爲我覺得那很可怕，所以沒有告訴你。這件事太奇怪，我覺得即使是你，聽了也會笑說豈有此理……總之，我沒有告訴別人的心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既然說到這裏了，該有說出來的心情了吧？」我忍不住了，所以這麼說。

降矢又把臉朝下，抿著嘴唇，不過，過了一會兒，又抬起臉來。

「今年夏天，我一個人到沼津的千本松原海邊游泳去了。在那個海岸，有我父親的公司的招待所……那晚我住在招待所，大概是夜裏十一點鐘，因爲太熱，難以入睡，我就到海岸去散步。雖然有點雲，卻是一個很好的月夜。海上很靜，月光照著海岸的松林，景色非常美……。」降矢毫無停滯地說：「我向岸邊信步而行。於是發覺在四、五十公尺前面有人。仔細一看，是一個穿著短單衫和迷你裙，身材很美的年輕女人。多半是和我一樣睡不著才來這夜晚的海岸散步。既沒有別的人，又是深夜，我想如果我靠近她身旁，也許她會害怕。但是就這樣讓她走了，又太可惜。所以我想只要遠遠地看著就好了。一個人在深夜的月光照著的海邊散步的姑娘是很入畫的——我這麼想，所以就朝著

和她相反的方向走了。」

一色噗嗤地笑出來。但是今井以責備的目光看他，所以他沒有像平常那樣搗亂。降矢繼續說：

「我走了一會兒，回頭一看，那女人蹲在岸邊，好像在尋找貝殼。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在月光照射下，她的臉和手顯得非常白皙漂亮，所以就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她的臉和手。不多久，她大概想回去，站起來向碼頭的方向慢慢走去。在海風吹拂下，她的長髮也隨風飄蕩著，我覺得我好像在看童話故事……。」

降矢說到這裏忽然停止，正面注視我的臉，緊張地嚥了一下口水。

大概不知不覺被話題吸引了，其他的人——甚至於平常愛開玩笑的一色——都同時嚥了口水。降矢又繼續說：

「我若無其事地向那邊走去。我們兩人之間的距離漸漸縮小，因爲她信步而行，走得非常非常慢。當我們相距大約二十公尺的時候……她突然站住，然後猛地發出尖銳的叫聲。」

降矢忽然住口，閉目，好像又感受到當時的震驚。

「起初我以爲她把我當作流氓了。可是，如果眞是這樣，她應該會回頭看我這邊，而她卻注視著那邊。她兩手舉到嘴邊，按住嘴巴，好像凍僵了似地直立著。我也受驚而呆立。我當時覺得這段時間非常長，可是事後想來，只是一瞬間的事。一瞬間之後，她很明顯地向我回頭，用沙啞而顫抖的聲音喊了三聲『救人呀，救人呀，救人呀。』在我開始移動前，她忽地——彷彿鳥起飛似地——向我這邊跑來。」

降矢的話使大家聽得入迷了。種茂的眼睛閃閃發光，身體向前探伸。甚至以冷靜而透澈的實在主義者自居的今井也無法掩飾內心的興奮。

「接著立刻發生了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她跑了兩、三步——最多四、五步時，突然彷彿在她的脚下發生了龍捲風似的，她的迷你裙被捲到腰際以上，修長、白皙而美麗的脚和腿都露出來。頭髮好像被風吹動的旗幟似地向空中散開。然後——。」

降矢說到這裏又吞口水。

「一剎那之後，她就在我的眼前消失不見了。在她消失前的最後一瞬，映在我眼裏

的是她求救似地向著我竭盡全力伸出來的雙手……。」

降矢在這裏把話停住，目光從我的臉上移開，環視其他的人，然後，突然發脾氣似地聳肩：

「我知道你們想說什麼。你們是想說我做了夢或有了幻覺吧。但是絕對不是做夢或幻覺。那天晚上的事，一切的一切我都記得很清楚。事實上，那晚我興奮得一夜都沒有睡。」

「這些不必說，說說後來怎麼樣了。」種茂好像發怒了，粗魯地說。

降矢看看種茂，點頭說：

「當然，我就往那裏跑過去，因爲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無論如何一定要查清楚，所以那時還沒有感到恐怖。但是那裏卻沒有一個人，什麼都沒有。眞的——好像那裏本來就什麼都沒有似的，沒有那個女人曾經在那裏的任何證據。我心想：或許是我的錯覺，她會不會就在那附近，會不會跌落坑洞裏而倒在那裏。可是那附近沒有坑洞，也沒有人。然後我注意到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種茂問。

「腳印。」降矢立刻回答。「從岸邊走來，留在沙上的涼鞋的淡淡腳印在我的面前斷了。最後的兩、三步大概因爲用力跑的關係，深深地印在沙上。就好像她是從那裏飛上空中，突然消失。」

說到這裏，降矢又回頭看看我，然後低聲繼續說：

「這時，我才明白自己所看到的不是錯覺，而是實際發生的事。她在我眼前千眞萬確地消失了——這麼一想，我突然害怕起來，感到背脊發冷，全身的力量似乎漸漸脫離。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向著碼頭跑起來，因爲我覺得如果不跑……留在那附近，就會被什麼東西的手……眼睛看不見的什麼可怕的、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怪物的手拉進去。」

「那裏是……？」我不覺釘問了一句。降矢回瞪我的眼睛，挑戰似地說：

「佐久間老師，我不怕你笑。不錯，那裏是奇幻界的溝。」

「喂！」一色瞪大了眼睛說：「你想說那個女的是被拉進奇幻界的溝而消失的嗎？」

「只能認爲如此。要不然，一個人不可能在我眼面前蒸發似地消失。如果有別的解釋，請告訴我，一色。」降矢反問。

於是，一色勃然變色，發火地說：

「別的解釋多的是！第一，你還是——。」

這時，種茂長嘆一聲道：

「和大衛蘭失蹤事件一模一樣……。」

他說話的口氣彷彿是一個夢遊病者……半睡半醒的樣子，所以連抖擻著精神的一色也吃驚地回視種茂。

我似乎在哪裏聽過這個事件，但是想不起來。

「那是個怎麼樣的事件？」我問。

於是今井搶在別人前面回答：

「老師，那是一個很有名的神秘失蹤事件。稍微老了，是十九世紀末葉的事。」

「什麼？這麼久以前的事……。」

「可是，那是最典型的例子。事件發生在美國田納西州的叫做加拉丁的一個小鎮…

…或小村。大衛蘭是那裏一個農場的主人。」今井好像對這件事很熟悉，能言善道地說著：「在一個夏天的下午，大衛蘭在兩個女兒、太太和恰巧來到的村治安法官和法官的馬車夫五個人眼前消失了。那時候他正想去巡視馬匹。他在大家看著他的時候，走出前門，走了數公尺，突然消失。而且那裏沒有樹叢、草叢或任何東西，是個視野很清楚的院子。當然沒有坑洞可以跌進去，也沒有假山可以躲藏，是一塊平整的地面。」

今井好像要一一弄清楚似地慢慢說。

「他消失了之後，立刻有許多人被召集起來在那一帶尋找，據說怎麼樣也找不到他……我當然認爲這個事件有它正確的原因——當然的原因。例如，大衛蘭或許不是在物理學的意義上消失了，而是有需要躲藏的原因而躲藏了起來。然後爲了掩蓋事實，欺騙人們，五個人串通好了說同樣的話。這個事件背後很可能隱藏著犯罪。例如，我們也可以認爲那個法官和大衛蘭的太太同謀殺死大衛蘭，捏造了神秘失蹤事件的鬼話，車夫被收買而說謊。」

「且慢，今井！」降矢突然以激烈的語氣向今井進攻。「那麼，你的意思是說我在說謊？剛才我說的都是自己捏造的？」

降矢眼睛上挑，唇尖微微抽動，臉色大變，他的神色已經不像一個少年人的神色。今井被降矢突然而來的洶洶氣勢嚇了一跳，不知道說些什麼好。

「你……。」降矢站起來。

降矢殺氣騰騰。

由於事態轉變得太突然，我無法適應，茫然了一陣子才清醒，於是擋在想向今井逼近的降矢前面，說：

「喂，降矢，安靜下來。你何必那麼激動。沒有人說你在說謊呀。」

降矢從正面瞪了我一眼，說：

「你們每一個人都認爲我說的全是謊話，老師想把這個明顯的事實掩蓋過去。」

「我不是想掩蓋。你們只是因爲各自的意見不同而激動，互相指責對方說謊而已。所以我要你安靜下來。」我說。

「老師不會知道，因爲大人已經習慣於互相欺騙，對說謊滿不在乎。所以……。」

說到這裏，話接不下去，降矢忽然垂頭喪氣，然後扭曲的表情現出絕望的苦笑，說：

「算了，不管老師和你們作何想法，反正看到的就是看到的。不……究竟那是錯覺、幻想，還是事實，連我自己也沒有自信。不過，我沒有捏造事實，這點是眞的，即使沒有人相信。這點我自己知道，我沒有說謊……。」

說到這裏，降矢突然改變語氣，自言自語似地繼續說：

「我有奇怪的預感……以前就有這種預感。我感覺似乎那樣的，奇怪的消失事件最近到處在發生。我强烈地預感這種事件下次會在我自己身上或我身邊的人身上發生。雖然或許沒有人會相信，我也要先說出來。說不定眼前這種神秘的消失就會相繼發生，使這個世界變成亂七八糟。」

用力說完這最後幾句話後，降矢就很快地轉身，背對著我們，急步走出娛樂室。

誰也沒有喊降矢，不，應該說大家都嚇得目瞪口呆，忘記喊他。

降矢走到娛樂室外面後，大家立刻面面相覷。

今井和一色現出想說（對這個人沒有一點辦法）的表情，而聳聳肩。但是，我卻已經受到震驚。

我一方面覺得爲了最多也不過是幻想的事件，我班上的學生居然對立成這個樣子，眞是不值得。但是一方面我又覺得這裏面有可能演變成迫切問題的因素。身爲老師，不可不做點什麼……但是，只因爲問題畢竟是問題，我想不出應該怎麼做。

我看看種茂，又再受到一次輕微的震驚。

種茂的臉上每一角落都帶著彷彿在做夢的木然的表情。他對剛才今井和降矢的對立沒有表示任何的反應，他爲剛才降矢的話著迷到這種程度。他甚至於在口裏嘟嘟喃喃著意義不明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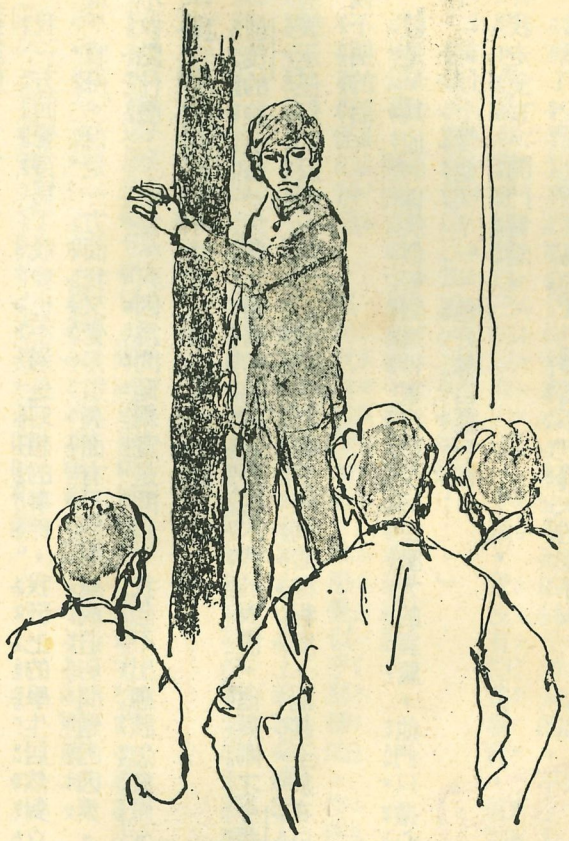
但是，其他的傢伙似乎對這件事沒有受到這麼大的震驚，他們只擔心走出去的降矢。

「可以不管他嗎？」一色好像自言自語。

我走上去，開門看看。

當然，走廊上空蕩蕩的，已經看不到降矢的影子。

也聽不到他的脚步聲。



教員室裏大概也沒有人了，沒有一點人聲，非常寂靜。

不知道爲什麼——這時我感到電擊似的東西走過我的背脊。

因爲那空蕩蕩的走廊……那極其當然，天天看到的放學後的校舍內的情景顯得有不尋常的意義。

沒有請假

雖然如此，也不是說立刻會發生戲劇性的事件。事實上，從那以後，極其當然，沒有任何事情的日子繼續了幾天。我所擔心的降矢也只是第二天有點難爲情地笑笑而已，除此以外，他帶著和平常沒有兩樣的態度讀書。不，不如說他比平常更爽朗，在我的課堂上積極地舉手。

其他的傢伙當然也是一樣。

如果硬要說有什麼不同，是種茂有點無精打采，不過，這個也還沒有到特別值得一提的程度。我每天忙得想不起來，不知何時就忘了當時那種無可奈何的心境。

或許還不如說，我漸漸奇怪地感覺那件事好像是一場戲，一件假的事情，而有意否認掉它。

從在娛樂室發生那件事後正好一個星期一，種茂沒有來上學，第二天也沒有來。

他家裏沒有送請假報告來。但是正好在那期間預先警告過的流行性感冒開始蔓延，另外有三、四個學生也沒有來上學，所以我就沒有怎麼注意種茂的事。

但是到了星期四，正要上課時，種茂家裏來了電話，聽到他母親說他已經三天沒有回家，我吃驚了。

「這麼說，他不是因爲感冒或其他原因在家休息囉？」

於是，他母親的聲音變得更加驚恐。

「那麼……從星期一開始他就沒有去學校了嗎？」

「嗯，沒有見到他，所以我以爲他感冒了。」

「唉……這個孩子到底上哪裏去了？……老師，這怎麼辦才好？」他母親的聲音已經變成嗚咽了。

「請等待吧。這個年紀的學生常常忽然逃學，所以我想你不必太過擔心。」

「可是，這兩天他住在哪裏呢？」

「會不會住在哪個朋友家？或許因爲商量俱樂部的春季發表會或別的事情談得太晚了，就住在朋友家也是可能的。對了，妳有沒有打電話到降矢家裏？」

「有，昨晚很晚的時候打過了。」他母親一面拚命使自己鎮定，一面回答。「可是他不在那裏。因此，今天一早我又打電話到我所知道的他那幾個要好朋友的家——今井君和一色君的家，可是……。」

「沒有在他們家嗎？那麼和田惠子的家呢？」

和田惠子是同班女同學，和種茂最合得來的女朋友。我知道他們倆常常一起出遊。

「打過了，可是她家也是一點都不知道。」他母親的聲音裏顯然有按捺不住的不安。

「什麼時候開始不在家？前天早晨嗎？」

「不是。星期天下午三時左右還回來過一次。所以我以爲他和平常一樣上學回來了

。傍晚也在家……昨晚，十一時左右，他的確在自己的房間讀書……所以，一定是在那以後出去的。今早我去看時，他的脚踏車不在了。因爲他多半是騎脚踏車出去的。他常常在深夜騎著脚踏車到處轉。他說讀書讀到腦筋不清醒時騎脚踏車跑路是最好的……。」

「噢，這個我也聽說過。夫人，恕我追根問底，最近他有沒有想要離家出走的舉止態度？」我毅然地問。「譬如和他父親意見不合或有其他的牢騷？」

種茂的父親是一家規模很大的銀行的高級職員，所以是一個很固執的人。比較屬於文學派的種茂平常時常抱怨和他父親談不來話。

可是，他母親立即否認。

「這種事是完全沒有的。這是眞的，眞的我沒有發現任何這種事。所以我擔心他會不會在騎脚踏車時被汽車撞了，或者因爲是深夜，和不良少年打架受傷了……。」

「說的是呀。那麼妳報警了沒有？」

「還沒有。我很想報警，但是我想先和您商量過後才這麼做。我先生也這麼說。」

這時，上課鐘響了。

我告訴她我會再問問學生們，她可以立即先報警，等一下我會再跟她聯絡，然後掛斷電話。

走入教室，我感到今井、一色和和田惠子看到我，想向我詢問的視線。我想降矢不知怎麼樣而看他時，他低頭俯視著攤開在桌上的課本。

「喂，降矢，過來。」我把降矢叫到講壇前面來。「你不知道種茂到哪裏去了嗎？」

我避免著被其他學生聽見而小聲地問。於是降矢的面孔立刻變成僵硬，但是他很明顯地搖頭，說道：

「不知道。」

大概因爲我的眼睛裏含著懷疑的眼光。降矢的態度立即變成反抗的、頑固的態度。我想現在逼問他也沒有用，所以儘量裝成若無其事地叫他回到他的座位上去。

那堂課我上得一塌糊塗。

老師也是人，所以由於當天的心情、身體狀況和其他種種原因也會有不能熱心講課的時候。有時候自認爲很熱心，但是一點也沒教好。

這時候的我正是這樣。

我以一下子比平常快好幾倍的速度唸完英語讀本，不管學生跟不跟得上地翻譯，一下子又指定一個學生翻譯下一頁，自己茫然望著窗外的校園。

有一次居然想從口袋裏拿出香煙，拿到中途急忙放回去。我覺得一個小時好長好長，下課的鐘響令人等得不耐煩。

好容易鐘響了，大家同時離開桌子。我本來想著要把降矢叫過來，可是他雜在別的學生裏出去了。反而今井、一色和和田惠子走到講壇前面來對我說話。因此，機會逸失了。

當我墊脚站高起來看著降矢的背影時，和田惠子對我說道：

「老師——佐久間老師。種茂君怎麼樣了嗎？他母親打電話給我說他沒有回家……。」

「我們也接到她的電話了。」今井和一色說。他們的喉嚨自然哽住了。

「不。老師是剛才接到他母親的電話才知道。你們也一點都不知道嗎？沒有想到什麼嗎？」我說。

三個人都無言地搖頭。

這種不尋常的空氣當然不可能逃過其他學生的注意，有兩、三個學生以好奇的眼光看著這邊。

不好讓他們聽到。

我示意要三人跟著來之後，領先走出教室。

走到沒有人的靠近校園的樓梯角落後，三人晚了一點跟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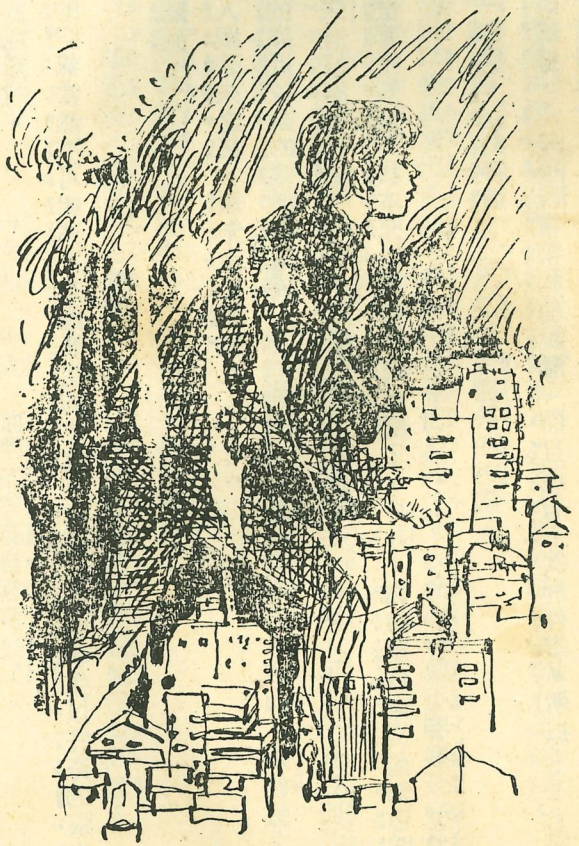
「老師，降矢有沒有說什麼？」今井用壓抑著的聲音問。

「他說他什麼都不知道。我本來以爲他知道什麼……今井，你怎麼會認爲他知道關於種茂出走的事？」

今井結巴了一會兒，立刻答道：

「沒有明顯的證據，但是種茂常常和他說話，而且還有上次那件事，所以……。」

「上次那件事？什麼事？」



「就是那個神秘消失的談話，在娛樂室談的。」一色好像要猜度我的表情似地盯視著我的臉說。

我吃驚了，回視一色，說道：

「喂，在這種情形下最好不要說笑話。」

「不，我對今井也是這麼說的。」一色好像要表示他對於我的規誡很感意外似地，提高嗓門說。「今井首先說出種茂這次出走一定和神秘消失有關係。所以我說不會有這種事——。」

「今井，你眞的認爲種茂是消失了？就像降矢所說的海邊的那個女人那樣消失了？如果你眞的這麼想，就不太像本來的你。」我有點生氣，所以責問似地說。

這種年紀的傢伙們常常會說出離奇古怪的話，當我們認爲他們是大人的時候，他們偏又會說出這種孩子氣的話，所以理睬不得。

於是，今井輕輕搖頭，說：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不致於那麼輕率地想那麼愚蠢的事。我的意思是說他老

早以前就希望著消失。不如說，憧憬著消失。他常常說他想出去作沒有目的地的旅行，或一個人去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這麼說來，他就不是說在家裏不愉快或和他父親意見不合囉？」

「當然不是。那傢伙是獨生子，和雙親也還處得可以……總之，他是個浪漫主義者。」

「對，他也常和我說這些。」和田惠子瞪大美麗的眼睛說。「他很喜歡那首叫做『想往遠處』的歌，常常哼這首歌。我常常譏笑他那是廉價的浪漫主義……。」

「可是，他的浪漫主義好像是眞貨。」今井把話題帶回原來的地方。「所以他喜歡神秘消失、飛碟等超自然現象。他覺得平靜無事的、和平的日常生活無聊，強烈地想逃出這種生活。尤其最近更強烈。加上降矢上次那一番話……我想那番話給予種茂的刺激比我們所想像的更強烈。我想他可能因此而斷然實行了離家出走。也就因爲如此，當然我們不必太擔心……。」

我受到輕微的震驚，一時間注視著今井的淺黑色的、大人氣的面孔。

我覺得自己很愚笨，身爲教師——尤其是身爲這些學生的導師，居然沒有看穿這個程度的事。這個時代的中學生心情的振幅之可怕以及能看清這種振幅的冷靜而銳利的眼光都令人震驚。

「根據我的直覺，我想他會把出走的事告訴降矢，不，不如說，他多半是和降矢談好了才出走的。」今井一邊看著我的眼睛，一邊探出身體。「我們可以把降矢抓來問話嗎？他一定知道什麼而隱藏著。」

「請老師允許，他一定會對我們說。」一色也從旁說。

我躊躇了一會兒，還是點頭了。

「唔，好吧。可是你們不能太強迫他，因爲一方面或許有什麼緣故……一方面說不定會使他反而更感情用事。」

短短的休息時間結束了。

我們結束匆忙的商談，彷彿被鐘聲追趕著似地，分別趕往教室和教員休息室。

我從教員休息室打電話到種茂家裏。

種茂當然還沒有回家，也沒有和家裏聯絡。他母親告訴我她已經報警，警察方面說會立即調查醫院和其他地方後再和她聯絡。既然如此，現在沒有我們能做的事。

我抱著沈重的心情去上第二堂課。

從奇幻界來的電話

今井他們似乎曾抓住降矢，訊問了各種問題。

可是到了中午休息時間，他們三人來找我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結果。

「果然種茂在禮拜天晚上和降矢見了面，但是他只談了往常的神秘消失的事，一點都沒有談到離家出走的事。」今井代表三人說話。

「可是，他的神情好像知道什麼。」一色抬高嗓門說。

於是，和田惠子點頭道：

「唔，是的。他說的話很曖昧……。說不定他們二人串通好怎麼說。」

「串通？」

「我懷疑他是否被堵上了嘴，會不會是他知道種茂君消失的原因以及消失到那裏去了，而種茂君教他不要告訴任何人？」

「唔……。到底那是爲什麼？」

我這麼一說，他們三人就搖頭。

那神情好像是說他們猜不透這件事。

「不過，我想不會有譬如——只是譬如而已——被警察追緝或關係到犯罪的事。」

今井說。

我笑了，說道：

「那是當然的……我也不認爲他會關係到那樣糊塗的事。」

然後，我扮了一個滑稽的臉，又說：

「搞不好，我們在這樣子擔著心也是糊塗的事也說不定。或許種茂這個傢伙只是受不了功課和上學而稍微逃避一下而已，說不定他現在正在看電影或悠哉遊哉地躺臥在公園的長椅上享受著自由呢。」

今井他們也笑了，但是我一眼就看出來那是對我的禮節，而不是聽信了我的說法。

那天別無進展。

放學後，我帶著他們三人轉到種茂家。可是，種茂還是沒有和家裏聯絡。警察方面也沒有說什麼。

種茂的母親的頹喪令人不忍正視，對於種茂令人這樣擔心，我漸漸感到眞的憤怒。

我回到家，吃著很晚的晚餐時，妻子問我是不是學校裏發生了什麼令人不高興的事。

「妳爲什麼問我這個問題？」

「發生了吧？」

「妳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爲我是你的妻子。稍有和平常不同的事，我就知道。或許是夫婦間的一種心電感應。」

我的妻子常說這一類話，有點愛開玩笑、爽朗，而稍微孩子氣，卻很機伶。

我不由得笑了。

「是不是和誰吵架了？還是又和教務主任爭論了？」

「不是的。妳的心電感應也太靠不住了。」

「那麼，是什麼事？告訴我。」

「有一個學生好像離家出走了。」

「離家出走？那可不得了。是誰？」

「不知道妳記不記得，一個叫做種茂藤夫的學生。」

「哦，那個聰明的……教養好的……漂亮孩子。」妻一面想起來一面說。種茂曾經爲一些事到我家兩、三次。妻大概立刻想起了那時候的種茂。

「對，就是那個孩子。那個孩子從禮拜一開始就沒有請假而缺席，原來離家出走了。今天也沒有來學校，不知道到哪裏去了。」

「不過，只有三天吧。說他離家出走不是言之過早嗎？會不會到哪個朋友家去了？」

「不，他哪兒都沒有去。」

然後，我簡單扼要地把事情的經過說明了。當然，因爲神秘消失之事沒有直接關係，我也就把它省略了。妻沉默著，但是不多久，就用力點頭道：

「原來如此，那可眞令人擔心。」

「唉！希望他不要發生什麼事才好。」

「這麼說來，今天電視的新聞報導也報導了高中的消失事件。靜岡或什麼地方高中一年級的男生和女生放學回家途中變成行蹤不明。留有要自殺的意思的留書。警察在尋找他們……。」

妻說到這裏，把頭一偏，又說：

「最近這種事件好像很多，這一、兩年來，甚至小學生和國中生之中也有消失或自殺的。」

「唉，這種事很糟糕，卻是眞的。」

「到底爲什麼會這樣？我們那個時候不是沒有這種事嗎？」

「沒有。」

「是不是現在的孩子神經太纖細了？」

我想了一想才回答：

「妳說的不錯。不過，一方面也是因爲社會一天比一天複雜。現在的孩子和我們過去不同，他們要想的、要感受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會動搖。而且他們遇到這種情形時又沒有可以依靠的支柱，沒有可以前進的目標。因此，他們就很可怕地把社會簡單地下結論，認爲是無聊的、沉悶的東西。結果，他們就追求驚險和冒險，而離家出走或失蹤——極端的還跑向自殺。」

我說著說著，覺得心情沉重、難過，又說：

「身爲一個教師，我自覺有責任，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我不能幫助孩子們，我就沒有做教育者的資格。」

「那是想得太多。」妻神情有點惱怒地說。「教師也是人，我不希望你爲了這種事喪失自信。你是一個非常好的老師。」

我不禁笑出來。

她常常會變得這麼鄭重其事，我就是喜歡她這一點才和她結了婚。

「妳是一個好太太。」

話就談到這裏爲止。

妻打開電視機，我則進入自己的房間看起書來。

一會兒之後，電話響了。

電話機在玄關的一邊，我走過去拿起話筒。

「佐久間老師嗎？」突然有點激動的少女聲音飛進我耳朵。

是和田惠子。

「是的。怎麼樣？」

「種茂君剛剛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和田惠子害怕地、斷斷續續地說。

我突然緊張起來。

「有沒有說他在那裏？」

「沒有。老師……好奇怪的電話。」

「奇怪？怎麼奇怪法？詳細地說說看。」

「首先用很小的，分不出是屬於誰的聲音叫我的名字。我回答之後，有一會兒他什麼都不說。我問他是誰，他還是不回答。不多久，他突然說：『這是什麼地方？……什麼都看不見……我在那裏呀？……』那聲音就像幽靈的聲音……不過，這時我清楚地聽出來那是種茂的聲音。」

和田惠子說到這裏，大概想起了當時的情形，嚥了一口口水。

「然後呢？」我催促道。

「所以我就問：『你是種茂君吧，你怎麼了？你在哪裏？』可是種茂君還是什麼都不回答。然後他突然用非常急迫的聲音說：『啊，什麼人來救我呀！』那聲音好像是從心底擠出來似的，很認眞的聲音，好像是在說被什麼可怕的東西追趕著，向人求救的樣子……。我眞的嚇壞了，起初說不出話來，後來鼓起勇氣說：『種茂君，種茂君，你怎麼了？』可是種茂君一點都不回答。不……應該說種茂好像聽不到我說的話。」

我感到冷冷的東西流過我的心底，我終於認爲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這太虛無縹渺了。對了，和田，妳能不能推測那電話是從哪裏打來的？例如從茶舘——例如有電車的聲音——例如有汽車的喇叭聲——有沒有發覺什麼？」

「沒有，我沒有發覺任何這種事。電話不是公用電話，而是普通的電話。可是……這麼說起來，我記得過份地有吱吱的雜音，令人不愉快。」

「這麼說，對方是不是種茂妳也不能確定囉？對方沒有說出名字吧？」

「沒有。不過，那絕對是種茂君的聲音。那不會有錯。」

和田惠子明確地斷然而言，然後突然以哭泣的聲音說：

「老師……我該怎麼辦？打電話到種茂家告訴他們是好還是不好，我也不知道了。我既認爲不告訴他們不好，又覺得告訴了他們，這種事只能使伯母他們擔心……想都想煩了，所以打電話給老師。」

「和田，妳打電話給我是對的。現在打給他們的確沒有用，明天我去見種茂的母親，直接告訴她。」

「老師……到底種茂君是怎麼了？老師認爲怎麼樣？」

「現在還不知道。說實在的，老師也有點擔心了。」

「種茂君會不會被人綁架了？」和田惠子用一種左思右想又想不通的聲音說。

我慢慢等了一下才回答：

「不一定不能認爲這樣，尤其想到妳剛才所說的——那個奇怪的電話。他家裏蠻有錢的……但是，如果是綁架，犯人應該會要求贖金。到現在還沒有要求，又令人覺得不是綁架。」

和田惠子靜默了一會兒，再說話時用一種非常難出口的語氣說：

「說不定種茂君……是被……像降矢君所說的那種超自然現象捲進去了？」

「妳說什麼？」

「會不會眞的發生了那樣的消失現象，把種茂君拖進奇幻界世界了？」

「喂，和田，妳怎麼說出這種離奇古怪的話？」

但是，和田惠子並沒有罷休，她開始用決了堤的河水似的氣勢說：

「我也知道我說的離奇古怪。可是，你不覺得那通電話怎麼想都太奇怪嗎？他不是

在電話中說『這是什麼地方？』、『我在哪裏？』、『救我！』嗎？老師，說實在的，當時我也覺得種茂君的聲音好像不是從這個世界打來的，或許我的猜測是對的。」

我什麼都說不出，只有沉默著。和田惠子繼續喋喋不休地說：

「這麼說起來，我聽過降矢君說過這種例子。他說曾經有這樣的事：一個掉進奇幻界溝、從這個世界失蹤了的人，他的聲音只能被和他親密的人微微聽到，他說那聲音也是微弱地喊著『救我！救我！』。」

說到這裏，和田惠子把話中斷，然後慢吞吞補充道：

「這麼說起來，那雜音……我感到好像是長途電話，不，還要遠得多……如果是從奇幻世界來的電話，就會有這種雜音。就好像是從奇幻世界直接打到我這裏的……。」

我感到她已經與其說對著我說，還不如說在自言自語。

我毅然說：

「和田，不是有一種更常識性，但是更有可能的解釋嗎？」

「那是怎麼樣的解釋呢？」

「這個解釋就是種茂戲弄了妳。或許他想嚇妳，所以玩了一個花招也說不定。」

「不是！那絕對不是花招！」和田惠子發出好像自尊性受了傷害似的聲音。「老師不是也很清楚種茂君和這種玩笑完全無緣，是個很認真的人嗎？好了，打擾了，再見。」

一說完，和田惠子把電話機一摔，掛斷了。

於是，一直被我忘掉的鄰室的電視聲音突然很清晰地飛進我耳朵。是個很熱鬧的，好像是歌曲呀什麼的節目。

我突然有一種好像自己被撕裂到兩個世界的奇怪心情。

現在和田惠子大概在相當認真地擔心著種茂會不會被捲入奇幻界的溝裏。而我卻在這裏看著和那種事件完全沒有關係的悠哉遊哉的電視節目。

如果說這是當然的，或許就是當然的，但是，想一想，同樣是人，卻會活在如此不相同的世界裏，我就覺得很奇怪。

「剛才是誰的電話？」妻從那一邊向我喊道。

那聲音就好像把我現在想著的事情逼眞地表現出來似地，是一種滿不在乎的聲音。

我生氣了，沒有對象地生氣了。

想自殺

掛斷電話之後，我又恢復看書，但是沒有看下去的心情。

我壓抑不住心中湧起的不安。

我把書合起來，仰臥在榻榻米上，望著天花板思考起來。

剛才的電話——和田惠子接到的電話意味著什麼？

當然，她所說的人消失的說法是不值一提的。

我絕對不是討厭人家說這種超自然現象的話。不如說，我還蠻喜歡想這種問題。如果想想這種事眞的發生時會怎麼樣，就能想像各種各樣的事，那是很有趣的。

但是，那永遠只是說說而已。把這種不可能有的假話搬進現實，是沒有用的。最可能的是就像我剛才告訴和田惠子的，這是種茂要的花招。

雖然不知道種茂有什麼原因和目的，但是把這件事當作他要的花招，這件事本身就不再奇怪。

可是，如果說平常絕對不會做這種演戲似的惡作劇的種茂從家裏失蹤期間居然敢開這種——相當惡劣的——玩笑，也是不太可能。

如果那樣，就必須是他的心理狀態已經異常，或他已經被置於異常狀況。

因此，最可能的還就是他已經被綁架了。綁架的目的不一定是爲了贖金。不知道因爲什麼原因，種茂被人綁架，監禁了。

然後，種茂找到機會走近電話機，撥了和田惠子家的電話號碼，但是，當和田惠子去接電話時，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使種茂沒有辦法用普通的話向她求救。

所以，他就想要用那樣莫名所以的話表示自己已經陷入危機吧？

他所說的那些話是不是暗示著被監禁的地方和綁架他的人？……

可是，無論怎麼想，也想不出有什麼暗示。

（不行，思考著這些也沒有用，只能等到有了思考的線索的時候，今晚就不要再思考了。）

我雖然這麼想，但是腦筋卻沒有那麼容易改過來。一不注意，思路就彷彿像河流上漂浮的樹葉似地自然地流到種茂的奇異的失蹤事件上去。

正在這樣的時候我忽然想起已經成爲科學幻想小說作家的老同學八卷建議我讀的美國作家的一篇科幻小說。

那是一篇關於所謂「時間旅行」的科幻小說。

那篇小說的主角是一個老是憧憬著過去的世界、具有浪漫性格的青年。

他一直想著如果他不是生在現代，而是生在百年前的十九世紀，該有多好。

路上，馬車發著很大的馬蹄聲和車轍聲在奔跑，家家戶戶都點著油燈或蠟燭，人人享受著安穩的、優雅的生活——這樣的，十九世紀的世界才是能過像人樣的生活的世界。

汽車毫不客氣地佔領道路，噴射機在空中轟隆轟隆地飛來飛去，電器用品氾濫在家家

戶戶，重要的事情都用電腦決定——這樣的現代是不值得活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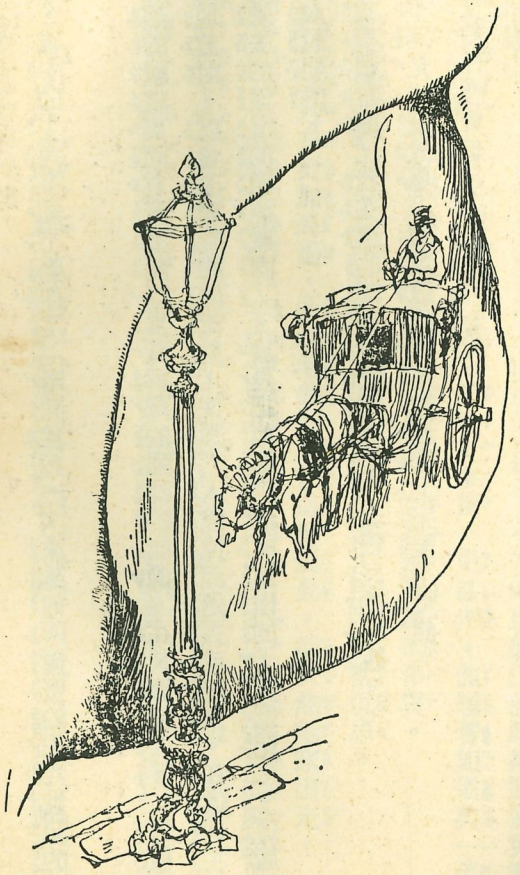
而且，這樣的科學和技術不斷破壞現代世界的大自然。森林被砍伐，原野和農田一塊跟著一塊變成市街，空氣被污染，河流、湖泊和海洋也被污染，蟲、鳥和魚越來越不能住，不，連人類都越來越難住在這個世界了。

書中的主角非常討厭這樣的現代。他希望能有辦法活在過去的世界。

儘管這麼想，在現實裏，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就想辦法把周遭造成十九世紀的氣氛，把自己身邊的東西全部換成古舊的古董品。

房子方面，他也費盡苦心住在十九世紀建造的古老房子。連書本也想辦法弄到皮製封面的、古舊的、十九世紀的書本來讀。

在他這樣只想著十九世紀的事物的時候，有一天晚上發生了奇怪的事。他忽然到外面一看——怒吼著疾馳的汽車沒有了，代之而有的是懸掛著煤油提燈、蹄聲篤篤的馬車。街燈也不是螢光燈，而是模糊而搖動的瓦斯燈。而且，本來聳立在公園另一頭的高層大廈和巨型公寓全都不見了。視野所及，綿亘著美麗的森林，在道路的對面排列著一家



想自殺

家幽雅的、令人懷念的房子。

也就是說，書中的主角不知不覺作了「時間旅行」，來到他所憧憬的十九世紀的世界了。

人類的強烈的願望裏面有著不能以常識解釋的強烈的能源。在某種條件下，那種能源如果被適時地放射，就會改變時間的流動，使那個人移位到過去或未來。在這個主角的情形，他對過去的憧憬的能源凝固了，於是把他送到他所憧憬的十九世紀……這篇小說的作者是這麼說明的。

做爲一個故事很有趣。我在讀的時候也覺得這是一篇很好的小說。

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篇故事，因爲這種事在物理學上完全不可能。

但是，我又爲什麼會想起這種科幻小說？

我疑惑了一會兒。

可是立刻想出來了，（哈哈，原來如此。）

這是因爲種茂憧憬著奇幻世界，而他憧憬的方式和這篇小說的主角很相似。

不過，這並不是說我認爲種茂在憧憬奇幻世界之餘由於那種能源消失到奇幻世界去了。那只是科幻小說，不是現實。

然而，種茂以相當大的強度憧憬著奇幻世界也是事實。而且他以前就把這個現實世界認爲無聊、沒有價值、沒有趣味的世界；這也是事實。更甚者，他想著如果萬一眞的有所謂奇幻世界，他就要做任何事來逃到那裏去；這也是確實的事實。

而且自從那天受到神秘消失事件和降矢說的話刺激以後，他就常常沉思。

他想逃出去的心情只有更加高漲，所以他壓抑不住這種衝動，就突然離家出走。

但是，就算出走了，像種茂這種少年也不會就心滿意足。出走以後所遇到的嚴酷現實或許反而只給他帶來毫無辦法的敗北感。而且他周圍的現實仍舊是無聊的、沒有價值的、不足取的世界，一點也沒有改變。這時，如果强烈的幻滅感襲擊了他，會發生什麼事？

在離家出走，心情異常的時候，如果感到那現實更令人討厭，又强烈地想從那裏逃走的話，他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想到這裏，我毛骨悚然，注視黑暗的天花板。

「自殺！他想自殺！」我不由得大聲自言自語，而站起來。

和田惠子接到的那通奇怪的要花招似的電話之謎一下子解開了。

那一定是自殺前的預告！

必須阻止他！必須立刻阻止他！

我慌亂得連自己都覺得自己難看。我跳起來，衝到電話機旁邊，抓起了話筒，可是卻不知道該打給誰，該說些什麼。而且，只因爲自己的直覺，在深夜把人叫起來，叫人擔多餘的心，是不對的。

我把話筒摔敲似地放下後，就到玄關穿上涼鞋飛快地跑出去。

外面很暗，天上星星在閃爍，很冷。

「怎麼啦？在這種時候，你要上那兒去呀？」妻吃驚地從後面跟出來，對我喊道。

我沒有辦法回答，沈默了一會兒之後才說好像聽到什麼聲音而出來看看，隨便湊了這幾句，回到房子裏。

之後，一時間我心中的騷亂並沒有平息。

現在，在這個東京市的什麼地方，在這星空下的暗夜裏，我的學生之一就要失去生命了，而我卻束手無策。

假如我知道他所在的地點，無論有多遠，我也跑去了吧。無論是怎麼樣的夜晚的深夜，我也不會嫌棄。只要能面對面，我一定會用盡一切方法——甚至於掌摑他的嘴巴，也要使他放棄愚蠢的行動。

可是，不知道那最重要的地點，我就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從來不曾像現在這樣强烈地感到人的力量的限度。

我從來不曾像現在這樣懊悔人類的沒有具備超能力。假如一心一意思想對方的境遇就能查出對方在那裏的超自然感覺實際存在的話，我就必定能找到種茂所在之處。

假如由於一心一意希望就能把意思溝通到對方的心電感應在這個世界存在的話，在這種時候就會當然有用。

假如——

可是老想著這些又有什麼用？因爲在這個世界上，那種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只能焦急地在心中對著種茂重覆默誦：（你可不能做傻事呀！不能做無法挽回的事呀！）

八卷來訪

翌日，種茂還是沒有和我們聯絡，警察也沒有說什麼。我看到今井和和田惠子一臉憂慮的神情，立刻知道他們後來也沒有新的發現。尤其是和田惠子，因爲曾接到那樣的電話，臉色蒼白，慌慌張張。

我爲了避免想無用的事，特別熱心努力於講課和校務。

那天下午三時上課快終了時，我正在講解英文法，看到一輛很漂亮的乳酪色跑車駛入校園。

我對這輛車子有印象。

那是八卷三郎的車子。

（好像是來見我的……到底有什麼事？）我一邊講課，一邊這麼想。

八卷三郎，前文曾經提過，是我大學時代的朋友。雖然他學的是理工，我學的是文學，所學完全不一樣，但是曾經租住同一個房子兩年，一起辦過同人雜誌（主義、傾向和趣味相同的人辦的雜誌），所以成爲朋友，畢業後也有交往。

他大學畢業後進入報館，不過，不久就開始給科幻雜誌寫科學消息，不久也開始寫科幻小說。數年後，成爲獨立的科幻作家，出版了好幾本書，現在被認爲相當暢銷的新進作家。最近，他也在電視的表演節目裏，以半定期的特別來賓身份出現，講述奇異現象和飛碟等問題。

我上完課回到教員休息室時，辦事務的小姐說有客人在會客室等我。我收拾東西準備好回家後才到會客室去。

八卷又比以前更精神飽滿了，有趣的是，一個人工作順利時，會在臉上和體格上顯現出來。他紅光滿面，圓圓的臉更圓了。

「哎呀，好久不見。」

「嗯，你也精神很好嘛。」

這樣互相打過老套的招呼後，我立刻感覺到八卷大概帶著什麼特別的目的來訪。

但是，八卷起初完全不談那些，暫時以共同的朋友的事作話題。同人雜誌的某一個伙伴到美國去了，某一個人成爲雜誌的總編輯了——的確他是在大衆傳播的中心，消息很靈通。但是，對於八卷老是不說出來訪的眞正目的，我開始漸漸感到焦躁不耐。

「對了，你來這裏有什麼事？採訪什麼嗎？」我等得不耐煩，問他。

八卷稍微顯出被人超前的神情，沈默著，然後「嗯」了一聲，點頭道：

「是的。不過，還不是可以說爲了什麼而採訪的具體事情……只是在稍微調查一件事。」

「哦，什麼樣的事？」

「我不久前花了一個月時間從美國到南美轉了一下。是一家電視台替我主辦的……主要是調查那邊的失蹤事件。」

「失蹤事件？」我模仿他的話問道，因爲我不由得感到生氣。

但是八卷卻似乎以爲我因爲對這類事情一無所知，所以吃驚。他說：

「是啊。你大概也知道戰後所謂失蹤人數增加得非常快。日本據稱每年約有一千人，美國五、六萬人，英國、法國——甚至那統制嚴厲的國家蘇聯也有一、萬人左右。其中完全原因不明的也很多，但是我所調查的不是普通的社會性消失事件之類，而是物理學上不能成立、常識上不可能的特殊消失事件。」

「就是你最近常在電視上說的，往奇幻界的失蹤嗎？」

多半是我的語氣帶著諷刺——八卷忽然扭曲著臉，沈默了一會兒。但是他立刻恢復了情緒，說：

「你從老早以前就不相信這種事，所以會覺得奇怪，但是絕對不是這麼回事。最重要的，假如那是騙人的謊話，電視台該不會爲我花這麼多海外調查旅行的費用吧？」

大概我已經認眞起來了，也許是因爲在種茂的問題懸掛在我心中的時候，偏偏八卷這種傢伙想要捏造滑稽可笑的電視節目，作爲謀生的工具，我對他生氣，所以才認眞起來。

八卷又生氣地沈默了，但是不知道爲什麼沒有像平常那樣發火。他是比較容易激動的人，曾經是和我仇人似地辯論的伙伴。

「佐久間，你也沒有變，你的想法是社會上一般性的想法，不知道內情的人作這種常識性的想法也是難怪，但是……。」他把身體伸到桌子上，把聲音降低說：

「可是，這回不一樣，和以前的不一樣。怎麼也不能用常識性的想法解釋的特殊案例最近增加了很多。根據我得到的情報，顯然是全世界在激劇增加！」

他把未抽完的香煙在煙灰缸中按熄，然後瞪視我含著懷疑的臉，用他在電視上常常使用的、非要把人駁倒說服不可的嘴快語氣，猛然說：

「你不知道內情，也許對不知道的人說了，也不會被接受，但這卻是事實。在美國，在巴西和智利，政府的有關單位已經出頭查明眞相。當然是在極秘密中進行，因爲如果不在極秘密中進行……也就是說漫不經心地公開發表的話，會被社會上攻擊爲愚蠢。當然遭到攻擊也沒有關係，因爲並沒有騙人。不過，如果在社會上引起太大的騷動，這

種非常需要微妙進行的調查就有不能正確進行之虞。而且，如果在還沒有充分調查，擬定對策之前就公開，社會就有陷入恐怖狀態之虞。所以各國政府迫不得已，只好採取秘密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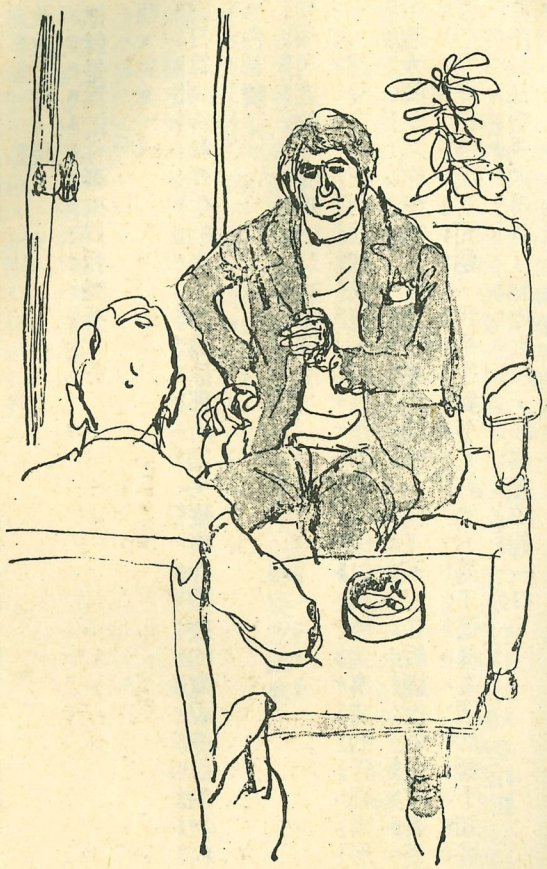
我越來越感到厭煩，如果是在另外一個時候的話，或許和他辯論再久我也會幹。但是，在種茂眞的失蹤，可能自殺的時候——而且怎麼也掌握不到他行蹤，正在焦急的時候，對於這樣一個假裝秘密、捕風捉影的談話對手，我不願和他談個沒完。

「八卷，你該不會爲了說這些話特地來我這裏吧？不管你要說什麼話，現在我沒有心情去相信，你該不會爲了想和帶著這種心情的我爭論、說服而來的吧？身爲暢銷作家和電視紅人應該不會有這種閒工夫吧。」

可是，八卷受到這樣的譏諷，仍舊沒有發怒，不但沒有發怒，反而露出微笑，說道：

「佐久間，你還是對自己誠實一點比較好，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最近不是已經開始相信往奇幻界的失蹤事件了嗎？」

我一瞬間嚇得目瞪口呆，回視八卷的臉。



「你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不必對我隱瞞嘛，你最近應該是在爲你的學生的失蹤事件傷腦筋吧。」

我改改坐姿，說：

「你就是爲這件事來找我的嗎？」

「唔，對。」

「你打算調查我學生的事，作爲你那所謂失蹤事件調查的電視節目的材料是嗎？」

我大概臉色都變了。

八卷用負疚的、曖昧的口吻答道：

「不，還沒有那麼明確的決定。我只是希望從你口裏聽到事情的詳細情形。」

我很想大聲說（你滾吧！）爲了電視節目，爲了滿足在飯廳傻著臉望著螢光幕的觀衆的好奇心而提出種茂的問題，我是絕對不允許的。爲了這種事居然靦不知恥地找上門來的電視人實在感覺太愚鈍、臉皮太厚，我眞想啐他一口。

不過，我還是在最後一步控制了自己。

「八卷，這件事你是從那裏聽來的？」

八卷的臉上顯然迅快地閃過警戒的神情。但是平常那種露出優越感的從容立刻代替了警戒。

「這個我不能說。不過，佐久間，我們有各種情報網，這等事立刻會進入我們這些專家的耳朵。」

我沒有相信八卷的話，但是我不能把心中所生的懷疑說出來。

「你……見過本校的那一個學生了？」

八卷又露出輕蔑的笑，說：

「我不會見他們。」

「你說謊！」我不由得勃然而怒。

「你不要蠻不講理，我沒有見過他們。」

「可是……。」

「是啊，我沒有見過他們。不過電視台的我的節目的職員來這個學校調查過倒是眞

的。他們聽教務主任和兩、三個學生說了情況，查明了你班上叫做種茂藤夫的學生從星期一就沒有回家，便這樣行蹤不明。」

「你們爲什麼要這麼多事？」

八卷冷冷地說：

「是不是多事姑且不談，一個中學生離家出走是一個社會性的事實。警察也已經接受了搜索的請求，出頭搜查了。這件事誰都可以調查，沒有話說。」

我想用粗暴的聲音說話，但是又好不容易地控制住自己，說道：

「那麼你調查那個學生的事情到底想怎麼樣？」

八卷重新點燃了一支香煙，靠上椅背，回視了我，說：

「像你這樣一開始就氣冲冲，話就不好談了。我們根據來自某一方面的情報知道了叫做種茂藤夫的學生失蹤是一個非常出奇的個案。你也知道，這是我們不能不感覺興趣的特殊個案。所以，我們就想給予最嚴密、最科學的調查。」

「可是，正在調查這件事的是電視台的職員，這就有想在電視節目中播出的目的吧？」

「不，這可未必。佐久間，我雖然這個樣子，但是我在科幻小說界和超常現象研究者之間擁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所以電視台也協助我，即使和播出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也會派出職員幫我調查。」

「那麼，你能明確地說這件事和電視播出沒有關係？」

八卷露出爲難的神情。

「正確地說，在現在這個階段還不能說有關係或沒有關係。不，你的立場我很了解，你大概覺得身爲導師，自己班上學生的問題被大衆傳播提出來會使你爲難。如果是一件好事又另當別論，而這是一件所謂醜聞……。」

「你怎麼說這是醜聞？你才應該注意你說話所用的字眼。」我雖然控制著自己，還是又粗言暴語了。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你不要往壞的方面解釋。」八卷生氣地說。大概大衆傳播界的傢伙們很少受到這樣的反駁，所以他臉色漸漸險惡起來。

「那麼，你不知道我的立場，就不要說知道。同時我希望你不要說模稜兩可的話。」我說。

「不是這麼回事呀，佐久間。」八卷三郎出乎我意料地突然緩和了臉色，用要求了解的語氣說。「我本來想說我了解你爲學生著想的心情。這個調查的結果如果對學生不方便，我們不會發表。我自認這種情理我還懂。」

我默默沈思。八卷繼續說：

「也許你會覺得無聊，不過，還是請你再聽我說。或許由你看來，我是在把超常現象當作謀生的工具，捏造滑稽可笑的故事，但是我自有我對這個問題的更認眞想法。也就是說，到了現在，這種失蹤事件決不能只認爲是普通的事了。當然種茂藤夫這個學生的事情還沒有詳細調查，我不能說什麼，但是，想到我這一向在各處遇到、調查的國內外各種案例，我就禁不住覺得這裏面好像隱藏著想像不到的可怕事情。」

「譬如說怎麼樣的事情？」

八卷注視著香煙的煙霧，但是不久就搖頭道：

「我現在說出來，你大概不會相信，不僅是你……任誰也不會當眞。不，連我自己也沒有確信會有那種事。不過，我先說一點點……你也知道，我出身理工科，在科學方面自認比你知道得多一些。我要說——在這個世界上，以目前的科學常識無法測度的事情是可能發生的。不，已經發生了。如果我們不注意這些事情，就可能招致意想不到的不幸。」

八卷說到這裏，站起來，繼續說：

「總之，今天就到這裏，我要回去了。本來我想聽更多那個學生的事，但是你好像不太高興說，我不想逼你。不過，當你高興說的時候，請你打電話到我家，不論你在哪裏，我都會立刻前來。」

八卷離去了。

我看著他的跑車留下低吼的、高馬力引擎獨有的排氣聲，駛出薄暗的校園，不由得感覺到後悔。

我覺得我把對方特地伸出來的手冷酷地甩開了。當我對誰都不能說……誰的忠告都

聽不到時，好不容易來了一個肯聽自己說話的人，而我卻單方面生氣起來，把他趕走。

我走出已經沒有人跡的校舍，走在回家的路上，我還繼續想著這件事。

我當然沒有相信八卷三郎所說的那些神秘的話，即使是科學家，也不一定永遠都說合乎科學的話。在大衆傳播界活躍的人們之中就有出身科學界，卻盡說一些非科學的、可疑的、帶著新興宗教教祖味道的話。

也有人反而利用科學的教養，撇弄外行人不知道的，艱深的理由，想使人們相信和迷信完全相同的事。所以，八卷所說的話也是靠不住的。

但是……現在的社會眞是複雜離奇，常常有新的事實被發現，因此，以前認爲正確的事實被推翻。也有向來認爲不必懷疑的事實被發現有許多種解釋。

而且，在現實裏有許多困難的問題相繼發生。以人口問題、垃圾及交通等都市問題、空氣污染和海洋污染爲中心的、公害破壞大自然的問題——必須及早解決的問題，卻還沒有解決的線索。豈只沒有解決的線索，反而更加惡化下去。

而且，人類不太能預見未來。

最近鬧得很大的中東戰爭的結果，阿拉伯方面聲言對站在以色列方面或採取中立的國家不再像過去那樣賣給石油。於是，靠近美國——也就是以色列方面——採取了中立政策的日本當然不太能買到石油了。在世界上最需要石油——而且百分之九九・九石油依靠輸入的日本，在發電用和工業用能源方面固然不必說，連汽車用和家庭用的燃料方面都有了困難。

這樣的事情當然早就知道。無論如何，在不久的將來石油就會用完。所以如果不現在就訂好將來的對策，到時候就不得了。稍微考慮到未來的人都知道這個常識。

可是，就沒有人想到這種石油危機會在這個時刻眞的發生。

我想說的就是對於這個程度的事情人們都相當無知。對理論上非常了解的事不予重視，認爲在現實裏未必眞會發生，這和根本不了解有什麼不同？

在這樣的社會裏生活實在太艱難了。

我們可以說：在這樣的社會裏，意志稍微薄弱的人就會罹患神經衰弱或採取異常的行動是難怪的。

而且，這個傾向正一天比一天艱難化、深刻化。現在的少年變成大人時，或許狀況會惡化好幾倍。到了那時，他們如果變成眼光狹窄、想法拘束的大人，說不定就會突然變成神經衰弱，變成社會的落伍者。

實際上已經有社會學家提出可怕的預測說在最近的將來神經衰弱患者和精神分裂病者的人數會變成現在的幾十倍。

所以，我……

這時我突然發現自己已經回到家門口了。我把步伐放慢，努力把憂鬱的表情從臉上拭去，因爲我討厭又被太太說一頓。

神情多少變成正常後，我就站在玄關前按了電鈴。

門突然開啓。

我感到彷彿它正在等著我。

「啊，是你，回來晚了嘛。」妻跳上前來，說。

我吃驚地回視妻。

「不要誇大其詞，並不怎麼晚呀！」

「可是，三點多的時候我打電話到學校了，上月老師來接電話，說你已經回家。這麼說，不是回來得太晚了嗎？所以我以爲發生了什麼事……。」

「最多只晚一個小時吧？妳以爲會發生什麼事？」我苦笑著說。

妻也被我感染得苦笑，說：

「譬如遭到交通事故也是可能的呀……。」

「因爲一天會發生好幾十起車禍。可是，妳要擔心這種事的話，是擔心不完的。」

然後我把八卷三郎來訪的事說了，我說：

「我收拾了東西，準備好回家後才在會客室和八卷談話。大概上月老師誤認爲我直接回家了。」我一邊換衣服一邊說明。

妻一邊聽我說，一邊不離左右地直點頭。

妻這種樣子並不尋常。

如果是平常，她最多在厨房裏一邊工作一邊應答。

「不過，妳爲了什麼打電話給我？是不是有什麼急事？」

妻帶著彷彿喉嚨深處被什麼塞住似的表情，點點頭。

「哦，怎麼樣的事？」我問。

「三點鐘左右來了一個電話……一個奇怪的電話。」

「奇怪的電話？」

「嗯。」

「奇怪的？怎麼樣的？」

「電話的意思是說你也危險，所以最好要小心……也許會發生事故。」

惡夢之夜

「什麼？」我注視著妻的臉說。

妻把剛才說的話重覆了一遍，然後說：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什麼危險啦、會發生事故啦……。很可怕，所以我很擔心。終於想到車禍之類的事故。到底是怎麼回事？」

「電話裏有沒有說是誰打來的？」

「當然不會說。電話鈴聲響了，我拿起聽筒，起初沒有人講話。只是吱，吱地響著雜音。我叫了好幾次『喂……喂。』也沒有回答，我以爲是電話故障了，想掛斷的時候

，啊！就聽到那個聲音。」

妻毛骨悚然，打了一個冷顫，繼續說：

「彷彿是死人的聲音，微弱、沙啞、很難聽懂，說了剛才我告訴你的那些話。完全不管我說什麼，自顧自地喋喋不休。說完後，電話又吱，吱地響了一會兒才嘎然掛斷。」

這和和田惠子告訴我的那通電話情形完全相同。我猶豫了一會兒，問道：

「那個聲音妳有沒有在什麼地方聽過？」

於是，妻露出忽然想起的眼神，說：

「聽過，我只是不知道該不該說……我覺得很像是現在行蹤不明的種茂君的聲音。」

我在起居室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點燃一支香煙，沈思。妻也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妻說：

「如果那是種茂君……那個孩子到底想說什麼？不知道爲什麼打那樣的電話來？那個孩子還沒有來學校吧？」

「唉，沒有來學校。他家裏有沒有說什麼？」

「沒有。眞是一個奇怪的孩子……他到底在想什麼？」

「我也不知道。反正快開飯吧，我肚子餓了。」我這麼說，一方面也是因爲我想獨自想想。

但是，妻並沒有立刻離開，她注視我，臉色蒼白，有點說不出話來，然後毅然說：

「你不要再過份介入種茂君的事情而交給警察去辦好嗎？」

「妳爲什麼這麼說？」我不覺粗聲粗氣地詰問。

「可是……太可怕了。我感覺好像要發生不好的事。如果在你身上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我不願意呀！」

「眞傻。到底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

「我不知道……可是，舉個例說，假如種茂君捲入了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暗中操縱那個孩子的犯罪者把你當作妨碍者，想殺你……。」

我笑出來了。

「妳電視劇看得太多了，眞傻。」

妻也苦笑了，然後站起來，但是她的臉上並不晴朗。

事實上，那通電話使我完全困惑了。

我首先感覺到的是「種茂還活著，很好。」這種安心。當然這是下午三時左右電話打來時候的事，不過，依我的直覺，我覺得從那以後到現在他一定也還活著。

其次，我想到我昨天的預感錯了。也就是說，種茂並不是想自殺。這也不是有確切的證據，只是臆測而已，不過假如他想自殺，就不太可能打第二次電話。想自殺的人不會打那種電話。

也可以認爲他想自殺而沒有死成，又給我們第二次的預告……但是，如果是這樣，他在電話裏說的話的內容又不相稱。

後來我讓妻正確地回憶電話的聲音，她說那聲音說：「老師也危險……如果不小心，就會發生事故。」

這句話可以作很多種解釋，如果像降矢這種奇異現象的愛好者聽了這句話，他當然會解釋爲陷入奇幻界之溝的種茂警告說：「老師有和我一樣失蹤到奇幻世界的危險。

所以，老師如果不小心，就會遭到這種事故。」

可是，也可以這麼解釋：

「老師會遭到和我遭到的同樣事情，所以請老師小心不要遭到事故。」

如果是這樣，所謂遭到同樣的事情，可以解釋爲綁架或其他意想不到的不幸事件，不必一定要解釋爲異次元世界，用現實的事件就可以解釋。

可是，如果採取第二項解釋，那麼，種茂爲什麼會說那樣曖昧的話？就無法解釋。即使假設種茂出了使他不能出來見人的重大過失或事故，在電話機前也應該有別的話說。最重要的是，他在那個時間打電話到我家裏也是很奇怪的。他應該知道那個時間我不在家裏，而是在學校。

由此可以推斷，電話的主人知道我不在才打來的。

也就是說……對了，或許那通電話是故意要讓我太太聽的！或許是一種恐嚇！

事實上，妻也勸我不要再進一步介入種茂的事。她說她感覺到我身上似乎將會發生什麼事。她一定受到了那通電話的恐嚇。

如果認爲那通電話是一種恐嚇電話，那麼種種事情就在條理上說得通。種茂是自己要這麼做（這個可能不到萬分之一）或是被脅迫這麼做，姑且不論；他之所以說那種曖昧的話就可以解釋了。他的話不必有明確的內容，只要恐嚇我太太，結果能使我袖手不管，就能達到目的。如果是這樣，曖昧不明的話語反而可能更加恐怖，更有效果。

這麼說……種茂果然捲入我們想像不到的什麼重大犯罪因而不得不隱藏起來了嗎？或許因此他才把自己的失蹤說得帶有四次元的神秘，打來似恐嚇又不似恐嚇的電話，想使我的搜尋中止。

（可是，種茂到底捲入怎麼樣的犯罪了呢？）

想到這裏，我又抱頭苦思。

那麼，這不就是一齣廉價的電視劇或什麼故事了嗎？

這時，我想起了八卷說的話。

他說這類失蹤事件不僅在日本，也在美國、智利和巴西發生了，說不定那個犯罪組織是國際性的大陰謀團——世界性的大犯罪組織。

我聳了聳肩。

越來越像三流的間諜電影永無止境的故事了！

應該還有更可能、更不像假造、更合乎現實的眞相才對。

吃過飯後，我進入自己的書房，仰臥在榻榻米上，繼續思考。妻送茶進來後立刻走出房間，大概是因爲她認爲讓我一個人安安靜靜比較好。

我不知不覺昏昏欲睡了。

遠處傳來汽笛的聲音。那聲音漸漸接近，我呆呆地聽著，不久，令人討厭的預感突然昇高，恐怖感使我的心臟好像要停止跳動似的，我突然睜開眼睛。

我的心臟猛跳著。

汽笛聲是眞實的，在寂靜的深夜裏，悲傷地如嘆如泣。是救護的汽笛，向這邊接近過來。

我起身，呼叫妻的名字。

沒有回答，我呼叫了兩次、三次，還是沒有回答。我不知道爲什麼感到很大的不安

我看了一眼隔壁的房間，立刻明白妻已經出去，到什麼地方去了。

（在這深夜裏她會到那裏去？爲了什麼事出去？）

我這麼一想，更加不安，我無法靜靜地等待。我被使人心如刀割的汽笛聲驅迫著穿上鞋子走出屋外。

路上，很多人在匆忙地走著。

一定是大路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故，妻多半也是去看去了。

（可是，在半夜裏一個人出去，太輕率了，不是很危險嗎？）

我生氣了。

我往大家匆忙趕去的方向走。我趕得很急，所以在途中就超過了很多人，不知不覺已經走在前頭。

來到大路上時，我變成孤單一個人了。奇怪的是，只聽到汽笛的聲音在遠處忽高忽低——大路上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糟了，我走錯方向了。）

我咋了一下舌頭，大概是在漫不經心地急忙趕路時和大家失散了。

我想折回時，從大路的那一頭傳來野獸的吼叫似的汽車引擎聲，同時看到車子的前燈的光在黑暗中閃耀。

我彷彿被那吼叫聲和燈光釘住了，當場一動不動地站住。

汽車在沒有人跡的路上不斷加快速度逼上來。恐怕時速已經到了一百公里——利用深夜在開快車。假如有人或車子從旁邊跑出來，就免不了會相撞。

（減慢速度，王八蛋！）我在心中咒罵。

就在這時——

一部沒有燈火的腳踏車從我正對面的小巷對著大路跑出來。一個國中年紀的少年騎在腳踏車上面。少年的腳踏車在小巷和大路的轉角上把速度減慢，向大路的左右看了一眼，可開始跑。

他想橫過大路，我注視著他，血液都快凝凍了。如果他就這樣騎過來，他一定會在我跟前和汽車相撞。

一剎那之後，我明白了爲什麼那騎腳踏車的少年會忽視疾馳而來的汽車。大路在這一帶有很大的凹凸，而少年出來的那條小巷恰巧在那坡度頂點的下面，從那一頭爬坡而來的汽車在他的視野的死角。

當然，如果少年好好注意，是會發覺這情形的，可是他多半是一面騎著腳踏車，一面想著什麼。

我瘋狂地跑到前面，揮動兩手，用盡力氣大聲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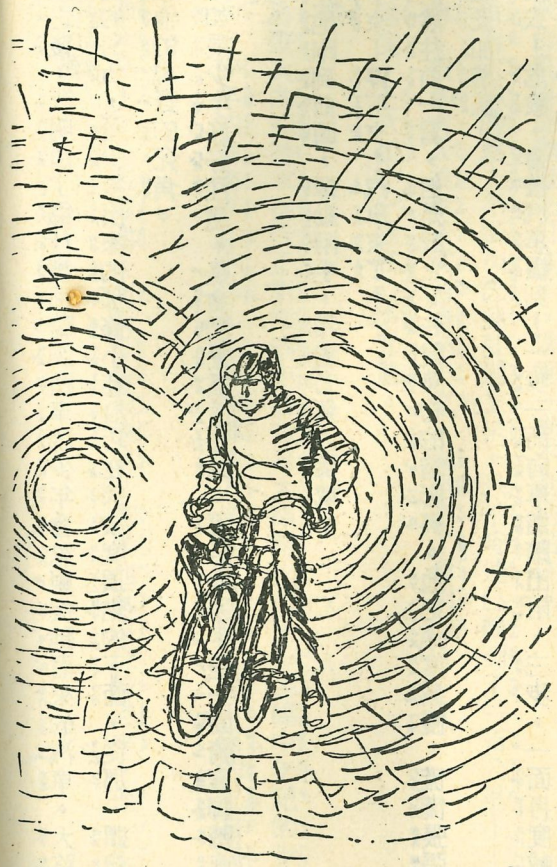
「停下來！停下來！汽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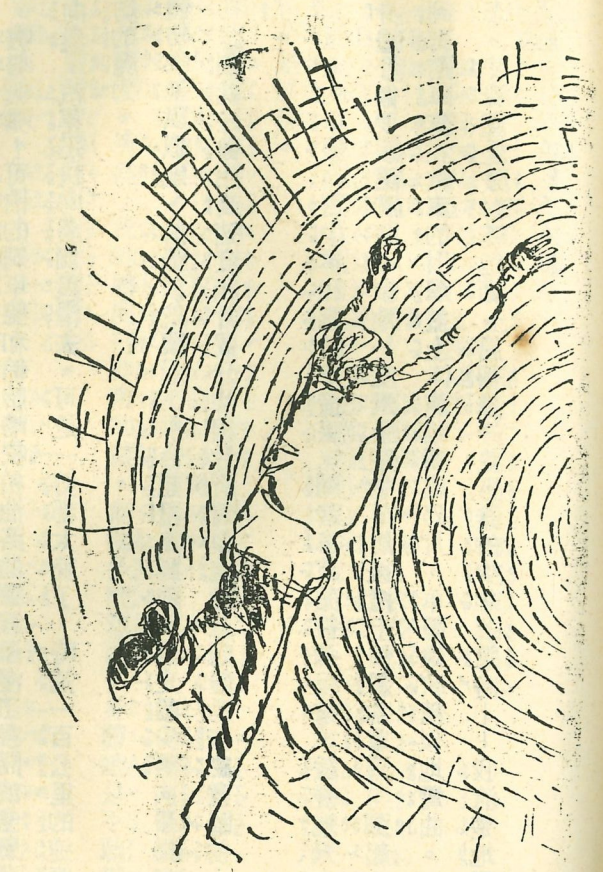
少年忽然往前一看，但是我正好在建築物的暗影裏。他把速度減慢，慌慌張張地尋視左右，這更加糟糕。

「折回去！危險，會被汽車輾到！」我一面向車道踏出兩、三步，一面再度喊叫。

少年發現了我。但是這時那輛汽車宛如披頭散髮的魔鬼似地揮動著前燈的光茫，把它醜陋奇怪的全身露出於大約只有十公尺距離的大路的坡度頂點。

少年慌張了。這時發生了更糟糕的事，脚踏車的鏈子脫落，失去平衡，歪歪倒倒地





倒向道路。

汽車的駕駛員這時一定看到少年和脚踏車了。

嘰，嘰嘰嘰嘰！可怕的刹車聲和輪胎啃咬柏油路的聲音瀰漫了夜間的空氣。似乎急轉了方向盤，汽車迅快向斜側裏滑去。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時速一百公里的速度發揮了破壞一切的魔力。

車體彷彿暴風似地、怒濤似地襲擊了拚命想捨棄脚踏車逃走的少年。

這場悲劇就好像用高速度相片或分解相片所看似地，以超慢動作在我眼前十幾公尺處展開了。

宛如魔鬼的車體向著少年和脚踏車撞去，脚踏車首先被彈起來，緩慢地飛上空中，少年的身體好像要跟隨脚踏車似地一度飛上空中，然後撞上傾斜的車頂，彈起來。我清楚地看到脚踏車落在汽車的引擎蓋上，前輪變成碎片，車體像軟糖似地彎曲。

接著，車身壓上了掉落地面、扁得像一隻青蛙的少年。這時——我清楚地發覺了這個少年是誰。

（降矢！你不就是降矢嗎？）

我對著仍舊冒著煙在柏油路上，拖拖拉拉滑行的汽車跑過去。

這時，我耳邊又響起了汽笛的尖叫聲。

我一邊跑，一邊想道：（奇怪！）剛剛發生事故，怎麼救護車就已經來了？不，說起來，我覺得我剛才就一直聽到救護車的汽笛聲，而沒有去管它。不，不是這樣。

那個汽笛聲好像預先知道這個事故會發生，在事故發生前就一直鳴響著。

（那裏會有這種事！怎麼可能有這麼不合邏輯的事！）我一邊仍舊向肇禍的汽車跑去，一邊這麼想。突然，我的脚變得非常的重，無論多麼想跑，身體總是不聽指揮。肇禍的汽車在這段時間內不斷滑行而去。

「等等！降矢，等等！等一等！」我喊叫，不，是想喊叫。但是只有張著嘴巴，聲音好像在咽喉裏結凍了，一點聲音都喊不出來。

我氣喘吁吁，全身寒冷，被難以忍受的焦躁感驅迫著……。

「你呀，你呀。」

我聽到這聲音，張開眼睛。

妻在我臉上俯視著我——原來這是夢。

「你怎麼啦？呻吟得好厲害。」

「……現在大概幾點？」

「十一點。唉呀！你流了那麼多冷汗……。」

妻揩拭我的額頭、臉、胸部，我精疲力盡。因爲剛才做了一個不合邏輯的夢，所以頭腦的焦點和現實很難符合。

一會兒之後，我恢復過來了。但是和假寐以前顯然不同的東西在我的心中產生了。（這不是尋常的事，我們想像不到的事件正在我們的身邊發生。而我正在捲入這個漩渦。）這就是在我心中產生的新的想法。

是否偶然

翌晨第一堂課是我班上的課，所以我點名時立刻發現降矢缺席。

我突然想起昨晚的夢，嚇了一跳，注視了一瞬降矢的空空的座位。不過，我立刻振作起精神，繼續點名，一面在心中罵自己：

（算了吧，他只不過是因爲流行性感冒或什麼別的原因沒有來罷了，你的神經有點疲勞了。）

可是，我心中卻一點都無法放輕鬆。

加以講課中今井、一色和和田眼光一閃一閃地想探查我的表情，我感覺到他們的視

線時，簡直受不了。我爲了趕走腦筋裏的雜念，也要更加熱心講課。

第一堂過了一半時，我和每個禮拜六所做的一樣，叫大家把課本合起來。我在每個禮拜六第一堂英文課的時間裏，都讓他們讀課本以外的其他英文，測驗他們的英文實力。

「今天出的是高中入學考試題目程度的東西，你們在心中準備好吧。」

One day he went to stay at a hotel in New York and asked the cheapest room and he said, "I am staying here alone and only need a small room ……,

我寫了適當的長度後，回頭向學生們說：

「到這裏爲止非常簡單。以你們的英文實力應該很容易做。誰來翻譯吧！先好好讀完整段。」

學生們稍微嘟喃了一會兒，但是立刻開始熱心地讀黑板上的英文。

「好了嗎？那麼，會的人舉手。」

最先舉手的是和田惠子。她雖然對英文很拿手，但是在這種時候率先舉手是很少有的事。我指定了她。

「好，和田，妳做做看。」

和田惠子拉開椅子站起來後，流利地翻譯道：

「有一天，他到紐約的一家旅館去住，他要求最便宜的一個房間，他說——」

說到這裏，她停頓了，面向著窗子的我回頭看她。

和田惠子漲紅著臉，呆立不動。我回頭看了一眼黑板上的英文，並沒有足夠使她停頓的艱深生字。

「怎麼啦？」我催促地說。

和田惠子的臉更紅了，她張開了口，可是不知爲什麼發不出聲音，就像是重症的口吃。

「啊，啊啊，啊……。」只漏出哽住了似的呻吟聲。

教室裏的全體學生嚇得目瞪口呆，注視著她。

和田惠子拚命想往下說：

「他……他……說：我……一個人……在醫院，被汽車……撞了。」

我吃驚，再度檢視黑板上的英文。當然那段英文裏沒有這句話。而我回過頭來時，剛才直立得像一枝棍棒似的和田惠子身體變成軟綿綿，就這樣倒在通路上。

教室裏的學生全體站起來。

我跑上去把和田惠子抱起來。

她臉色蒼白，失去血色，進入半昏迷狀態。

「到醫務室去請醫生或護士來。快！」我回頭向學生們大喝。兩、三個學生往走廊跑去。

「振作點，和田！」女生們從旁說道。

但是和田惠子只是微啓雙目，什麼都沒有說。

「老師，她怎麼啦？」

「不知道。或許是發生了貧血。」

我雖然這麼說，但是腦筋裏面卻旋轉著剛才和田惠子翻譯的句子。

「——我一個人在醫院，被汽車撞了——」

她的確是這麼說的。在這一瞬間，昨晚的夢又歷歷出現在我的腦際。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和降矢的缺席有什麼關係嗎？）

這時，門一開，有人進來。我以爲校醫或護士，回頭一看，是教員休息室的一個職員。他說：

「老師……對不起，在你忙亂中打擾你。醫院來了電話，說無論如何要和你談話……。」

「醫院？」我盯看職員的臉。

「是的。說是東松原的救護醫院……。」

「沒有說爲什麼事嗎？」

「有。老師，你的班上的確有個叫做降矢信高的學生吧？」

「當然有。他怎麼樣了嗎？」

「據說他昨晚深夜騎脚踏車被汽車撞了。」

我感到我臉部的血突然退落。

這時，校醫帶著護士來了。我吩咐今井叫兩、三個人把和田惠子送到醫務室並保持班上的秩序，我又請校醫照拂這件事，然後急跑到教員休息室，抓起聽筒。

「傷勢怎麼樣？很壞嗎？」我的聲音終於變成大聲叫嚷。

「不，傷本身沒有多大問題，只是一點點擦傷的程度。」主治醫師立刻回答。

我感到從心底湧出來的安心。

「那好……不過，他在住院吧？」

「是的。因爲撞了頭，必須先查查腦波，而且爲了小心……不過，明天大概可以出院。」

「謝謝你，大夫。還有，學生的家人有沒有來？」

「沒有。現在患者家裏似乎父親、母親和別的人都不在。據說父親出差了，母親在旅行……因此，我才通知老師。患者也說非要和你談話。對了，和患者發生碰撞的小汽車的司機也說過要來……。」

「知道了。我馬上就來。」我放下聽筒，覺得脚步輕飄飄。

我折回教室，對學生們簡單地說明降矢的事故，吩咐他們在剩餘的上課時間裏自修。有今井這麼牢靠的班長，在這種時候非常有幫助。

「老師，我放學後也會去醫院看訪，請你先替我問候降矢。」

今井這麼說，然後迅快地放低聲音說：

「老師氣色不好，是不是有點疲勞？不要緊嗎？」

然後他望望我的臉。

「沒有問題。那麼，這邊的事就麻煩你了。」

我說完這句話，又去教員休息室，向同事的老師們說明事情的經過，然後離開學校。從學校到救護醫院並不多遠，坐電車只有兩個站，我很快就到達醫院。

我向傳達室詢問，立刻知道了降矢所住的病房。這是一個有十個病床的大房間，降

矢的病床在最旁邊，靠著牆壁。

降矢頭上包著一層層雪白的繃帶，躺在床上。看到我，降矢的表情一下子變成僵硬、嚴肅。

「唉，老師……給你增添麻煩，眞是對不起……。」

「你說的什麼話？降矢，你遭到意外的災禍了，怎麼樣？不痛了嗎？」

「是的，差不多不痛了。聽說縫了三針，不過，已經行了。」

他說話的聲音比我預料的振作。

「聽說現在沒有人陪你。有沒有什麼需要？不要客氣，都告訴我，我會替你準備。」

「不要緊。我不需要別的什麼東西……而且明天就能出院。不過，老師……我倒是另外有件事要拜託老師。」

「什麼事？說說看。」

「這次車禍是我不好，所以當撞了我的小汽車司機來的時候，請老師告訴他不要擔心好嗎？」

我注視著降矢白白的臉，降矢這句話表現了我所不知道的降矢的另一面。

「到底車禍是怎麼發生的？如果以你現在的心情能說，就說說看。」

「我能說，也很想說。」降矢直直地看看我的眼睛，清晰地說。「或許是因爲老師，我才能夠只受到這麼輕的傷。」

「什麼？這話怎麼說？」我不覺問了一句。

降矢閉上眼睛，低聲說道：

「我昨晚怎麼都睡不著——父親和母親都不在家——晚上十一點左右，我騎脚踏車出去散步。」

「十一點左右？」我覺得背脊發冷。

降矢點頭，說：

「是的。晚上如果我腦筋不清爽時我就常在夜裏散步。這麼做，我的心情就會清爽。昨晚也是一樣，跑了一會兒，心情就舒暢了。所以我就想該回家了。想穿過大路進入小巷時，看到從對面來了一部小汽車。這時，我不由地想著種茂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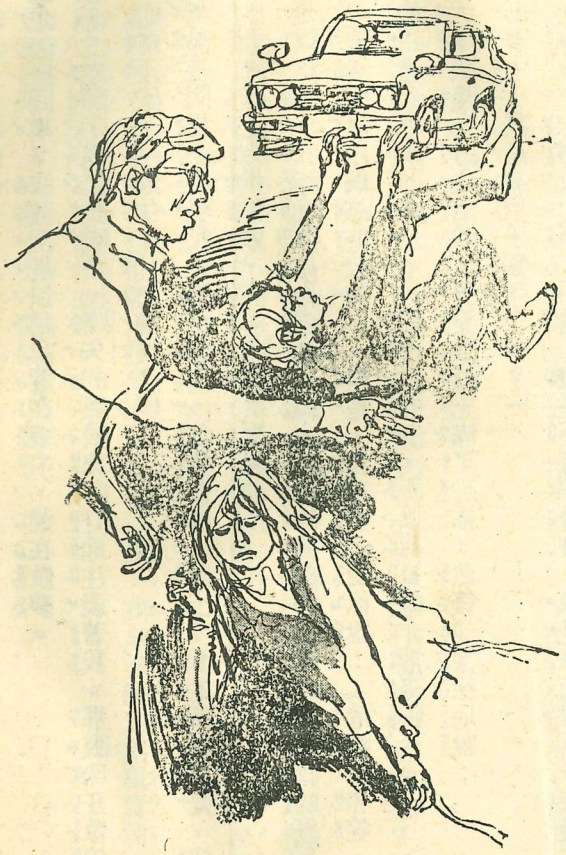
降矢說到這裏，言詞就不順暢了。他繼續說：

「這以後的事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說明得很清楚……當我看著那部車子的前燈時，腦中就一陣模糊。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是毫無理由地覺得如果我進入那燈光裏就能見到種茂，所以我就糊里糊塗地向疾馳而來的小汽車接近過去。當我發覺不對時，已經來不及折回了。而且小汽車的前燈照得我眼睛暈眩，手和脚不能動。大概司機也嚇了一跳，想閃避，但是沒有辦法。這不能怪他，因爲是我突然衝向車子的前面。」

我說不出話來，只能注視著降矢的面孔。

他繼續說：

「就在這時，我覺得好像聽到老師的聲音，我聽到老師在車燈的燈光外側說：『等等，危險，折回去！』同時我就從脚踏車上滾下來，想躲避逼上前來的車子。頭部不知撞到什麼昏迷了。醒來時，小汽車的緩衝橫檔就在距離我頭部兩、三公分的地方，輪胎下面，我剛才騎著的脚踏車被壓得扁扁的。如果我慢了一瞬間，我就和脚踏車一樣，被壓扁了——。」



我只是呆呆地注視著降矢的面孔。

所發生的一切和我昨晚做的夢幾乎相同。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甚至於以爲我還在夢中，還在做夢。

「老師……老師，你怎麼啦？」降矢的黑眼珠盯盯地注視著我。那眼珠好像銳利地看穿了我內心的不安。「發生了什麼事嗎？」

平常我無論被問得多麼執拗，也不會對一個受傷的人說出多餘的話。但是，這時候我心情非常脆弱，我乏力地點頭，回答降矢的問題說：

「事情是這樣的，我昨晚夢見你遭到車禍。夢裏的情形和你剛才告訴我的幾乎完全相同。當然，這可能只是偶然的一致……但是，我在夢中對你說：『危險，等等，折回去！』和你眞正遭到車禍同樣是十一點左右的事。所以我覺得非常奇怪。」

降矢瞪大了眼睛，盯視著我。那雙眼睛充滿了恐怖。然後他徐徐地說：

「在老師夢中，我是被車子輾死了嗎？」

「是的。你沒有來得及閃躲。不過，這並不意味什麼，只是夢而已。」我慌忙補充。

「在現實裏，我來得及……。」降矢突然抬眼看我。「老師，這僅僅是偶然的一致嗎？」

我嚇了一跳，覺得又被他看穿了內心。

「會不會是老師預先知道我會發生車禍，在夢中夢到，以心電感應呼喊我？也就是說，會不會是老師眞的救了我的命？」

如果是在平常時候，對於降矢的話我大概會立即一笑帶過去。什麼預先知道啦、心電感應啦，這些違反物理學和生物學的事我是絕對不相信的，而且，我認爲即使很像有這些事，多半也是偶然的一致或人編造出來的假話。

但是，這時候我的確在異常的心理狀態中，也可以說，我無法辨別非現實和現實。我突然想起剛才和田惠子病情發作的事。

「啊！這麼說……。」我不知不覺說溜了嘴。

「佐久間老師，什麼事？」

「就在剛才，在我接到關於你的通知稍前，我正在讓和田惠子解說一段英文。她在

解說中途說了一些奇怪的話，然後昏倒。」

我把當時的事用斷斷續續，但是令人聽得明白的話說了。於是，降矢臉上充滿了更嚴肅的緊張。

「老師……我請醫院的人員替我打電話給老師以後，心裏還拚命想著要早點讓老師知道我在這家醫院，我發生了車禍。說不定是我的心電感應經由和田產生了一種自動書寫的現象？」

自動書寫現象是一種超常現象，是一個人收到別人或別的靈魂的意思，把那個人或那個靈魂想說的以文字書寫出來的現象。也就是說，和田惠子以心電感應收到降矢拚命想著的願望，無意識中說出了降矢的想法……。

我們互相注視對方的臉很久。然後，降矢用很低很低，幾乎令人聽不明白的聲音說：

「老師，我好害怕……好害怕！」

他像一個幼童似地扭曲著臉說。

我很清楚地知道降矢的恐懼和不安。

現在在我們周圍的確正在發生無法用常識想像的、異常的事情。我的預先知道降矢發生車禍也好，在夢中喊叫的話救了降矢的命也好，和田惠子的自動書寫也好，都是在現實裏不會發生的，而卻發生了。這樣的異常事件相繼發生，不都證明種茂的失蹤事件也是超越現實的異常事件嗎？

也就是說，種茂不是果然消失到奇幻世界了嗎？而現在這種事不正逼近我、降矢和和田惠子身邊了嗎？……

我很晚才發現病室裏的其他病人以奇怪的眼光注視著我們兩人。但是我沒有感到多大的害羞。和正在我們周圍發生的大異變比起來，人們的好奇心也就算不了什麼。

異變的跡象

不久之後，我走出降矢的病房。

頭腦內部好似得到熱病似地火熱。心情比剛才多少穩定了一點，但是好似自己已經踏入別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奇怪心情並沒有多大改變。

諸位讀者，你有沒有遭遇過親密的朋友或親兄弟的死？如果有，那時候的深刻悲傷和精神痛苦以及喪失了無可代替的人的虛脫感會緊緊地抓住你，對你而言，你自己以外的人們就會看起來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和你沒有關係，不能互相了解的另一個世界——的住民。

對你極其寶貴的東西，對他們卻毫無價值。你由於深刻悲傷對一切東西都失去了興趣。而別人會若無其事地高興吵鬧，由於無聊的、愚劣的娛樂而許多人一起嬉笑。

你會以看無知、愚蠢的人的冷峻眼光看那些人。那些人之所以什麼感覺都沒有，是因爲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可怕的重大的事情就要在身邊發生了，而他們卻愚蠢地沒有感覺出來，還在傻笑……你有沒有這麼想過？

這時我感覺到的正是這種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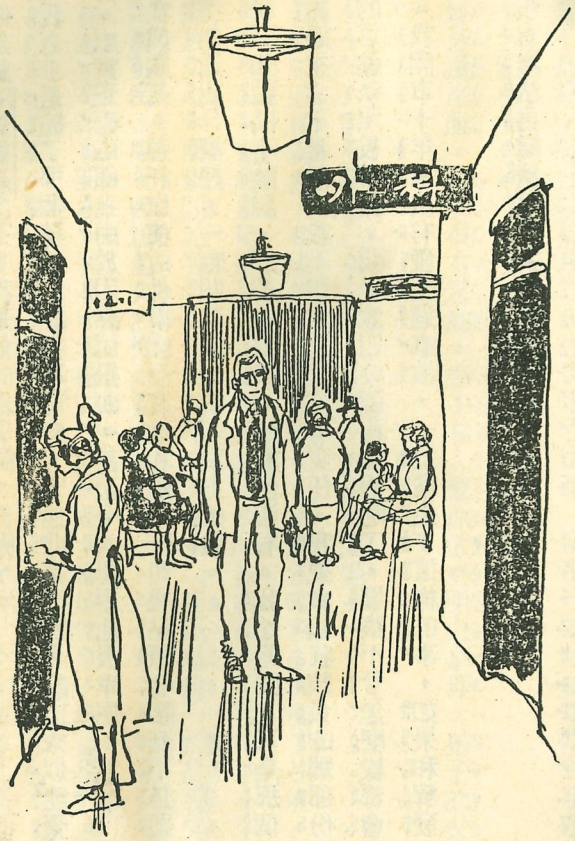
而且，我不能僅僅以冷峻的眼光看著人們，因爲正在逼近過來的可怕事情說不定會意外地迅速把你、我和對你我很重要的人們吞噬。

當我低著頭走下醫院的樓梯時，坐在正對面的等候室長椅上的一個男人站起來。他戰戰兢兢地走過來對我說：

「對不起……。」

我看看對方，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有什麼事嗎？」我說。



「你是那位中學生的父親嗎？」

「你是說降矢信高？不，我是他的班導師。你呢？」

「我……是撞了那個孩子的計程車司機。」他非常不容易說出來似地歪曲著臉，揉搓身體。忠實正直的面孔由於困惑而扭曲，甚至令人覺得他很卑屈。

「我眞該死。拜託你使這件事能溫和地和解。」司機點頭哈腰到不必要的程度。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一時間沈默地看著對方的臉。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那個時候我一點辦法沒有。我想避開，可是那個孩子卻歪歪倒倒地靠過來……當然，我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我要負起我該負的那部份責任。但是如果我的駕駛執照被吊銷，我一家四口就沒有飯吃了，警察不管怎麼樣都會認定汽車方面不對。我開車十年來沒有發生過事故，一旦發生了這樣的事，如果和解發生糾紛……。」

我沒有辦法再繼續聽下去，我插口道：

「不，警察一定是照著發生的情形誠實地說。那孩子本人也承認自己漫不經心。所以，大概不會發生糾紛吧。」

司機大概相當放心了，雙肩一垂，又低下頭，說：

「聽你這麼說，對我很有幫助。很少有人像你這麼明白事理，孩子的父親也會這麼說嗎？」

「孩子本人既然說自己有責任，這點大概沒有問題。」

「哦……這樣就好，幸虧傷勢好像很輕……幸虧當時我也減慢了速度。如果當時我正在使用快速度，他的傷勢恐怕就不會那麼輕。那時候我眞的毛骨悚然……。」司機大概是因爲放了心，所以開始嘴快而流暢地喋喋不休：「我以爲他一定是想要自殺，雖然這個話不能對別人說，因爲他突然衝向我的車子。」

「你這話不是有點誇大嗎？」我覺得有點快要上他的當了，所以反駁。「他是被你車子的前燈照得目眩，所以踹跚了吧。」

「不，那麼說就……」他認眞起來了，但是說到一半，注意到我的臉神，頓了頓。他的表情迅快地改變。「是的，或許就像你說的這樣，只是我有一會兒感覺到好像是那

樣而已……當然是像你所說的了，他眼睛暈眩了。」

再交談了兩、三句之後，我就甩開還要緊追不捨的司機，走出醫院。

爲了想辦法減少自己的責任而玩弄小花招的司機的態度使我心情更加暗淡。相反地，明白承認自己的失敗，儘量要免除對方麻煩的降矢的態度是很卓越的，我更加鮮明地感覺到或許因爲他們兩人的態度是這樣才會發生車禍。

我非常不願意就這樣單獨一個人思考這個問題。

這時我看到道路的那一邊有一個公共電話亭，我幾乎是反射作用向公共電話亭走過去。

我拿起聽筒後才取出小册子，找八卷三郎家裏的電話號碼。

電話鈴響了好幾聲後，我終於受不了心中的怯意，開始後悔打電話給八卷。但是，在我想掛斷之前，對方的聽筒被拿起來了。

「喂，哪一位？」是八卷的聲音。

「是我，佐久間。」

八卷沈默了一會才說：

「呀，是你啊。有什麼事嗎？」

「我想和你見面，有話和你談。」

「你想談什麼呢？」八卷粗暴地說，和昨天的語氣完全不同。

所以，我吃驚了。我本來任意地斷定八卷會喜歡我和他聯絡。

「種茂的事……。」

我說到這裏，八卷突然插嘴道：

「我記得我說過關於種茂的事我不想再使你麻煩了。你沒有理由再囉嗦了。」

我又吃驚了一次。八卷的語氣既不是冷淡，也不是粗暴——而是激動得厲害。多半是因爲他誤以爲我爲了就種茂的事對他要有所囑咐才要求見面。我等過了一會才說：

「我不是想囉嗦種茂的事。」

「那麼，是什麼事？」八卷刺探似地說。

「是什麼事，很難用一言半語說清。在種茂的事以外，後來又發生各種事，所以我想和你好好談談，請你快一點。」

「哦。」八卷洩氣地說，大概發覺了我已經反勝爲敗。

「反正和我相見一會兒便可以。」

「不，現在不行，我正好要出門。」

「我知道你很忙，等你事情辦完了再相見也可以。」

「今晚我無法回家。」

「是不是要被人家禁閉？」

「不，我是要去旅行。」

「哦，又是國外嗎？」

「不是，只是一、兩天而已。」

我總覺得八卷的語氣警戒著什麼，隱藏著什麼，也許這只是我的偏見。

我漸漸焦急、生氣。八卷和我之間的意見溝通很不順利。想說的不能爲對方了解，我覺得我很確當地表現了自己。

「那麼，暫時是不行囉？」

「不，沒有這回事。」八卷急忙地說。「我這次是演說旅行，星期一早上會回來，因爲星期一下午有新日本電視台的例行節目，所以必須趕回來……對了，如果你方便的話，星期一下午四時到電視台錄影室來好嗎？爲了排演和接洽我會一直在那裏。」

「好的，就這麼辦。在你要出門的時候打電話留住你，對不起了。」

「不，沒有關係，我不能立即和你見面才對不起……反正星期一見面就是了。」

八卷突然用超過程度的親切口吻說，這使得我心情更加不愉快。

我打電話到學校報告降矢的傷勢，走出電話亭時已經過了中午，學校已經放學了。

我信步走向車站。這時我才注意到天上只浮著一些捲雲，隨風起伏，是非常美麗的、秋天的晴朗天空；溫暖的陽光晴朗地照射著大地，我感到背脊被柔和的陽光包圍著。

我暫時沒有事做。

從時間分配好的日常生活裏突然被拋出時間限制之外，出人意料的自由——卻使人的心情感覺到困惑。

這時候的我尤其是這種心情。

問題迫在眉睫。

恐怕現在我們身邊就要發生什麼重大的事了。

但是現在我無法採取任何行動，即使想做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就在這種情形下，一眼看去好像沒有什麼事的現實背後卻有什麼事正要一件一件發生也說不定。就在這種情形下，一切都向著無法挽回的大異變一刻刻地前進也說不定。

儘管如此，我卻不能不袖手看著。

我精疲力盡，失魂落魄，茫然看著道路。

年幼的孩童歪歪倒倒地走著；年輕的母親帶著微笑守視著他們。速食麵店的伙計騎著脚踏車過去。一隻肥胖的花貓偷偷走過圍牆上面，一條躺在路邊的黑狗向上翻弄著眼睛盯盯地目送著那隻花貓。

在充滿柔和陽光的秋天的天空中，一架塞斯納飛機發出昏昏欲睡似的、悠哉遊哉的噴射引擎聲，慢慢地飛著。

（唉，我累了，我想找個地方休息。最好進入睡鄉，把一切都忘記。）我想。

我不知不覺來到電車的車站了。在車站的剪票口前面站著兩個中學生，好像在等人。注意一看，是今井和一色。

今井和一色發現了我，走過來。今井替我把手提包拿來了。

「上月老師說反正今天已經放學了，大概可以在醫院碰到老師，如果我要來，就把老師的手提包帶來。所以我就帶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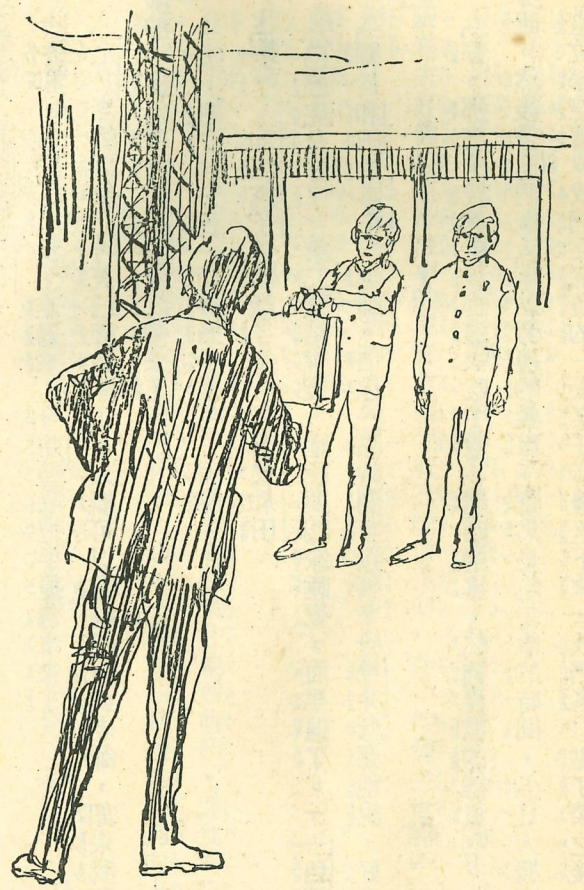
「哦，謝了。」我一面接過手提包一面說。

「對了，和田惠子怎麼樣了？」我想起和田。

「已經完全好了。第二堂結束後，她說要回家睡覺，而早退了。」一色回答。

「關於和田的事……老師，佔你一點時間可以嗎？」今井低聲地說，好像要告訴我什麼。

「好。那麼，我們就到那邊去吃中飯，老師請客，你們喜歡的儘量吃。」我強忍著疲勞說。然後帶他們進入車站旁邊的餐館。雖然是吃午飯的時間，但是大概因爲是星期六，座位都空著。我們在窗邊的一張桌子旁邊坐下來，我們各自點了菜之後，今井開始



說：

「老師，今天和田的事，您認爲是什麼？」

我覺得很麻煩，沒有回答，而回視今井。

「老師認爲那是『預知現象』嗎？」今井逼問似地說。

我不由地發了火，反問道：

「你認爲什麼呢？」

「大家吵鬧地說發生了預知現象，是心電感應。和田在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在回答老師的英文題目的中途，說中了降矢發生車禍的事，她說是由於心電感應而感覺出來。」

「我也覺得只能這麼解釋。」一色淺黑的臉上帶著激動的神色。「我以前認爲自己是合理主義者，不合科學的事一概不相信。但是當我親眼看到這種事情後……我覺得這種事情……也就是說，心電感應現象，在某種情形下是有的。」

我這時才發現自己一直沒有想到這點，我班上的全體同學都目擊了和田惠子說中降

矢發生車禍的事。我這時歷歷地想像到他們大概在眼睛發亮，聲音悄悄地到處談論著這件事。

（這個事件我漸漸地管不了啦。）

正在我這麼想的時候，今井對一色講的話進入我耳朵。

「不，一色，你不是眞正的合理主義者，如果你看到這件事後立刻肯定心電感應的存在，那你這一向只是科學主義者而已。」

我看到一色蹙著眉頭回視今井的臉。一色問道：

「這話怎麼說？」

「合理主義者只相信合乎理由的事。所謂合乎理由的事就是在科學上被證實的事。你之所以不相信心電感應是因爲心電感應沒有在科學上被實證。就拿和田的事來說，也沒有在科學上被實證。那或許是偶然的巧合，或許是有其他理由。但是你立刻就要丟棄實證主義，是不妥當的。因此，如果有人說你過去是因爲反對心電感應會看起來很科學所以才反對心電感應，你也沒有話說。這就叫做科學主義。」

一色被毫不容情地駁倒，漲紅了臉。不過，我卻和一色心情相同。今井所說的似乎很合邏輯，卻是教條式的，如果要應用於在我們眼前發生的活生生的現象，就顯得瞞不過人。

「但是……我不認爲那是偶然的巧合，要想認爲那是偶然的巧合，則一切都過份合適地巧合了。」一色提出反駁。

「正是那樣，一切都過份合適地巧合了。」今井慢慢地，似有用意地重覆一色的話。

「今井，你到底想說什麼？」我有點焦躁，問道。

今井轉身向我，壞心眼地說：

「老師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

（這個傢伙，好傲慢！）我心中發怒，說道：

「你還有話要對我們說吧？」

今井突然皺眉道：

「你們知道嗎？」

「別裝腔做勢賣關子，快說。」我發覺我的第六感中了，所以追問。

「老師的確不愧爲老師。對，我還有話要說。老師，和田昨晚去見了降矢。」

「哦！那又怎麼樣呢？」

「我認爲她那時候受到降矢暗示他會發生車禍。如果是這樣，那麼，她之所以知道降矢發生車禍住進醫院，既不是心電感應，也不是預知，只是單純的推測而已。我認爲這種想法合理得多。」

「可是，那只是單純的推測嗎？和田那時候非常異常，話說到一半就發作倒下去，這你不也看到嗎？」一色認眞起來說。我也正想這麼說。

「對，是異常。可是她從前天開始神經就有點在不正常狀態中，人在這種狀態中非常容易受到暗示。」今井說。

「可是，無論受到多麼强烈的暗示，到了第二天會用那種形式說出來，而且還發作，這……。」一色說。

「那是可能的，如果她受到强烈的催眠術。」今井盯著我的眼睛說：「我認爲和田受到降矢的後催眠。」

深淵

今井的話太出人意外，使我受到震驚，一時間說不出話。他又開口說：

「我在有名的催眠術師的表演中看過好幾次這種事。我也曾在眼面前看過受到後催眠影響的人。受到後催眠的人，從第一次的催眠醒來後，過一會兒，催眠師在給他後催眠時如果發出暗示過的信號，他就會在完全無意識中照著第一次催眠時受到的命令行事。比如說，在第一次催眠醒來前催眠師說『等一下我擦火柴的時候，你就把一隻鞋子脫下來放在頭上。』那個人就會眞的這麼做。」

「可是……那說不定是一種串通好的表演。而且，那是施行後催眠後立刻發生的吧

？無論怎麼樣的催眠術，如果說第二天還一直有效，其眞實性是令人懷疑的。」一色懷疑地細瞇著眼睛。

「那時候受實驗的是我的堂哥，所以不可能是串通好的表演。還有，一個在丹麥哥本哈根實際發生的事件。一個男人被叫做尼爾森的能幹而心黑的催眠術師在白天施行了催眠術後，每天晚上聽到午夜十二點的鐘聲就去搶劫，最後那個男人被送進精神醫院，尼爾森被判終身監禁。」

今井口若懸河地指責地說到這裏，又看看我的臉，繼續說：

「所以我們可以認爲她昨晚受了後催眠，今天照著那暗示行動。因爲降矢不在場，所以使她行動的信號是另外的事物，對了，例如老師說的話！」

今井敲敲桌子繼續說：

「老師每次出題目後就會說『會的人舉手』。這就變成了信號。」

他的語氣帶著好像得勝後的昂然自得。

這時，我們叫的食物送來了。

他等跑堂把食物擺好後，又開口說：

「佐久間老師，如果我們這麼想，我們就不必用心電感應和預知等不合理的東西也可以解開她的行動之謎。這樣不是更令人心情舒暢嗎？」

「或許你會心情舒暢，或許你所謂的合理主義那樣就能滿足。但是，如果照你這麼說，就有更奇怪、更令人想不通的事。」

「怎麼樣的事？」

「照你說，降矢昨晚告訴和田惠子他會發生車禍住院，對她施行催眠術了。但是，爲了使人覺得那是預言——心電感應，他必須去被車子撞，這樣笨的事他會做嗎？」

我看到今井回視我的眼光裏含有冷冷的東西，他的眼睛好像是在說：（降矢這個人是會這麼做的。）

我繼續說：

「不僅如此。退一萬步說，他眞的這麼做了，那目的是什麼？他爲什麼要冒可能重傷，甚至死亡的危險來捏造心電感應給人看？完全沒有意義嘛。」

「不，那是有意義的。他或許是想證明超能力的存在，以使我們相信四次元世界的存在。」今井眼睛發亮地說。

我說：

「你是說他不能證明奇幻世界的存在，所以他要捏造心電感應的存在？今井，那是你想過了頭。他不論多麼迷於奇幻界，也還不至於這麼做。我不相信他會這麼做，就如同你不相信心電感應或預知。如果你這麼簡單就相信那是降矢的捏造……那是因爲你恨他吧？」

最後那句話或許是做老師的人不應該講的，尤其對自己班上的學生這麼講，被人認爲有失教育者的風度也是沒有辦法的。但是，這時我已經忘記今井直二是中學生，我把他當做和我對等的大人了。

今井沈默了，一色也躊躇不安。周圍飄蕩著令人發窘掃興的空氣。

「飯菜快冷了，我們吃吧。」我一半遮羞似地說，並且開始吃。

兩人也依從著吃了。

我儘管肚子很餓，卻不覺得好吃。食慾不知什麼時候消失到哪裏去了。勉強吃進去的食物在胃裏令人感到重重的，我只吃了一半就停止。他們兩人到底是年輕人，吃完了他們的份。

今井大概一面吃一面想，當他放下筷子時，他立刻開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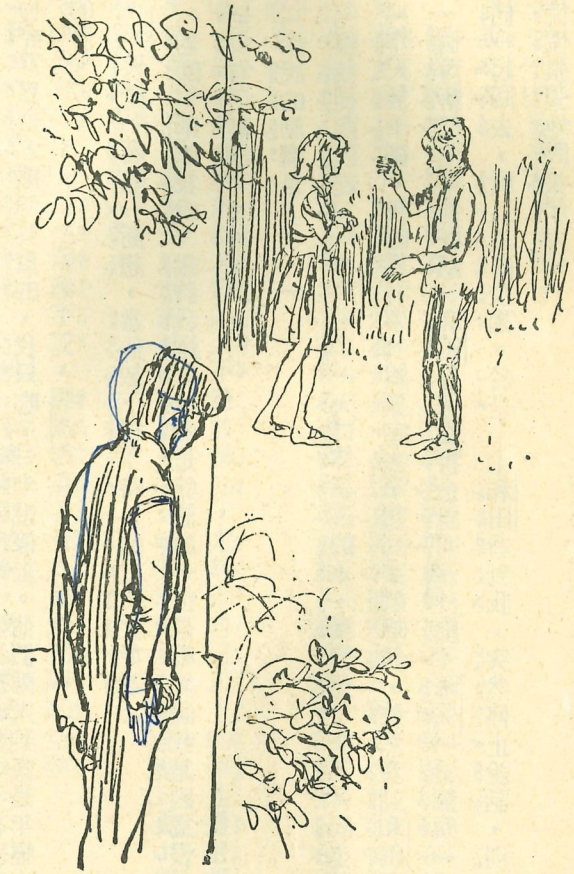
「老師，請聽我說。或許我剛才說的是錯誤的，但是不能說我是因爲恨他才那麼說。我至少有了動機才會那麼說。」

「你說的動機是……。」

「讓我從頭說起。」今井喝了一大口杯子裏的水，稍微想了一下，說道：

「昨天放學後，我因爲有事到娛樂室去，想回家的時候，忽然看到和田和降矢在校園的一個角落裏悄悄地談話。和田好像在拚命說明著什麼，降矢一邊點頭一邊聽。我想和他們一起回去，所以走向校園。於是——和田看到我，突然停止說話，別過降矢，一個人慌慌張張地回去了。」

我皺了眉頭，因爲我完全不知道今井說這些好像不相干的話，是什麼用意。



今井又說：

「後來——我回家後，到了晚上我就打電話到和田家，她卻不在家。她家裏的人說她說要到朋友家讀書，吃過晚飯後立刻出去了。我立刻知道她到哪裏去了，她到降矢家去了。」

「你是怎麼知道的？」我問。

今井突然稍微臉紅，但是抬頭說道：

「是直覺。不過，有理由。她前天晚上打電話到我家來——她對老師所說的那個怪電話的事，也對我說了。我還沒有聽完全部就笑出來。我告訴她那是種茂要的花招，或者是誰假裝種茂的聲調打了一個開玩笑的電話——說不定是一色做的。」

「不要胡說！我不會開這種玩笑。」一色一反常態，憤然否定。

我笑出來。

今井點頭，繼續說：

「可是她說那聲音的確是種茂的聲音，種茂不會開這種玩笑。她又以認眞的聲音說

他會不會落入奇幻界的溝而在呼救。我一笑置之。現在想起來……。」

今井停頓了一下，才繼續說：

「我本來應該多考慮她的心情，愼重地和她對答。我的確有一種習癖，就是有人說出不合理由的話時，我會當頭把他貶低……她生氣地掛斷電話。」

一邊點頭，一邊想：（原來如此）前天和田惠子一定覺得被我和今井當做傻瓜來笑了。

今井也和我一樣點頭，然後說：

「老師，和田一定是想不出辦法了，失去了商量的對手，變得心中不安，所以就打了那通電話給降矢吧。而降矢和我不同，他好好地聽她說話了。但是她說到一半，預料我可能去，怕我嘲笑，所以停止說話——這時她和他約好晚上再繼續談也是不足爲奇的，所以我認爲她昨晚和降矢見了面，可是……。」

今井突然稍微露出痛苦的表情，繼續說：

「今天早上我在學校遇到和田時，問她昨晚降矢說了些什麼。我這個人大概是用譏誚的口吻問。於是她回答說：『我沒有和降矢會面。』她說她到別的同學家去了。但是除了我，她還沒有親密到可以夜間訪問的朋友。」

我不禁笑道：

「這會不會是你自我陶醉？她可能眞的去訪問別的同學呀。」

「不。」今井稍微夾雜著激動的姿勢說。「她回答的時候沒有帶著感情——像雕刻那麼沒有表情，像機器人那麼呆板。和田這個樣子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她是比較會表現出感情的人，如果她覺得又被我侮辱，即使她說眞話，她應該會更感情用事地說。也就是說，她說話時好像記不得這件事似地。」

我一時間琢磨不出今井說的話的意思，皺眉問道：

「你是說她實際上去見了降矢，但卻完全遺忘了？」

「豈有此理！那有今早就忘記昨晚的事的道理？她又沒有患健忘症。」一色如鯁在喉似地說。

「就有這種事——不如說，能夠這麼做，如果是催眠術。」

「又是催眠術！」

「我說催眠術有什麼不對？催眠術在解開催眠前會說：『剛才的事忘了吧！』於是被催眠的人會忘記一切。極其初步的催眠術也能做到這一點。」今井看看我，抬手繼續說：

「我知道。不過，降矢不知在那裏學的催眠術？降矢眞的對催眠術很有一套。我因爲曾經和他一起去過催眠術社，所以知道。那個社團的首領還稱讚過降矢很有天才。」

「嘿……催眠術社的事情我知道，眞的是你說的那樣嗎？」一色的聲音充滿了懷疑。

今井不予理會，說道：

「老師知道不知道現在國中生和高中生之間催眠術大爲流行？我們已經秘密地做了一年的訓練，我已經覺得無聊而不再做了，但是只要對方合作，我也能在大約兩、三秒內使他進入催眠狀態。我現在就來催眠老師怎麼樣？」

我慌忙搖頭。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事情。對於學生的私生活我實在知道得太少了。

的確最近在社會上催眠術流行到異常的程度了。每一家電視台都必定演出這個特別節目。催眠術的講習會到處成立，函授俱樂部誕生，一般人……學生、家庭主婦、薪水階級都在各種各樣的地方學習催眠術。老早以前催眠術就已經相當流行了，但是這樣爆炸性地流行起來是最近的事。

我自認爲對催眠術並不反對，也沒有偏見。催眠術的確有種種功用，在外科手術方面可以代替麻醉，很早就被部份醫院使用了。對自己所施的自我催眠被作爲對人恐懼和畏縮的心理療法使用。在這些方面，催眠術是很有用的。

可是，我對於催眠術的異常流行總覺得下流、卑賤。我討厭人類不以自己醒著的狀態去面對事情而以一種幻覺狀態欺騙自己來考慮事情。實際上社會上和我意見相同的人也不少。心理學家和醫生之中也有人警告說催眠術的流行會發生現在想像不到的壞影響。

何況國中生這些十幾歲的少年少女熱衷於催眠術，是很可疑的。讓我們想像好了，應該精力充沛的少年少女互相催眠道：「你想睡了，你想睡了，眼皮睜不開了……。」睡眼惺松地，不照自己的意志行動那種光景。

這不是過份怪誕的光景嗎？對現實感到無聊、倦怠，只對幻想的世界有興趣，放棄自己的意志來生活，這對於人類，對於年輕人來說不是太歪斜的生活嗎？其中不是散發著腐敗和頹廢的氣味嗎？

這大概和嬉痞的想法——對社會和世界的現狀絕望，拒絕積極的生活方式——有關係。我無法同意這種想法。

我皺眉。

「老師，這樣一來，你明白了我剛才爲什麼會說降矢對和田使了催眠術嗎？」今井說。

「哦，明白了。」我恢復清醒。「可是，我不知道降矢爲什麼要這麼做。想想看，自己去讓車子撞，無論有什麼理由，總是不正常的。我很難認爲降矢會做這種事。」

「老師，你說的是。所以我才想把這件事告訴老師。一想這件事……我就害怕得不得了。不知道爲什麼非常害怕。」

今井的眼神好像在說他想不通這件事。

這時，我突然想起剛才降矢也重覆說害怕，害怕。那種絕望的表情又浮現在我的腦際。

他們害怕什麼？

降矢到底面臨怎麼樣的深淵？那個深淵到底在那裏？

地震

過了不久，他們兩人說要去醫院看降矢而走了。

我告誡他們現在不要拿各種問題來質問降矢，因爲我想如果不告誡他們，他們到了醫院會搞不清是去探病還是去質問。

受傷而躺在醫院裏的人如果受到質問的攻擊，會受不了，尤其被質問到記不得的事情時更是如此。

他們兩個走了以後，我叫了一杯咖啡，一邊喝著，一邊茫然思想這幾天發生的事。聽了今井說的話，事件變得更加複雜了。在沒有聽他說催眠術的話以前，我似乎已

經開始認爲的確有什麼想像不到的異變——奇幻世界和這個世界發生短路，使人消失的異變——眞的開始發生了。可是聽了今井充滿確信的合理主義的想法，聽了他那段關於催眠術的話以後，我的想法忽然變成游移不決了。

假如降矢眞的給了和田那種暗示而爲了使人以爲是心電感應，故意發生車禍……那麼，到底有什麼目的？

今井說降矢是爲了證明奇幻世界的存在，但是我無法相信這種說法。不管今井怎麼說，剛才降矢聽我說和田惠子預言了降矢的車禍時，降矢的反應是眞實不假的。剛才降矢叫了一聲：

「老師，我害怕。」

那一聲絕對不是花招。

他由衷害怕的樣子是顯而易見的。他那時候清楚地感覺到大異變的看不見的手正在一步一步接近我們身邊，而非常恐懼。由於令他毫無辦法的恐怖，他在發抖。不管那是眞的還是假的，反正降矢自己是相信的，到底不像是花招。

但是，假如那是花招……除開今井所說的以外，會不會有什麼理由？例如，降矢會不會是爲了現在不能說的重大理由而要花招？能不能認爲他是爲了讓大家知道奇幻界溝的存在，使大家不致於遭受從奇幻界溝來的可怕的災難，而作拚命的努力？

我一邊想著這些，一邊茫然看著店裏的電視，電視正在播送新聞。在被破壞得亂七八糟的建築物中，大羣的人在收拾混凝土牆壁和屋頂的殘骸。那似乎是亞洲那個國家的都市最近發生地震的消息。從受害的嚴重看來，似乎是相當大的地震，死傷的人也相當多吧……。

這時，我發覺桌子上的咖啡杯開始在碟子上喀嗒喀嗒地發出聲音，窗子也在喀嗒喀嗒地搖動，身體也不安定地搖動，我吃驚地看看店內。

四、五個客人和女侍應生不安地面面相覷，不知道在哪裏的狗害怕地吠叫著。

「地震，很大的地震！」一個女侍應生用嘶啞的聲音說。

我覺得這個偶然的巧合很奇怪，所以再看看電視的螢幕，螢幕上還是映著被殘酷破壞的都市的光景。

（……好像是用時間機器看著兩、三個小時候的狀況……）我立刻這麼想。

正在這麼想的時候，我突然受到強烈的衝擊。

人們發出尖叫聲，同時離開。椅子倒下，桌子上的碗盤發出很響亮的聲音翻過來。天花板上的枝狀燈架開始大搖大擺。地板彷彿發生了地表滑動似地移動。一直忍耐著坐著的我也終於站起來。客人們爭先恐後地跑出去，其中一個跌倒，發出誇大的尖叫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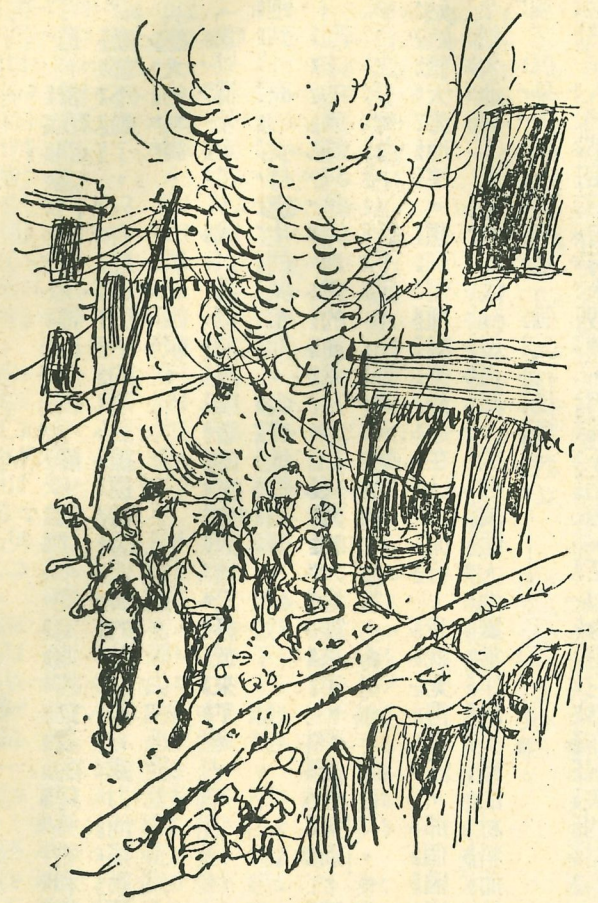
「把火熄滅！」

「不要慌張！」

好像是老闆的一個男人在廚房那邊這麼叫喊，那聲音奇怪地不像現實的聲音。

搖動平靜了一會兒，又強烈起來，不知道從哪裏傳來玻璃破裂的聲音。店的建築全體開始發出咭唏咭唏的聲音。不知道是關掉了電源還是停電了，店裏面的電燈熄了，變成薄暗，電視螢幕上的畫面也消失了。

我站在店裏的正中央，透過玻璃門看外面，家家戶戶的門口都有人飛快地跑出來。小孩發出膽怯的哭泣聲。大聲叫喊著什麼的男人的聲音也清晰地傳來。



搖了很久，現在只要來一次大震動，這一個店舖也許就會塌下來。我突然感到危險，走向門口。

可是，當我到達門口時，搖動已經平靜，剛才不安定地搖動著的建築物和地面又恢復到一動都不動了，只有拉在空中的電話線還帶著地震的餘震很有威力地搖動著。

「好大的地震……大概有四級。」

「我以爲死定了，我以爲以前談論著的東京大地震終於來了。」

跑到外面的女侍應生們興奮地、尖聲地談論著。

「剛才的或許只是大地震的前兆呢。如果眞的大地震來了，不僅是東京，甚至整個日本都會沈沒到海中也說不定。」老闆大聲說笑。

姑娘們大聲地笑。想到這種說笑最近在日本流行，我就覺得奇怪。那個國家有這種民族？把大地震——可能牽連到幾百萬人的毀滅性大地震當作說笑話的材料而沾沾自喜的民族？但是實際上這卻是一個流行現象。

當然，人們不相信會有大毀滅，因爲不相信，所以會把它當作說笑的材料。但是，這樣的心理不能說沒有包含著期望毀滅來臨的念頭。不能說沒有暗中希望大得沒有道理的大變異來臨的念頭。想起來，這眞是奇怪的——而且可怕的現象。

我回到座位上，咖啡已經流在碟子上，我覺得喉嚨乾渴，就把變成半涼不熱的咖啡送入口中。

我忽然爲妻擔心，她非常害怕地震，很輕微的地震也會使她手脚顫抖，身體不能動。

我走到公共電話旁邊，撥了號碼。電話鈴響了，她卻沒有來接電話，響了五次、七次、十次、十五次，還是沒有來接。她好像不在家。我放下了聽筒，不由地感到不安。當然，她一定是出去買東西，不在家。我雖然這麼想，但是心中還是害怕妻會不會發生什麼災變——例如，會不會像種茂那樣消失了？這種沒有理由的恐懼盤踞在我心中，怎麼也消除不了。

我注視著電話機，突然想到和田惠子不知怎麼樣了？她會不會也原因不明地消失了？我不知道爲什麼會想起這些，我慌忙拿出筆記本，翻開記事那一頁，尋找和田惠子家的電話號碼。

電話鈴一響，就有人來接聽。

「那一位？」聲音很低，好像是老太婆的聲音，但卻是和田惠子的聲音。

「是我，佐久間。你沒出事，好極了。」我一放心，不禁說出這樣奇怪的話。一定是想把剛才的地震和下次要發生的事件聯結起來的念頭在我心底無意識地作用著。

「老師也發覺了。」和田惠子用低沈的，好像壓死的聲音說。

「發覺了什麼？」

「剛才的地震。」

我毛骨悚然，背脊發冷。我說：

「剛才的地震怎麼了？」

「你明明知道，還要問。」和田惠子含笑說。「那不是普通的地震，是奇幻界震動結果的地震。現在日本羣島正要變成奇幻界震動的線帶。以前只有很小的裂縫，以後會變成很大的裂縫……更多的人會掉進去。」

我懷疑自己的耳朵，不覺把聽筒拿到面前看看，蟲鳴似的、微弱的聲音還在喋喋不休。我覺得自己好像站在現實和幻覺的境界上。

「……老師，種茂的消失實際上並不是奇幻界消失的第一個案例。降矢看到的沼津的女人也是，被認爲普通的失蹤的許多失蹤事件中有很多是掉進奇幻界裂縫中的失蹤。現在我和老師都將被吸入奇幻界的裂縫中去了。沒有人能阻止這件事。老師，你是不是在聽我說話？」

我無法回答，只是傻瓜似地把聽筒按在耳朵上，專心聽著對方——和田惠子——的老太婆似的嘶啞聲音。她又說：

「不僅是日本而已，圍繞著太平洋的環狀火山帶正好和奇幻界震動的震源帶互相重疊著。在美國的太平洋岸——洛杉磯和舊金山——發生的原因不明的消失事件、在南美的智利、菲律賓、紐西蘭、澳洲發生的失蹤事件，全都和這個震源帶有關係。……下次大規模的奇幻界震動發生，奇幻界的裂縫出現時，那一帶就會掉進奇幻界的深淵裏面。這也是不久的將來的事……。」

電話突然掛斷了。

我幾乎要跳起來。

這是因爲我覺得好像是奇幻界震動發生了，電話因而斷了——這個世界和那個世界的聯絡斷了似的。

不過，當然那只是公共電話十塊錢通話時間結束，自動斷了而已——可是，我卻全身出了冷汗。我感到額頭冒出的汗非常冷。

我慢吞吞地放下聽筒，會過帳，走出餐館。

外面，剛才的地震已經被遺忘，當然的、和平的禮拜六下午若無其事地繼續著。

秘密俱樂部

禮拜天的報紙把昨天的地震刊登得相當大，地震的規模是六·一級，震源在銚子外海二百公里的海底，深四十公尺，東京是震度四級的中震，還是相當大的。

不過，因爲地震是在白天發生，而且沒有發生火災，所以除了幾間老朽的建築物傾斜之外，只有一些建築物的牆壁潰落，發生裂痕而已，沒有太大的損害。大家擔心的海嘯和滿潮也沒有什麼不得了。昨天就解除了警報。我的妻也沒有出事。

妻說她正如我想像地出去附近買東西。當她和熟人站著聊天時遇到地震，發生了貧血，休息了一會兒就回家。

除此以外，我家裏的損害只有我房間裏的書架上堆積了兩、三層的書本掉下來，費了一些勁整理而已。

也就是說，沒有發生任何不得了的事。

但是積存在我心底的芥蒂很難消失。不，因爲不能對任何人說出來，所以變成更堅硬、更不愉快的硬塊，從裏面侵蝕我心情的平靜。

我覺得這樣非常愚蠢，想把它忘掉。我看書，想讓心情沈靜下來，又看輕鬆簡單的電視節目，想改換心情。

可是，越這麼做，心裏的硬塊越帶著更強的異物感回來。硬塊對我耳語道：

（你想忘記是沒有用的，想否定是沒有意義的，危機已經逼在眼前，而你知道這點，你還是先有個心理準備比較好。）

每一次這樣的時候，我就像一個被宣告得了癌症的病人不能不想到死一樣，不能不重複想起和田惠子那嘶啞的聲音，那毫無道理，但是令人由心底害怕的話。

「你最近眞的很奇怪，是不是有了外遇？」禮拜天早上，妻看到我坐在早餐前一點食慾都沒有，爲了人情動著筷子，就這麼說。

我苦笑。

但是看到妻的眼睛，我不能不覺得妻的確不愧爲妻。

雖然好像是開玩笑，妻的眼神卻眞的很厭煩。她就這麼擔心我最近的奇怪樣子。

「很可惜，我沒有時間搞外遇。對了，很久沒有看電影了，一起去看電影吧。」我勉強說得很有精神。

這的確是個好主意，只要看著電影，或許至少在這段時間裏能把心中忘不了的憂慮趕走也說不定。

妻高興得像個小孩。

準備了一下我們就出去了。

可是，爲了想攔計程車走到大街上時，我被別的想法迷住了，我很想去訪問種茂家。我對妻說：

「我想在看電影之前先到種茂家看看，好不好？種茂離家已經整整一個禮拜了。他

母親一定很擔心吧。我想去跟她談談……也許後來警察局有了什麼消息也不一定。」

「如果警察告訴了她重要的消息，她該會給你電話呀。」妻臉上突然露出生氣的神色。「我了解你的心情，但是希望你也稍微爲我們夫婦倆想一想，我希望至少今天一天把一切都忘掉，好好地享樂！」

我稍微吃驚，回視妻。妻眞的在生氣。

我想這也難怪，一個禮拜以來，我對家裏的事都心不在焉，只沈思著事件。可是，這也是我們自身的問題。沒有把這個問題弄得一清二楚之前，我們不可能有什麼快樂——我很想這麼說明，可是如何說明才好呢？

我無法說明。我知道，即使我說明了，只有被人認爲精神有問題而已。

我們似乎互相注視了很久。

妻終於聳聳肩，說：

「好了，我輸了，我們去種茂家。你這個人眞是個認眞的人，當然從前我就覺得你很認眞，不過，現在更深切地感覺到了。沒有辦法，誰叫我是認眞人物的太太呢？我跟你去。」

妻已經在笑了。

「對不起，我會盡可能早早辦完這件事。」

我們攔了一部計程車，讓司機開到種茂家。

我們下了計程車，按種茂家的電鈴，種茂的母親出來，我看到她的臉，覺得還是來了的好。只經過一個禮拜，種茂的母親就憔悴得很厲害，眼睛下面已經有黑色的窩兒了。她對我們表現出高興的臉色——但是，苦惱的表情同時掠過她的臉。

我一看，玄關裏有一雙客人的鞋子。

「哦，有客人。那麼我們就告辭了，我只是想來看看後來怎麼樣了。」

「不，沒有關係，請你務必上來。這位……與其說是客人，不如說是刑警。」後半句說得很小聲，使在客廳的刑警聽不到。

我大吃一驚，心中忽然想到最惡劣的事態。

（是不是發現了種茂的屍首？）

「是不是來通知關於種茂的事？」我小聲而嘴快地說。

「不，據說那件事還是一點眉目都沒有……他說爲了供搜查的參考，來詢問關於學校及同學們的種種事情。」

她把我們請進客廳。

種茂的父親今天也在家，正在和刑警談話。

我第一次看到種茂的父親，沈著深思，很像種茂。他把我介紹給刑警。

這個刑警名字叫做大橋，是一個體格魁偉，待人和藹的中年人，他遞給我一張名片，名片上印著警視廳少年課巡佐的頭銜。

我向大橋巡佐問了兩、三個關於種茂的問題，得知他不是直接擔任失蹤事件搜查的工作，他承辦少年犯罪防止的工作，因爲和別的案子有關，所以來詢問某些事情而已。

依然沒有一點種茂的消息，對東京和地方上的親戚、父親的朋友、種茂的同學等一切地方聯絡的結果，種茂都沒有去過。

「他身上沒有很多錢，想到他在哪裏，如何生活，我就擔心……。想到他會不會加入壞人的一夥，我就……。」種茂的母親含著眼淚說。

「這點妳不用擔心，種茂不是這種孩子。他是個很牢靠的孩子。」很少講話的種茂的父親這時明白而嚴肅地說。

我看看他的面孔，那不是做人父親的偏心眼兒，而是對孩子的性質有確實把握的充滿自信的臉神。我由他這一句話就對他有了好感，他說：

「我因爲工作的關係常常出外旅行，在家裏的時候也很少和他聊天，不知道他爲了什麼而離家出走，不過，我認爲不是對家庭不滿，而是對人生問題有苦惱。」

「我也這麼想，所以我爲自己的指導力不夠而反省著。」我說。

「不，這不能怪老師，而且兒子必定快要回來了。」

「可是，已經快一個禮拜了……。」種茂的母親哽咽著說。

種茂的父親默默地交叉著兩臂。

我覺得我們該走了，對種茂母親說些鼓勵的話之後，就告辭。

「那麼我也告辭了。打擾你們了，請你們不要灰心，好好等著。事情不久就會水落

石出吧。」大橋巡佐說著，和我們一起站起來。

從種茂家出來，到達大街之前，我們默默地走著。到達大街，我想告別時，大橋巡佐說：

「佐久間老師，我不會佔你很多時間，請你陪我五、六分鐘好嗎？我有點事情想請教你。在種茂家也可以，但是在他父母面前不大好談……。」

我有點吃驚，不過沒有理由拒絕，所以答應了。我們進入一家茶館後，他立刻打開話匣子說：

「事情是這樣的，最近我正在調查在國中生和高中生之間，暗中擴展的秘密俱樂部似的東西。」

大橋巡佐瞅了我太太一眼，繼續說：

「這種俱樂部是一種桃色俱樂部……。」

「唉呀，討厭。」妻不覺說出。

大橋巡佐說：

「不，現在的孩子很早熟……社會全體有這種潮流，他們又能看到太多的黃色新聞和載滿了裸體的雜誌，所以早熟是當然的……但是，這種俱樂部有點不同。」

「怎麼樣不同法？」我稍微加強語氣說。

「本來是催眠術的俱樂部，所以那些會員小孩都會催眠術。在彼此做催眠術的賽跑當中，因爲是小孩，就漸漸發展成所謂不純交遊……。」

「請你等一下，我也知道他們之間已經開始流行催眠術。其中大概也有越出常軌，走上不純交遊的。但是，由警察來取締不是太過火嗎？我想這是教育的問題，不是法律的問題。」我嘴快地說。

當然我也很擔心少年們走上不正行爲的路。我覺得少年走上性遊戲的路是不好的，但是我反對由警察來取締，這顯然不是治療生病的花草而是連根拔除。

大橋巡佐一時瞪大眼珠看我，說：

「不，老師和我們的見解不同是很可惜的，不過，暫時不談這個。這種俱樂部並不只因爲那樣就吸引了我們的注意——他們有吞食走私進口的迷幻藥以加强催眠效果的嫌

疑。」

「吃迷幻藥？」

「是的。有些孩子被强迫吃了迷幻藥，接受强暴，或從家裏拿了東西或錢出走。最近已經有好幾個孩子由於迷幻藥的影響變成神智不清，結果跳下懸崖而死或神經被破壞得一蹋糊塗，變成不治的精神病，這顯然是屬於我們警察的職務範圍，所以我們出頭調查。」

我啞然無語。

大橋巡佐點點頭，又開口道：

「我們在調查種茂藤夫的失蹤之後，知道了他不久以前還參加著某一個催眠術俱樂部，而且他離家出走時的情況也和普通的不同——我懷疑種茂藤夫是不是秘密俱樂部的會員也是當然的吧。」

「可是……。」

「你對於自己的學生不願意作如此想法，你這種心情我也了解。但是我們過去輔導的少年他們的父母和老師也沒有一個注意到這個事實。在沒有人知曉的時候，秘密俱樂部令人意想不到地在青少年之間生根了，難怪我們擔心吧。」

我沈默了，我沒有辦法回答，羞慚使我覺得兩頰發燙。

「不，我不是說這個責任應該只由老師們來負擔。不過，這是不得了的事，我們必須在大衆傳播機構發現而大作文章之前掌握某種程度的線索，我們必須根除秘密俱樂部。」

大橋巡佐眼睛瞪得很大，目光炯炯。那雙眼睛放射著非把少年的不正行爲打倒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鬥志。

「所以我想請問你，你班上一定有和種茂藤夫很親密、對催眠術有興趣、又過度具有幻想性向的學生吧——請你把他的名字告訴我。」

我聽到這裏才清醒，我覺得血液往頭上衝，我說：

「大橋先生，就算我知道，你以爲我會告訴你嗎？」

大橋巡佐露出不高興的臉神，他說：

「我好像無法讓佐久間老師了解我說的話，或者了解是了解，卻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我認爲你沒有正確地抓住問題，你片面地認定他們是不良少年，不尋找其原因和更好的解決方法，只想用力量壓制。如果你這種態度代表警方的想法，那我就不能和警合作。」

「這個事件已經交給我處理，我的想法就是警務處的想法。」大橋巡佐用鬱悶的聲說。

「把有興趣於催眠術、具有幻想的少年一個一個審問、恐嚇，來造成合乎警察意思的人，這就是警務處的想法嗎？」

「他們在玩弄違法的迷幻藥，當然是和暴力團體有關連的犯罪預備軍，你想庇護他們嗎？」

「違法犯罪可以用法律處罰，但是跡近於預防逮捕和事前訊問的做法是豈有此理的越權行爲。」

「哦，你想攻擊警方？」

「我在批判你的權力至上的想法。」

大橋巡佐帶著非常可怕的神色瞪我。然後，他的神色慢慢溫和下來。

「總之，佐久間老師，你最好到醫院去訪問一次被秘密俱樂部犧牲掉的小孩們。他們已去了記憶，認不清父母兄弟的面孔，形同廢人。看了一眼那個樣子，就會想必須加以遏止。不是把他們當作外人，而是當作自己的孩子，就會受不了。」大橋巡佐這麼一說，抓起拘票，離開座位。「總之，今天就說到這裏。不過，請你記住——如果我得不到你的合作，我就是採取稍微粗暴的手段，也要達到調查的目的。」

大橋巡佐肥胖的身軀悠哉遊哉重重地踏著地板走出茶館時，我保持著原來的姿勢，一動不動。

「這個傢伙好討厭。」

妻這麼一說，我才想起她跟我在一起。我默默點頭，然後啜飲已經變冷的、難喝的咖啡。

我的腦中好像海上起了黑夜的暴風似的，一切問題雜亂地糾纏在一起，分不出哪個是頭，哪個是尾。不，還不如說，我和有時候到處是頭，也是尾，就像怪獸似的問題相格鬥。

這樣想著，心情就變得很奇怪，我站起來說：

「好，看電影去吧！」

「眞的要去？」妻半信半疑地抬眼看我。「我覺得什麼地方都不想去了。」

「不，既然出來了，就照預定看電影吧，看完電影，找個地方吃飯。」

妻看看我，她的眼睛好像在說：（你是個頑固的人。）但還是什麼都沒有說，只跟著我走。

當然我並不想看電影。

但是，如果就這樣回家，我很可能不知道做什麼好。我很想逃避逼上來的問題，僅僅逃避一會兒也好，只要在電影院裏靜靜地呆著，我想我大概就能稍微躲藏起來。

我們進入電影院看最近很出名的、提倡人類愛和兄弟愛的愛情電影。最大的十五歲

，最小的五歲的五個兄弟，有時勤懇，有時稚氣而幽默，有時勇敢。他們在痛苦的命運和社會的狂浪中明朗而剛毅地生活下去。我想這個電影的確有它出名的道理。爲什麼？因爲容易流淚的妻在電影上映中一會兒拿出手帕，一會兒收起手帕，一會兒把手帕弄成一團，一會兒用手帕擦眼淚。

可是，我幾乎連它的情節都不知道。

我看著眼前的大銀幕上美麗的彩色畫面出現又消失，消失又出現，只强烈地意識著一件事。那就是可怕得無法形容的災禍——具有千變萬化的變身能力和不死身體的怪獸似的不祥之物——有力地、確實地向著我們逼近。

在這一切複雜問題的深處，隱藏著叫做奇幻界渦動、不是這個世界的現象。大橋巡佐拚命想壓制的秘密俱樂部之所以會形成也是因爲奇幻界的裂縫漸漸擴大，致使少年們在無意識中墮入虛無主義。

對了，秘密俱樂部的犧牲者實際上只是開始掉進奇幻界溝，因震驚而精神失去正常的犧牲者而已。如果眞是這樣，那麼無論怎麼樣掙扎，反抗也沒有用了。毀滅已經來到那裏，快要把我們一口吞噬了。

我在黯黑中好幾次感到頭暈，緊緊地閉上眼睛。

我們吃過飯回到家裏已經是晚上了。

回到家裏還沒有坐穩，電話就響起來。

我嚇了一跳，好像看可怕的怪物似地注視電話機。我想它一定又要說出什麼壞消息了。妻拿起聽筒，她對我說：

「是新日本電視台的一位先生打來的。」

我皺著眉接過聽筒，我猜不到是誰打來的。

「噢，是佐久間先生嗎？唉呀，終於被你接聽了，我從剛才就一直不停地打。」是很爽朗而嘴快的男人的聲音。

「我剛才出去了一會兒，有什麼事嗎？」

「我想知道八卷三郎的聯絡地點，所以打電話給你。你知道吧？」

「我知道八卷三郎，但是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

「不知道？糟糕了……你能不能推測他在哪裏？」

「我沒有辦法推測。他說他要去從事演說旅行，所以你可以問他太太。」

「可是，他太太也不知道。而且他不可能在從事演說旅行。」電視台的男人說了奇怪的話。

「可是，他是這麼告訴我的。」

「哦，那麼他把你也隱瞞了……他是出去爲明天的節目取材呀。」

「取材？怎麼樣的？」

「他說要會見一個很重要的來賓。」

「那個來賓是誰你不知道嗎？」我粗言暴語地問。

「我就是不知道，所以很爲難。八卷先生說對於明天的節目要採取徹底的秘密主義——要做成很好的節目使全日本讚嘆。他興緻勃勃，但是對內容一點都不肯透露。徹底到取材旅行都不帶一個本台的人……。」

我清晰地想起電話中八卷吞吞吐吐、模稜兩可的說話。

「他昨天一走，就沒有音信了是嗎？」

「是的。他堅定地和我約好一定在今天傍晚以前打電話給我。他自己也知道如果不這樣，劇本就來不及，因爲這個節目是現場播出的……。如果劇本來不及，那就妙了。眞是沒有辦法……。」

電視台的男人這麼說了之後，又嘟喃了一會兒，才一再叮囑我一有連絡就叫八卷打電話到電視台給他，然後掛斷電話。

我在起居室坐下來，拿出威士忌酒，我沒辦法不喝酒。

八卷果然騙了我，他計劃瞞著我偸偸把種茂的消失事件在電視上播出。

當然，他所謂的重要來賓一定是種茂。一定是種茂不知從哪裏和他聯絡，他飛快地去接種茂了。所以他那時候才會對我說那樣模稜兩可的話。

一個原因不明而消失的少年一個星期之後在一個遙遠的地方被發現了，而且這個少年完全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來到這樣的地方，而且這個少年只記得作了幾百公里的空間移動。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認爲這個少年被捲入了奇幻界渦流，被拉進了奇幻世界，又因爲某種不知的原因再度回到現實。關於這種超自然現象有許多人提出種種報告，但是這個少年才是全國第一個眞正的經驗者！」

我彷彿看到八卷三郎在電視攝影機前這麼說，而在亮相。

八卷從老早以前就有爲了自己的野心滿不在乎地利用別人而不感到羞恥之處。他覺得種茂的消失事件可以作他電視節目的上好材料。我不知道誰最先把種茂的事情告訴八卷，反正八卷一開始就有把這件事作成節目的決心。

他上次來看我，大概就是想爲這件事取得我的諒解，他看到我的態度後改變了心意。所以星期六我告訴他要和他談談時，他就欺騙了我，想偷偷把節目播送掉。

這個傢伙是不可原諒的。

他爲了自己的節目可以不管種茂藤夫的死活。

我不能讓種茂爲了這種節目被扯出來，不能讓種茂在衆人好奇的眼光下被瞧熱鬧。

「你不能再喝了，明天要上課呀。」妻在旁邊憂心忡忡地說。

但是我還是繼續喝酒。

醉意越濃，我的憤怒也越深切。

（可是，如果照我所想的那樣，八卷又爲什麼沒有和電視台聯絡呢？）

我喝得很醉以後才想到這點。

當然，八卷爲了把節目保持秘密到最後，不告訴任何人他所在的地方，也是可能的。可是不告訴電視台的人就奇怪了。

要是說電視台的那個人對我說謊，也是不太可能的，因爲他是不知道八卷的行蹤，有了麻煩，才打電話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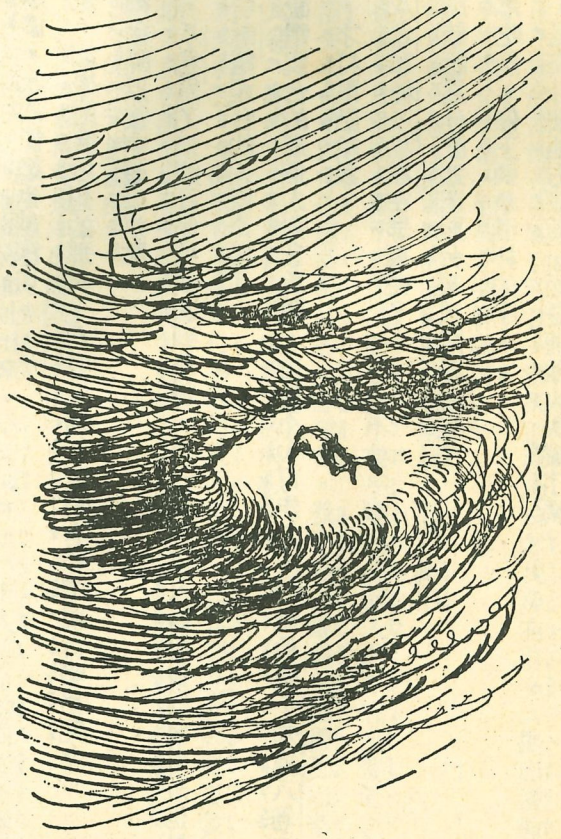
到底八卷和種茂現在在那裏呢？

不，應該說爲什麼連電視台都被隱瞞著呢？

我突然吃驚，停下要拿酒杯的手。

八卷不是在什麼地方躲著，而是連他也失蹤了嗎？

會不會種茂要八卷去，而八卷到了那裏後也被奇幻界的裂縫吸進去而消失了呢？



所以八卷才會到現在還沒有在任何地方出現嗎？

我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酒。

我覺得我的頭變成一塊大岩石那麼重，頭裏面有熱呼呼黏糊糊的物體起伏流動。

「你睡在那裏會感冒，好好睡在床上吧。」妻的聲音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我隱約覺得我的手和肩被用力拉了幾下。

我就這樣呼呼大睡了。

電視錄影室

我醒來時，因爲强烈的宿醉，頭很痛，全身倦怠，情況非常壞。

「誰叫你昨天喝那麼多酒？能去學校嗎？」妻嗤笑著說。

我用冷水洗了好幾次臉，好容易恢復了一點生氣，只喝了一碗味噌湯就去學校。

一直到昨天還是好天氣，但是一夜之間天氣突然變了，天空陰得黑壓壓的，冷雨稀稀落落地下著。

我機械地開始講課。

今井和一色來了，但是降矢和和田惠子缺席。

第一堂終了後，我飛快地跑回教員休息室，打電話到電視台，但是八卷還是沒有和電視台聯絡。我要接電話的人把擔任這個節目的導播叫來，但是他說時間還早，導播還沒有來。

第二堂上課我總算能恢復平日的狀況，但是到了第三堂我又焦躁起來。我非常想讓學生自習而自己找個地方閉居，但是當然我不能這麼做，我鞭策著自己好容易把整堂上完的時候，全身都出了躁汗。

中午休息時間我到外面去。

我跑進學校旁邊的公共電話亭，又打了一通電話到新日本電視台。八卷還是沒有和電視台聯絡。我想起八卷的家，打電話到他家，可是接電話的是一個幫傭，這個幫傭說八卷還沒有回來，八卷的太太也外出了。

我再度打電話到電視台，叫八卷的節目的導播，可是導播還沒有來，我說找助手或任何人也可以，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談這件事。我想：

（是不是電視台隱藏了八卷的居處？八卷是不是躲在家裏，佯稱不在家？）

我沒有辦法不越來越懷疑，我甚至於覺得每一個人都串通好來欺騙我。

可是這一切如果不抓著八卷來質問是不會明白眞象的。

我走出電話亭後，就進入茶館，喝咖啡消磨時間。爲什麼？因爲我不想讓任何人見到我，也不想和任何人談話。

下午的上課開始了。

時間過得很慢，我急於到新日本電視台去。只要在電視台的錄影室等著，不管怎麼樣，應該能見到八卷。就八卷來說，他大概不會拋棄這個節目，所以在晚上十一時播出時間以前會不顧一切趕到電視台吧。說不定我還能在那裏見到種茂。

說不定？

不……說不定八卷和種茂都永遠消失了。或許他們現在正在無人知曉、不知何處的這個世界之外漂流而去呢。

「老師！老師！這樣回答可以嗎？」

我突然發現自己讓一個學生把答案寫在黑板上之後，就呆呆地站在講壇上撐著下顎

。學生們帶著奇怪的神情注視著我，我慌忙集中精神於講課。

但是，我的心思動輒逸出眼面前的現實而轉向這一個星期中發生的複雜怪異的事件。而且在我的心底經常有那莫名其妙的危機感和切迫感在起伏、流動。

「佐久間老師，你今天眞的有點怪，早退去休息怎麼樣？」同事上月老師看我這個樣子忍不住說。

我忍受著苦楚好不容易上完了最後第六堂而出來時，全身累得名符其實地像一灘泥。但是，重要的事情現在才要開始。我先回家一趟，吃過晚飯後，鞭策著自己疲倦的身心前往新日本電視台。

大顆的雨點已經停了，但是濛濛細雨無聲地下著，這是一個黑暗而寒冷的夜晚。新日本電視台在年輕人走向流行尖端的繁華區的一角。一到那附近，氣氛就突然改變。那一帶地方有一種非日本、非外國、而是無國籍的——異樣氣氛。

面對著大街排列著費盡心思做各式各樣裝飾的時裝店、美容院、阿哥哥茶館和高級餐廳。穿著迷你裝、喇叭褲、迷地褲、獵人裝的女人和男人絡繹不絕地結伴走著。大家都在模仿電視明星和歌星，虛榮和物慾、野心和享樂，以及空虛在旋轉——我每一次來到這裏就有這種感覺，是連環畫劇似的市街。

我走進燈火輝煌的電視台前門，穿過經理人和導播們吵吵鬧鬧的廣大門廊，到傳達室。

傳達室的人回答說八卷還是沒有來。我舉出導播的名字，拜託說一定要見導播。傳達室的很可愛的女孩用電話說了一會兒後，教我怎麼走到導播所在的那間錄影室，我雜在人羣中坐了電梯，又穿過迷宮似的通道走到那間錄影室。

我推開掛著「預演中」牌子的大鐵門，看到裏面是一間寬敞的錄影室，到處放著大道具的背景和臨時做成的半圓形表演壇。好幾架電視攝影機和電燈、麥克風雜亂地散佈著。作業人員和助手們左來右往。在略爲中央的地方，站著一個在電視上看過的主持人和一個穿著運動上衣、帶著耳機的好像是導播的人。

主持人看看錶，對導播說：

「已經九點了，這麼一來不就沒有預演的時間了嗎？八卷到底怎麼了？別的主持人

和來賓都準備好了，不能再等了。」

「我知道，所以我才這麼焦急，反正再等二十分鐘看看。如果到時八卷還是沒有消息，他的節目就用別的節目代替好了。」

他們兩人焦躁地、嘴快地說。聽聽他們的口氣，就知道八卷確實還沒有到錄影室來，也沒有跟他們聯絡。

我走到導播他們面前。

「我有一點事要對你們說。」我說。

於是他們兩人停止談話，轉過來。

「什麼事？」

「我是八卷三郎的熟人，叫做佐久間，松陰國中的英文老師。」

他們兩人互相瞟了一眼。

「八卷怎麼樣了嗎？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裏嗎？」主持人突然緊逼著問我。

「我正要問你們呢，我從早上一直在找他。」

「那麼，他果然是失蹤了……對不起，你找八卷，和今晚的節目播出有關係嗎？」

「有。我知道八卷想強制地讓我們學校的一個學生在這個節目裏出現，所以趕來。八卷也想見這個學生，問問情形。」

「請等一等……也就是說，八卷說要帶來的那個來賓是貴校的學生嗎？」

「多半是的。」

「你的意思是……。」

「那個學生一個星期以前離家出走，至今行蹤不明。」

「原來如此……。」主持人點頭道。

好像八卷把事情的一部份向這個主持人明說過了。主持人瞟了導播一眼，又說：

「八卷吩咐我們在揭開蓋子以前要絕對保密。但是到了這種時候，我就是不說也沒有用了。不過，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簡單地說，他說要把日本第一個經驗了奇幻界失蹤現象的人帶來。這個人原來是你們學校的學生？」

我默默地點頭，但是心中感到很大的問題。果然八卷計劃做如我想像的事。但是他

的計劃出了差錯，要不然，他早就應該在錄影室出現了。

「這的確很奇怪，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故。好，決定了。」導播看看手錶說。「八卷的節目取消了，用催眠術表演來填補這個空檔。你就說八卷因急病不能來之類適當的話。現在要去接洽變更部份，你立刻來吧！」

說完，導播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主持人和藹地笑笑，看我，說道：

「因爲這樣，所以今晚你的學生的問題已經沒有了。那麼我失陪了，如果方便，你就去看看表演吧。」

主持人也把我一個人留在那裏走了。

穿著袒胸露腿、短而閃閃發光的舞衣的舞娘們和眼熟的、面貌滑稽的、好像是喜劇演員的男人一擁進來，錄影室中頓時熱鬧起來。頭上的照明設備重新點亮了好幾處，錄影室從剛才的作業場氣氛一變而成華麗的歡鬧氣氛。

音樂也不知從那裏響起來了。

我深深感覺到自己置身在不適合的場面。

但是我卻不想就這樣回家，現在還是九點多，八卷不一定不會來，反正我必須等到節目開始。

我在錄影室中避免著妨碍預演而踱來踱去。

電視攝影機不照的錄影室有很多塵埃和污點，像倉庫那麼雜亂。出現在螢幕上時顯得很漂亮的廣告用商品和置放這些商品的桌子都沾著塵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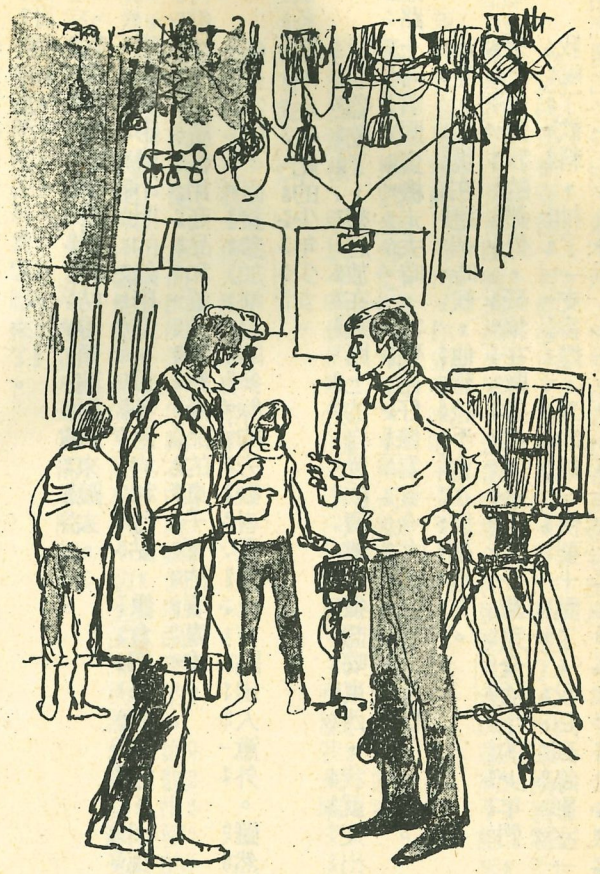
錄影室中不直接參加播出的多餘的旁觀者很多也有點出人意外。雖然是夜晚，卻有很多國中生年紀的少年少女。

我喉嚨乾了，想起放在通路上的自動販賣機，很想喝東西，我就走出錄影室。我在通路上向著販賣機走去時，我覺得好像看到今井直二在前面閃了一下。

但是，在現在這個時候，他應該不會在這個地方。

果然那是我的錯覺，聚集在販賣機旁邊的是一羣完全陌生的少年們。

我喝了飲料，抽了一支香煙，看看錶，快要十點了。我回到錄影室一看，剛才騷然混亂的情形已經完全改變，出演的人各就各位。攝影機和照明設備也都在一定的位置了



。已經進入正式演出的態勢了，最後的預演開始了。

我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正要說開場白的主持人。

「喂，喂……你是松陰國中的佐久間老師嗎？」突然有人從背後小聲問我。

我轉身看去。

那裏站著一個年輕人，好像是節目助理。

「是的，什麼事？」

「有你的電話。」

有我的電話？我非常吃驚。

知道我來這裏的只有我的妻。是不是家裏有了什麼急事？要不然，是不是又發生了什麼變異？

我覺得彷彿冷不防被攻擊了一下。

「請走這邊。」年輕人領我走出錄影室。

在長長的通路上走了一段路後，我們走到寫著「編制組組長室」的、很大的辦公室

。裏面雖然排列著長排的辦公桌，很像報館，但是大概因爲現在是夜晚，只有疏疏落落的幾個人。年輕人把我帶到一張辦公桌上面的電話那裏。

「就是這部電話機，是外線。」

「謝謝。」我把聽筒拿起來附在耳朵上。

「啊……是老師，好極了。」低而僵硬的聲音，是降矢的聲音。

我失望了……同時很擔心爲什麼降矢會追蹤到這種地方打電話給我。

「降矢嗎？你怎麼了？」

「老師，我找你找了好久。我以爲找不到你了，很擔心。我有件事必須在今晚之內告訴你。」

「什麼事？」

「這件事……在電話中很不好講。老師，對不起，能不能請你現在就到我家來？」

「現在？到你家？」我有點吃驚，模仿他的話反問。

「拜託你，老師。我無論如何必須在這裏見到你。」

「這件事和八卷及種茂有關係是嗎？降矢。」

「咦？」

我沒有想到距離好幾公里的人的震驚會通過電話這麼清楚地傳來。降矢沈默了一會兒。通過這靜寂，通過電音，降矢大吃一驚，吸了一口氣的聲音清晰地傳來了。

「老師，你爲什麼……爲什麼會這麼說？」不多久，降矢用嘶啞而老氣橫秋的聲音問我。

「並沒有明顯的根據，只因爲我見到新日本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他說或許八卷見了種茂。」

「是的，老師！這件事和他們兩人有關係。老師，如果你不趕快來，會變成不得了的事，請你趕快來好嗎？」

我看手錶，剛過了十點。如果我現在就去，節目開始的時候，我就不能在這裏。不過，既然降矢說爲了八卷和種茂的事要見我，我暫時離開也可以吧。

「好，我去。你家的地址是櫻上水——。」

「我會到車站接你。」

「好，大概一個小時後就會到達。」我放下電話，向出口走去。

惡寒

電視台的通路上還到處有國中生和高中生一晃一晃的。我曲折穿過他們，搭電梯下去，從正面的門廊走出。

我想在電視台前面坐計程車，但是大概因爲時間不湊巧，計程車站已經排了長龍。我只好坐地下火車。

晚上的地下火車坐滿了微醉回家途中的薪水階級。我聞到他們的酒氣，聽到酒醉的人特有的怪腔，我焦急地想大聲對他們訴說：

「現在就要發生那樣的事情了，你們竟然還能這樣悠哉遊哉！」

在幾乎客滿的地下火車裏，我身體一動都不能動地被顛搖著，一種奇怪的非現實感漸漸强烈起來。

我突然開始覺得這一向的事情是虛構的事件。

人在夢裏常常會發覺那是夢，誰都有一想到（呀，這不是夢嗎？）就突然醒來的經驗。

這時候的我正是如此，我感到會不會在今天一天似乎很長又似乎很短的時間裏發生的種種事情迅快地從記憶中消失，而在它們消失後的一瞬間我醒來，發覺自己正在家裏的床上——或書房的假寐床上，而回到現實？

（不……說不定自從一個星期前在俱樂部發生的事情以來的全部事情都是夢？是不是種茂沒有出走，和田惠子沒有說出奇怪的話，降矢也沒有遭到車禍，和平常一樣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的平平凡凡的日子一直繼續著？）

這麼一想時，另一個更奇特的想法立刻毫無預兆地閃過我的腦際。

（也可能正好相反，或許我在不知不覺中從向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的世界來到另一個世界了。或許在這另一個世界，奇幻界消失和心電感應會家常便飯似地發生。或許我沒有注意到自己已經進入這另一個世界才會無法相信這一切……。）

想到這裏，我覺得自己很滑稽，覺得在不知不覺中把幻想和現實混雜起來的自己像個傻瓜。

「哈，哈，哈。」我不禁小聲地笑了。

我旁邊抓著吊帶的一個年輕職業婦女皺眉看我。她大概以爲我也是喝醉了的人之一。我慌忙停止獨笑，開始把精神集中於降矢打電話來的事情。

到底降矢有什麼事要告訴我？爲什麼不能在電話裏說？爲什麼非在今晚相見不可？

爲什麼要我到他家去？

想起來全都是謎。

唯一可能的就是八卷找到了種茂，把種茂偷偷帶到降矢家去了。

爲什麼要偷偷帶去？——我能想出來的就是聽大橋巡佐所說的秘密俱樂部。說不定正如大橋巡佐所意料，種茂是秘密俱樂部的重要會員之一。或許俱樂部裏發生了問題…

……例如吃了迷幻藥的會員發瘋或死了，種茂無法處理，所以離家出走。如果是這樣，那麼降矢在電話中不好說，還有非常急著要我在今晚之內去，以及要我到他家去，都可以了解，因爲種茂被警察追趕著，既不能外出，如果不趕得快一點恐怕會被警察找到。而八卷把電視節目擱下不管或許也是爲了處在這種境遇的種茂。

我逐漸覺得這種解釋是對的，如果是這樣，奇幻界神秘就會煙消雲散，事情就會變得非常現實……不過，反過來說，也就變得那麼棘手。

這麼想著的時候，地下火車已經到站了。我急忙改搭京王線。霧使得夜晚的黯黑帶著白色。空得意外的車廂內冷冰冰的，到達櫻上水是一眨眼之間的事。大概因爲夜已深，天氣又不好，所以走下月台的人最多只有二、三十個人。

我最後一個走出收票口，這時雨已經停了，黑夜的市街淺淺地浸在濃霧裏，近處的路燈附近很亮，遠處則白濛濛地陰暗。先走出收票口的人們眼看著在白霧中變淡，消失，就好像電影中的一幕，很有意思。

我把外衣的領子翻起來，環視通路，卻沒有看到降矢。我走到鐵路交叉口，透過黑暗一看，有人從對面很摩登的茶館出來，頭上紮著繃帶。

是降矢，他小步跑上來，說：

「對不起，老師。我因爲來早了，覺得很冷，所以進入那邊那家茶館。我要的咖啡才送到一會兒，老師也一起到茶館去好嗎？」

我們進入了那家茶館，裏面意外地寬敞，內部裝璜很漂亮，坐著大批的年輕顧客。旋律很有味的搖滾音樂好像要響澈人的腑臟。

坐下來，要了一杯咖啡後，我注視著降矢，說：

「那麼，你說吧。到底有了什麼事？」

降矢本來俯視著桌子，終於抬起臉來說：

「老師記不記得上上個星期在學校的娛樂室和我們談話這件事？」

「當然記得。」

「那時我說了神秘消失的事，大家都說那不可能，說那是我的錯覺。我說我覺得神秘消失又要發生了，或許我自己將成爲受害者而消失——這點老師也記得嗎？」

「記得。」

「老師——我說錯了。」

「爲什麼？」

「成爲受害者的不是我，而是種茂。他不僅僅是離家出走，而是成爲神秘消失的犧牲者。」

我不知道如何答話，只能回視著降矢嚴肅的目光。這件事我嚴重地想過，但是聽到別人說出來，卻又覺得非常離奇，不可能有。

「你……只是推測著說，還是有什麼證據？」

降矢露出握有重大情報的人特有的意味深長的神情。

「當然有證據，所以才會請老師來。不過，只要老師仔細一想，就知道老師自己也看見證據的一部份。」

「你說的是什麼事？」

「就是八卷先生的事。」

在搖滾樂的噪音中，很難聽清楚降矢低聲說的話，所以我探出身體。

「八卷的事？」

「是的。老師今天到新日本電視台去見八卷先生了吧？老師知道了他原因不明地失蹤了吧？他也被奇幻界渦動捲進去而消失了。」

「可是，降矢，只有這點——只是他失蹤了——不能成爲任何證據呀。八卷是不是眞的消失了固然還不知道，他和種茂的關係也不清楚。」

「很清楚！」降矢焦急地大聲說，但是立刻皺著眉頭按一按紮著繃帶的頭，大概是一大聲說話，頭就會痛。「八卷先生得到種茂打的奇幻界電話，就去找種茂。但是對於掉進奇幻界溝的人是不能去救的。雖然很可憐，但是只能放著不管。如果漫不經心去救，自己也會掉進奇幻界溝。八卷先生正是如此——他自己也被捲進奇幻界渦動的旋渦，從這個世界消失了！」

這時我嚐到我們周圍的氣氛突然改變的怪異感覺。震耳欲聾的搖滾噪音消失了，我們在奇怪的寂靜之中。

「可是，降矢，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我知道，我有知道的理由。」

「可是，接到種茂打來的你所謂的奇幻界電話的人不只是八卷一個人。我的太太也接到好像是種茂的人打來的不清楚的電話。對了，和田惠子也接到了。」

我沒有想到我這句話會使降矢受到那麼大的震驚，降矢想把放在膝蓋上的兩手伸到桌子上，一隻手碰得很重，另一隻手碰到幾乎沒有喝過的咖啡杯，咖啡從杯子裏溢出來，流到碟子裏。

「對了……爲什麼我一直沒有注意到？」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喂，怎麼啦？你臉色蒼白呢。」

「糟了！」降矢用恐怖得顫慄的聲音說。

「什麼事糟了？」

「和田……這次和田會成爲神秘消失的受害者！」

「爲什麼？」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掉進奇幻界溝的人來了聯絡，絕對不可以回應。老師，請你打電話給和田，請你告訴她暫時不要接任何電話！」

「等一下。」我感到背脊發冷。「我太太也接到和和田接到的幾乎相同的電話。那電話本來是打給我的，因爲我不在家，所以由她接了。」

降矢搔了一下頭，但是緊接著說道：

「師母不要緊，老師。那個電話不是打給師母的，是打給老師的，而且師母沒有想要尋找種茂的行蹤。所以師母不會被拉進奇幻界的溝，危險的倒是老師。老師一直在尋找種茂的行蹤，而且對小危險不當一回事，老師要小心才好。」

我慢吞吞地站起來，我放心得自己都覺得奇怪。

「老師，快點！我求你快點！」降矢指著茶館靠裏進的電話亭催促道。

「打電話給和田嗎？可是怎麼樣說明好呢？」

「什麼都不必說明，不要說問過我。不，絕對不可以說現在和我在一起，只要叫她不要再接電話，老師說的話她會聽從，這是爲了她的安全！」

我不得已只好走向電話亭，因爲我拗不過降矢的勢勁。撥了號碼之後，對方的電話鈴聲響起來，接通了。

來接電話的是和田的母親。我向她道歉這麼晚打電話去，騙她說學校有重要的事務必須請和田惠子來聽電話。

我突然害怕和田惠子的母親會驚慌失措地回答說惠子不見了。

但是這只是我的過慮。

和田惠子不多久就來接電話，大概是已經睡覺了，被叫起來，所以聲音非常不和悅。

我照降矢告訴我的說了，我以爲她一定會吃驚，會反問，會想知道種種理由。可是我一說完，惠子就什麼都沒有回答，喀噹一聲把聽筒放下。

我覺得很奇怪。

我歪著頭回到座位上。

「怎麼樣啦？」降矢問我。

我把惠子的反應原原本本地告訴他。他的額頭浮現了言語無法表達的安心。他把身

體一下子靠到椅背上，閉起眼睛。

我要的咖啡已經送來了。

我半機械地想把糖放進咖啡。

「噢，糖我已經放進去了，老師喝一杯就夠吧？」降矢張開眼睛說。

大概因爲很疲倦，又很冷，所以我覺得熱呼呼、香噴噴的咖啡味道太好了。

「那麼，告訴我吧，降矢。你爲什麼對這一切那麼確信？老師一點都不知道其中道理。」

「這……。」降矢想說出來，小心翼翼地掃視四周。他的樣子好像警戒著什麼看不見的人在竊聽我們的談話。

我一邊看著降矢這個樣子，一邊繼續喝咖啡。

「老師……只用話說還不如讓老師看明確的證據，請老師喝完這杯咖啡，然後跟我來。」他把臉湊到我面前說。

「不必急。請老師慢慢品嘗咖啡，然後跟我來。」降矢注視著我的眼睛又說：

我不知道爲什麼覺得背脊發冷，不過立刻就好了。我覺得我對降矢的信賴是由於喝咖啡而變熱的身體中湧起來了。

我照著降矢所說的，慢慢的一口一口品嘗著咖啡，我從來沒有喝過味道這麼好的咖啡。

「喝完了嗎？」

「喝完了。」我看看咖啡杯裏面，點頭說。

「那麼請跟我來。」

「好，跟你去。」我回答後站起來。不知道爲什麼這時我覺得茶館裏面和剛才完全不同了，非常寂靜。

霧中

走出茶館，我不禁站住了。霧比剛才濃很多、深很多，宛如電影裏面的一個鏡頭，很神秘，很美麗。

走起路來時，霧就在脚邊和身體周圍打著漩渦流動，纏繞，像生物似地在周圍跳舞。

「很美麗吧，老師。」

「噢，很美麗。」

「就好像在夢中。」

「簡直就是夢。」

我們一邊交談，一邊在霧中走路。

周圍只有白色的霧了，回頭也看不到什麼，只有投射著淡黃色光線的街燈在路的兩側排列後退。這光景使我想到如果在這個世界迷失或進入另一個陌生世界大概就是如此。

「老師馬上就會看到證據了。」降矢用一種獨特的語調很奇怪地說。可是不知道爲什麼，我聽起來卻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我會看到怎麼樣的證據？」

「奇幻界震動將要發生的證據。老師馬上就會看見，無論頭腦如何頑固的人也非信不可的眞正的證據。」

我變成很奇怪，儘管我心想降矢居然能滿不在乎地說出很難出口的話，但是我對於他說話的傲慢語調卻不介意。

「看了以後，老師就不會把我當作夢想家或騙子。」

「大概不會吧。」我同意。「好遠哪，降矢。還在前面嗎？」

「就要到了。老師看到在這條路盡頭的東西了吧？」降矢從白色的霧中迅快地出現，注視著我的眼睛，舉手直指前面。

道路完全被霧籠罩著，就像發光的白色河流。河流不斷地閃閃發光，向左右搖動著。不知何時我已經不是在走著，而是在那發光的河流中輕輕地漂著。沒有踏著地面的感覺，大概是因爲心情的關係，好像沿著河面以很大的角度飛上空中。道路盡頭和霧在打著漩渦的天空相接，而相接的部份發著五色的光，不停地彎曲、伸直，伸直、彎曲。

「噢，看見了，看見了，這太美了。」我聽自己的聲音就好像聽別人的聲音似地覺得很遠，我喜孜孜地竊笑。

「老師，這就是通向奇幻界的道路，路的盡頭就是超越時間的門。」

「通向奇幻界的道路——超越時間的門。」我像小孩似地重覆著降矢的話，心裏想果然如此。爲什麼這樣明白的事我卻左思右想，這反而是奇怪的。

被降矢拉著手，我穿過光流，站在眼前開始展開的廣大無際的廣場前面。廣場前面有一座高聳的塔。這一定是門。

「老師，蹲在塔的階梯下看看，可以聽到奇幻界通訊，這個塔本身就是天線。」降

矢在我後面說。

我照降矢說的蹲在階梯下面，我接觸到令人發冷的金屬，有了奇怪的地點錯誤的感覺。不過，習慣了這冷之後，我忽然聽到聲音：

「這是什麼地方？——我在什麼地方？——啊，誰來，誰來，誰來！」

我吃了一驚，站起來，看看周圍。於是那聲音立即停止。我再蹲下去，這次我聽到非常刺耳的，咭！咭！的雜音。顯然是種茂的聲音開始從那雜音深處傳來。

「啊，誰，誰來呀——誰來救我吧！」

這聲音是非常難以形容的，如哀、如悲、如訴、如恨的聲音。

是的，已經毫無疑問了……種茂果然掉進奇幻界溝，不能逃出來，而在痛苦。從奇幻界的深淵那頭拚命呼救。

必須趕快救他。雖然自己可能因爲救他也掉進去，但是對於那樣痛苦的人我不能袖手旁觀，我不能見死不救。

「您要怎麼樣？要去救他？」降矢問道。

我回頭一看，降矢已經變成發光的、巨大的綠色螳螂。他每一次呼吸都使他那脹大的、又肥又軟的腹部大大地起伏，他現在注視著從塔的那邊向這邊翩翩飛來的一隻大蝴蝶。

「還是要去，要去救他。」我也注視著那隻蝴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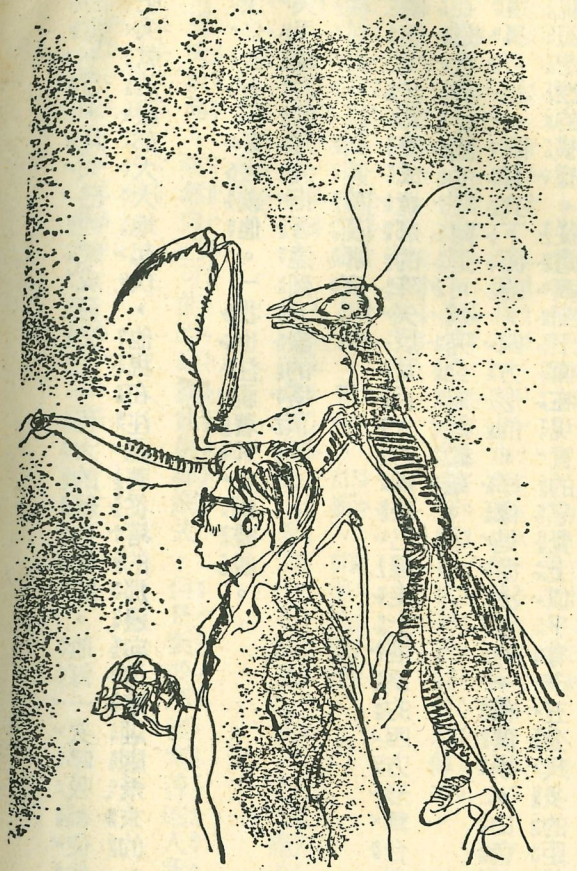
降矢用鎌刀的刀尖指著達到天際的塔頂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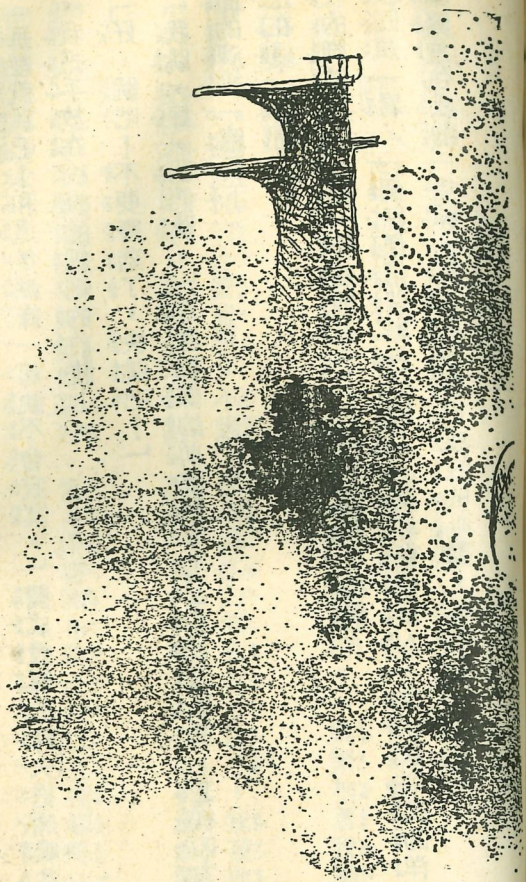
「從那裏可以到達種茂那裏。」

一瞬間，我和變成螳螂的降矢以及巨大的蝴蝶已經走上塔頂的四方形舞台似的地方，似乎在這世界接點的塔附近可以完全忽視距離。

從這裏可以一眼看到下面的、四方形的，好像是游泳池的一個廣場。白色的霧在廣場中呈現幻想性的橫樣。從這裏到下面在現實的感覺上似乎有十五公尺多的距離，但實際上有無限的空間。

「只要從這裏跳下去就行了。」變成螳螂的降矢咯吱咯吱地摩擦著背上的翅膀。蝴蝶也靠到我旁邊來，俯視下面，微微地抖動翅膀，轉身。





「好像相當高嘛。」我回頭對降矢說。

「再高也不要緊。到了這裏，老師也能跳。」

「噢，對了，我能跳。」我突然覺得很奇怪，吃吃地笑起來，總覺得好奇怪好奇怪。我當然能跳呀！

「那麼就跳吧！和這隻蝴蝶一起跳不會寂寞。」變成螳螂的降矢把蝴蝶往我這邊推過來。我把手放在蝴蝶的細細的前肢上。

「好，跳吧！不要磨菇了，快跳吧！」

「我跳，好，我們跳。」我和蝴蝶的前肢緊緊地互相挽著胳膊，想從四方形的舞台向下面的廣場一躍而下。

正在這一瞬間——

我的脚被拉了一把，脆弱地倒下，當然把蝴蝶也拉倒。

我回頭一看，一個好像帶著黑色的雪人，又好像稻草人，也好像笨拙的洋娃娃似的東西緊緊抱住我的一隻脚。那個東西發出瘋狂的叫聲，討厭地對我呼喊。

「你們眞討厭！你們到底是什麼東西？」我抱怨，想向降矢求救。

但是，降矢正在旁邊和另外一個布縫的洋娃娃跳著奇怪的阿哥哥舞。

「老師，請您振作點！您要是跳下去就沒命啦！醒來吧！」緊緊抱著我脚的怪物說的話終於進入我耳朵。

但是我不知道他說的什麼意思。不過，那個傢伙力氣大得不得了，我被他拖回舞台的正中央。我想站起來時，被他掃了一腿，扳倒。一剎那間我的頭撞到鋼鐵製的舞台的地板上。

但是我一點都不覺得痛，只覺得鬱悶。雪人怪物和布縫怪物以及螳螂降矢和蝴蝶亂七八糟地壓在我的身上。

我呼吸困難，腦子發暈。

彷彿周圍的霧侵入我的腦中似的，一切的印象都被罩上了濛濛的白色帘幕。我感覺到濃濃的、舒服的睡意，我睡著了。

孤獨的身影

在我意識恢復之前，我覺得頭的側部絲拉絲拉地刺痛，刺痛漸漸地變成跳痛，硬把我從濃重的睡意中弄醒。

「甦醒了！」

「老師，佐久間老師！」

熟悉的聲音喊叫我，我好不容易把眼睛張開時，朦朧的幾個人影浮現了。一時間焦點無法定著，但是不多久映像就變清楚了……在旁邊的是種茂。

我一瞬間想起了那夢幻似的白色之夜發生的事。

那奇幻界的廣場，成爲通往奇幻界世界之門的高塔，變成螳螂的降矢，巨大的蝴蝶、雪人、布縫的怪物、阿哥哥舞，格鬥。

（那麼……我終於進入奇幻界的溝，和種茂相見了嗎？）我這麼想，瞪大了眼睛。種茂的後面有一個人——是今井直二。在他旁邊的是一色潛一。躲在一色潛一後面的是吊著紮了繃帶的手的和田惠子。

「老師，您心情怎麼樣？」今井湊過臉來問我。

我心情很好。

我環視周圍，這時才發現這裏好像是醫院，白色的天花板和白色的牆壁，鐵製的床和白色的床單，消毒液的氣味——我不禁用手去摸頭，頭上紮著厚厚的繃帶，手上也貼著絆創膏。

「這……是怎麼回事？我怎麼啦？」我聲音嘶啞地問。

於是，今井笑了笑，反問道：

「老師什麼都記不得了嗎？」

「當然記得，我……。」我說到這裏把下面的話吞回去了。

我記得的全是好像夢中發生的事，朦朧、怪誕——很難認爲是眞正發生過的事。

「對不起，老師。都怪我，讓老師遭到這種事……。」種茂臉朝下，垂頭喪氣地說。

「對了……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你一直在哪裏？你沒有消失？沒有掉進奇幻界的溝……？」

說到這裏，我又嚥口了。如果不讓一個人好好整理這些事情向我說明，我很可能說出莫名其妙的話來。我掃視大家的臉，說：

「你們哪一個把昨晚的事說明給我聽！」

今井和一色互相看了對方一下，於是今井點頭道：

「昨晚，老師想從世田谷某所大學游泳池十公尺高的跳台上拉著和田的手向沒有水的游泳池跳下去。從後面追上來的我和一色猛撲上前揪住了老師。於是，老師跌了一交，撞了頭，暈過去了。在這之前，老師胡亂地鬧了一陣，我們費了很大的勁才把老師按住，老師想起來了嗎？」

聽著今井說話，我茫然想起各種事情，那個雪人怪物和布縫怪物就是今井和一色……

……而蝴蝶就是和田惠子了！我注視一下和田惠子，問道：

「那麼，我……是想把妳當作伴侶一起跳下去自殺囉？」

和田惠子忽然漲紅了臉，躊躇不安，說道：

「好像是，可是我記不清了。」

這是多麼嚴重的事！

身爲老師，而且有太太，還想和女學生一同殉情！

我無法相信。不，不如說，我什麼都不明白了。最重要的一點是我昨晚並沒有和和田惠子見面。我搖頭道：

「我不懂……我腦子裏一片混亂……好像還在做惡夢！」

「這也難怪，因爲老師喝了大量迷幻藥，又被施了催眠術，老師被抬進這個醫院後還說著意思不明的種種夢話呢。」一色安慰我似地說。

「迷幻藥？誰讓我喝了？我不記得我喝過。」

「不，您仔細想想看，您應該想得出您雖然沒有看到，卻給了對方機會。」今井眼光銳利地注視著我，好像要把我的眼睛看穿似的。

我想想昨晚的事。

我突然想起那個夢——或者應該叫做幻想——開始前和降矢進入茶館，咖啡送來前我應降矢的請求去打電話給和田惠子，我回到座位上時，咖啡已經在桌子上。降矢說糖已經放進咖啡了，降矢就是在那個時候把迷幻藥摻進去的。

我大吃一驚，喊道：

「是降矢？」

「是的，老師。一切都是降矢搞的鬼。」一色充滿憎恨地說。「那個傢伙對和田施了後催眠，使和田一接到老師的電話就到那座游泳池去。他想使老師和和田讓人看起來好像一同殉情！」

我看看一色的面孔，又看看和田惠子的面孔。聽一色這麼說過之後，我還是不太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可是……降矢到底爲什麼非這樣做不可？」

「那個傢伙是天生的壞蛋，心黑的犯罪者！」一色額頭青筋暴跳，叫喊似地說。

但是今井搖頭道：

「不，當然他的眞正動機對我來講也是一個謎。不過，我想他起初並不想把事情鬧得這麼大。」

「你這是對他太過好意的看法。降矢這個人表面上好像很乖，但是心裏卻充滿了自負和一切以自己爲中心的達到異常程度的利己主義和想使世間讚嘆的野心。」

一色說到這裏，回頭看看沈默的種茂，又說：

「種茂，降矢想在功課方面和名聲方面把你一腳踢下去。他知道了東名高速公路上的神秘失蹤事件發生後，本來就愛好超自然現象的你非常興奮，就想要讓你丟臉。那天在娛樂室談到沼津的事件時，他一定已經企圖用甜言蜜語叫你假裝失蹤，然後把事情推翻，使你成爲大家笑話的對象。」

「不，大概不是一開始就那麼有計劃，那時他沈醉於自己編的謊言。然後漸漸昇高

。」今井從旁插嘴。

「這麼說……沼津的事件也是降矢編的謊言囉？」我問。

今井笑道：

「呀！老師也會這麼說了，雖然沒有證據，那卻一定是騙人的，只要看他後來的行動就知道。他的謊言的確是很高明……那時候我們簡直像中了他的催眠術似的。」

「知道了，知道了，說下去。」我遮羞地催促道。

這回種茂代之而說：

「我的確也被他的話騙了，我激動得整夜不能睡。我想世間爲什麼要對這麼明顯的超自然現象置之不顧？爲什麼要那麼固執地不相信？越想越氣，於是降矢就對我說了那些話。」

「什麼話？」

「降矢對我說既然大家怎麼都不肯相信，我們就用自己的手虛構一個神秘失蹤，使他們相信，使看不起怪異現象的人們屈服。我很笨，終於中了他的圈套。」

「所以……以後你的神秘失蹤和其他事情全都照著降矢的劇本上演了？」

「幾乎全是。首先我照他的話用匣式錄音帶錄下『這是什麼地方——』這句台詞。」

「這就是打給我的電話的聲音了？」和田惠子恨恨地說。

我也立刻明白了，打給我妻的電話的聲音和我在廣場聽到的聲音全都是這匣式錄音帶的聲音。

種茂點頭，繼續說道：

「然後我就照著和降矢商量好的在星期一深夜離家出走，到降矢家去。降矢的父親和母親出差和旅行去了，所以降矢家沒有人，我能自由地躲藏在那裏。只是……那天晚上降矢讓我喝紅茶，裏面摻了迷幻藥，從此以後我就神智不清，對他唯命是從。」

「可是，降矢是個中學生，怎麼會有非法的迷幻藥？」

「降矢經由催眠術俱樂部加入了秘密俱樂部。迷幻藥就是從秘密俱樂部得來的。」

今井神情暗淡地說。

我立刻想起大橋巡佐的面孔。原來秘密俱樂部的會員不是種茂，而是降矢……。我

的心被刺痛，心情變成沈重而暗淡。

「從那以後，降矢就想到要變更計劃，大規模地做。他心想只騙我們這幾個朋友沒有什麼意思，不如利用很多人看的八卷三郎的超常現象電視節目使全日本驚嘆。他先打電話給八卷三郎，彷彿眞有其事地大吹法螺，引起八卷三郎的好奇心……。」

「這麼說，把種茂的事情告訴八卷的原來是降矢啊？」我不禁嚷道。

「是的。八卷覺得如果這是眞的，自己節目就會大爲成功。八卷雖然是老師的朋友，但是我要說他這個人很輕浮。」今井直言不諱。

我沒有理由反駁今井的話。

「降矢說種茂在他的眼面前失蹤了，後來以心電感應向他求救。他又說這件事老師也知道，但是老師被堵住了嘴，不肯說，所以要請八卷三郎以八卷三郎的力量把這件神秘事件弄個水落石出。」

「對了！聽你這麼說，我才想起來，八卷怎麼樣了？他也行蹤不明了……。」

「八卷不要緊，這件事我正要告訴老師。八卷先生去見了和田，問她關於電話的事，然後越來越認眞。降矢於星期五叫種茂到奈良去，因爲降矢怕種茂老是待在降矢家裏會被人發現，又怕我們到降矢家看到——而且，降矢想叫種茂於星期天打電話給八卷說：『我清醒後才發覺自己已經來到奈良，請你來救我。』」

我差些就要頭暈了，我想不到降矢會這樣往前一步一步訂下那麼細密的計劃。

這麼說來，我不在家時打到我家來的電話之謎也可以解開了。

降矢本來就知道八卷和我很親密——至少是老朋友，所以降矢就覺得有必要把我牽制住吧，因此打電話恐嚇我妻，想間接地阻止我多管閒事，說不定碰巧還能使我相信奇幻界溝而去告訴八卷。

「降矢又訂了更進一步的計劃，爲了使種茂的失蹤很像奇幻界神秘失蹤，降矢捏造了利用和田的那個心電感應鬧劇。」今井說。

和田惠子點頭道：

「今井說的不錯，我因爲擔心種茂……也因爲對那個奇幻界神秘事件感到暈頭轉向，所以希望把接到那可怕電話的事告訴別人。因此，我偷偷地見了八卷先生，也見了降

矢。星期五晚上，雖然我怎麼也記不起來了，不過，我似乎被降矢施了催眠術。」

我回頭看今井的面孔，今井的推測完全正確。

但是今井一點都沒有得意的樣子。不，不如說他的表情和當時對我說「好害怕」時一樣慌張和陰暗。一定是那時他已經開始發覺降矢的行動背後所隱藏著的東西……。

然後，我想起降矢對我喊道「老師，我害怕！」那時候的事。

那也是他假裝的花招嗎？

不，不是。

降矢是因爲自己的企圖一個一個漂亮地實現了，反而害怕起來，同時覺得說不定自己有自己想像以上的異常才能，興奮之餘，才那麼說。我那時照著自己的意思解釋，才會跌進他的圈套。

而今井是相反。

「你看穿了他的圈套。」我對今井說。

但是今井卻茫然搖頭道：

「不是，我也不知道其中道理。不過，自從那個心電感應事件以後我更加懷疑降矢倒是眞的。那件事降矢實在做過頭了，他變成過份自信，他由於過份自信而計算錯誤，使他的計劃開始出了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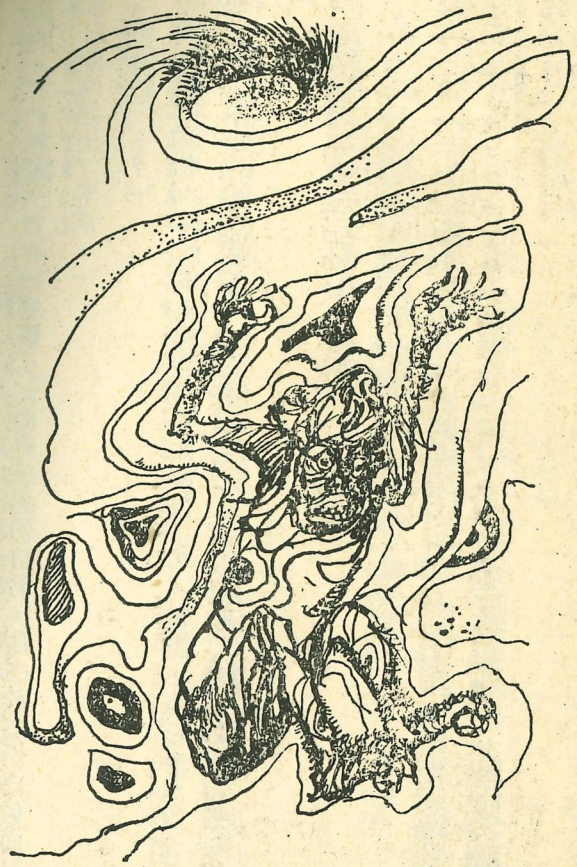
「你是說……？」

「他去撞計程車的時候本來想最多弄個擦傷了事，實際上也沒有負很大的傷。但是由於撞了頭，需要作腦波檢查，住了兩天醫院。在這兩天，種茂採取了降矢想不到的行動。」

我看看種茂，種茂又害羞，躊躇不安，說道：

「我一個人住在奈良的小旅店時——迷幻藥早就失效了——我害怕得受不了，而且我打多少次電話給降矢都打不通。假如當時電話打通了，或許我會被他說服，照預定計劃行動。我單獨一個人想想，覺得自己做著非常無聊而惡劣的事，因此我就打電話到新日本電視台找八卷先生。」

「哦！因此你就把一切都告訴了八卷是嗎？」我說。



種茂搖頭道：

「不，我想把一切都告訴八卷先生，但是八卷先生領會得快，他要我在那裏不要動，馬上要來接我，然後把電話掛斷。」

「他立刻爲了接你而到奈良去了？」我點頭，心想難怪那時八卷會那麼慌張……。

今井接著說：

「八卷先生到了奈良，這才聽種茂把一五一十都說出來。他發覺自己被降矢騙了，非常憤怒，因爲他已經在電視上大吹特吹，無法下台了。於是昨晚他就帶著種茂到降矢家，責備降矢。他恐嚇降矢說要把這件事告訴老師，也要在電視上提出來。降矢這才知道一切計劃都失敗了。」

我覺得我能了解那時降矢的挫折感是很可怕的。丟臉的不是降矢，而是我。或許他使用迷幻藥，濫用催眠術的事會暴露，到了那時他是秘密俱樂部的會員這事也會暴露，很可能被勒令退學……。

「他大概無意識地把迷幻藥放進給你們兩人送來的紅茶裏面。因爲你們兩人失去了

神智，就把你們關在一個房間裏，大概準備以後把你們殺死……。」今井一面說一面臉色變成蒼白，大概是因爲明顯地感受到降矢越變越彎曲的心理。

「然後他等到晚上打電話給老師，聽師母說老師已經到新日本電視台去了，他就狂亂了，因爲他以爲老師已經在電視台聽導播或別的人說出一切了。因此，他就把老師叫出來，順便讓老師把和田也叫出來。他用的也是後催眠，他已經對和田施以暗示，使她一聽到老師說『不要接電話』就會立刻走出房子到游泳池那兒去。」

今井說到這裏，長嘆一聲，補充道：

「以後的事情就如同老師所知道的了。」

「可是……你們怎麼知道我會到那裏去？應該只有我和降矢知道的呀。」我問。

今井和一色又互相看了一下對方的臉。一色說：

「因爲老師今天神色不對，所以我們兩人一直跟蹤著老師。在電視台的時候，我們好幾次險些被老師發現，正好有一羣中學生不知爲了什麼節目來了，我們就混在他們裏面，才沒有被老師發現。」

「這麼說……你們是一直跟蹤著我？」

「是的。當我們看到老師和後來趕來的和田和降矢走上游泳池的跳台時，我們嚇壞了。今井說：『不行，他想跳下去哩。』並且拚命跑上去阻止……差一點就來不及了。」

一色想起當時的情形，圓睜著眼睛，吸了一口氣。

「如果你們來不及阻止……我和和田就會墜入沒有水的游泳池而死去了？……然後被迷幻藥奪去了自由的八卷和種茂也會……。」我打了一個冷顫。

「是的。我們被今井他們救出來時還是糊裏糊塗。八卷先生好了以後立刻回家，不過他說暫時不去電視台主持節目了。他嘟囔著說再也不想漫不經心處理超自然現象和神秘失蹤了，如果好好調查一下，或許全都是沒有利他心的假話。」種茂用乾透的聲音笑笑。

大家也都想在臉上堆起笑容——但是，大家的面孔都變成奇怪地扭曲，好像是又哭又笑。

這是因爲大家並不覺得這只是「沒有利他心」的假話，大家都覺得在這個事件的背

後流動著看不見的、黏糊糊的、離奇的東西。

爲什麼降矢會想實行這麼可怕的計劃？

這依然是個謎。

我猶豫了好幾次才終於問道：

「那麼，降矢呢？」

今井沈默地看著我的面孔很久之後才回答道：

「發瘋了，現在被收容在精神醫院裏。」

我閉起眼睛，忍住頭暈。

一個想僅以自己的力量拚命渡過洶湧急流的、輕率而孤獨的少年歷歷地在我的眼底浮現。

急流裏面摻雜著各種各樣的障碍物，少年爲了避開這些障碍物，不能不做一切努力。但是一個大樹根終於碰撞了少年的身體，少年驚叫一聲，就被冲到下流，不見了。

「在現代，要積極地生活下去是很艱難的。」我嘰嘰喳喳地說了前後不聯貫的話。

但是卻沒有一個人回問我。

奇幻界失踪記

牧童少年文庫 25

著　　者：福島正實
譯　　者：朱廣興
發 行 者：牧童出版社
出 版 者：牧童出版社
臺北市興隆路一段184巷2弄3號
郵政劃撥臺北第18705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677號
發 行 人：姜紫燕
每冊定價：新臺幣30元
初　　版：中華民國67年5月30日

P3000478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S-3000

徐漢斌

台湾苗栗人
台大外文系畢業
政大外交研究所碩士
曾任國史館館員、中華民國駐橫濱總領事館副領事，現任教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著作：
珍珠港事變前美日交涉經過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版）
星際戰爭（譯　牧童版）
透明人（譯　牧童版）
環遊世界八十天（譯　牧童版）
山椒大夫（譯　牧童版）
魔鬼的發明（譯　牧童版）
地球末日（譯　牧童版）
竹取翁的故事（譯　牧童版）
神秘的轉學生（譯　牧童版）
奇幻界失蹤記（譯　牧童版）

科幻故事

牧童少年文庫25

牧童出版社

奇幻界失蹤記

你相信心電感應嗎？你相信除了我們這個世界外，還有別個世界嗎？

在日本，一名優秀的國中生突然自這個世界失蹤了，他去了那裏？眞去了所謂的「奇幻世界」嗎？爲什麼他的老師、同學都聽見那凄苦、無助而又遙遠的求救聲，可是却就找不出他在那裏？

在那裏？在那裏呢？只有一個同學心底明白。大霧夜裏，他預言老師也將成爲奇幻界中的一份子，他牽引著老師往奇幻界走去。……終於，時勢大轉，一夜後，所有的謎底完全揭曉。